

T 3143/481
3242.81

河南通志

第十五册

卷之第四十四

藝文碑記

卷之第四十五

藝文碑記

卷之第四十六

藝文碑記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四

藝文十

碑記

漢王延壽淮瀆廟碑記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郭君

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水出平氏始于大復潛

行地中見于陽日立廟祠栢春秋崇奉災異告愬

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

甲郡守奉祀齋潔沉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

復身至遣行承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

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若淮則

大聖親之栢栢奉建廟祠嶠嶠偏狹開創神門立

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整齊傳錦

石獸表道靈龜十門衢廷弘敞宮廟高峻祇慎慶

祀一年再至躬進三牲執玉以沉為民祚福靈其

報祐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

庶賴社民用作頌其辭曰滋滋淮水聖禹所導湯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四

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
 仁而能武晝夜不舍明哲所取寔為四瀆與河合
 矩烈烈明府如古之則度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
 廢弛匪功匪力災異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
 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秋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
 襍襍其慶年穀豐殖望君輿駕扶老携息慕君塵
 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貺思君
孫叔敖廟碑記 楚相
 罔極于胥樂兮傳于萬億
 諱饒字叔敖本吳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屈楚楚都
 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
 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首蛇對其母泣
 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蛇者死今日見
 之母曰苦奈之何曰吾殺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
 恐復令他人見之死為埋掩其形母曰若無憂焉
 其陰德玄善遂為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為相布政
 以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藏與山殖物於藪
 宣導川谷波障源源漑灌沃澤堤防湖浦以為池
 沼鍾天地之美收九澤之利以殷潤國家家富人
 喜優贍樂業式序在朝野無頓憾豐年蕃庶人有
 信閔貞孝之行四民羨好從容中節高相改幣一

朝而化其憂國忘私乘馬三千不別牝牡繼高陽
 重黎伍舉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
 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庭堅禹稷不能
 踰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於歿
 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
 若矢去不善如絕絃碎患害於無形儆節高義敦
 長奇介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驟也生
 於季末仕於靈王立溷濁而澄清處幽暗而昭明
 其遺武餘典恨不與羲皇帝代同世為列姬國
 在朝廷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病甚
 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
 改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
 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
 功即慷慨高歌曲曰貪吏而不可為而不可為廉吏
 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清
 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
 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
 涕泣數行若殺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
 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

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如潘國下濕堯堯人所不
 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祀廢固始
 令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祠為架廟屋
 立石銘碑春秋蒸嘗明神報祚即歲遷長後太守
 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
 賢體德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
 興通攷籍祭祀祇肅神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康葬
 枯粟乏愛育黎蒸討掃醜類鰥寡是矜社偽養善
 是忠表仁感想孫君迺發嘉訓興祀立壇勤勤愛
 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績萬古標記福祐
 期思縣與士熾孫氏蒙恩漢 **蔡邕光武濟陽宮碑**
 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
 記 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
 八年罪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
 昆涇破前隊之眾殄二公之師收兵畧地經營河
 朔戮力戎功冀戴更始義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
 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協符瑞之徵僉曰曆數在
 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于加
 縣之陽五成之陌祀漢配天罔失舊物享國三十
 有三年方內又安蠻貊率服巡狩泰山禪梁父

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于
 無窮先民有言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
 以虞稱媯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寔始于此
 厥跡邈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南尹
 輩瑋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用
 敢作頌其辭曰赫赫炎光爰耀其輝篤生聖皇二
 漢之微稽度度則誕育靈姿黃孽作慝篡握天機
 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
 定羣凶殄彘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巡于四岳展義
 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
 孫孫保 **陳太丘廟碑記** 維中平五年春三月癸未
 之無疆 **陳太丘廟碑記** 豫州刺史典以褒功述德

昭有實故太丘長穎川許昌陳寔字仲弓含聖哲
 之清和盡人才之上美光明配于日月廣大資乎
 天地辟四府宰三城神化著於民物形表圖於冊
 青巍巍乎其不可尚也洋洋其不可測也儉約違
 時懸車致仕徵辟交至遂不屑就春秋八十有三
 寢疾而終大將軍賜諡羣后建碑國人立廟先生
 有子季方元方皆命世希有繼期特立季方盛

年早亡亦圖容加諡元方在喪毀瘁消形嘔血純
 孝過哀率禮不越于時嘉異畫像郡國欽盛德之
 休明懿鍾鼎之碩義乃樹碑鐫石垂世寵光詞曰
 於皇先生冠耀八荒闡德之宇探道之綱繼期立
 表以訓四方惟亮天工羣生之望高明允實有馥
 其芳載德奕世休有烈光欽慕在人舊有憲章過
 牧斯州度奉清塵棄予而邁靡瞻靡聞嗟
 哉懷矣局所咨詢告哀金石式昭其勤

魏温子昇韓陵山碑記

昔晉文尊周蹟宣于踐土
 齊桓伯世威著于召陵蓋

道冠諸侯勳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
 處寂寞消沉荒涼磨滅立談者空知其名遭遇者
 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跡刊石紀功有道存焉可
 不尚歟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流行人倫交喪
 爾朱氏既絕彼天綱斷茲地紐祿去王室政出私
 門銅馬競馳金虜亂噬九嬰暴起十日並出破壁
 殞珪人物既盡強會箕歛杼軸其空大丞相渤海
 王命世作宰唯幾成務標格千仞崖崖萬里運鼎
 阿于襟抱納山岳于胸懷擁玄雲以上騰負青天
 而高引鐘鼓嘈噴上聞于天旌旗續紛下蟠于地

壯士稟以爭先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办于斯場車
 錯轂于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破破
 磕如激水之投深谷俄而霧捲雲除水離葉散靡
 旗蔽日亂轍滿野楚師之敗于栢舉新兵之退自
 昆陽以此方之未可同日既考茲沃壤建此精廬
 砥石礪金瑩珠琢玉經始等于佛功制作同于造
 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悉萃焉玉
 鸞以來遊帶霓裳而至止翔鳳紛以相歡飛龍宛
 而俱躍雖復高天銷于猛炭大地淪于積水固已
 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陳尚書徐陵嘗使北至
 鄴過韓陵山讀其碑心愛其才麗手自錄之既南
 歸陳士人問陵北朝人物何如曰唯韓陵一片石
 耳

六朝沈約桐栢山金庭館碑記

夫生靈為貴有識
 斯同惟道者之玄

終天莫反故仙學之秘上聖攸尊啟玉笈之靈函
 貽金壇之妙訣駐景濛谷還光上枝吐吸煙霞變
 煉丹液出沒無方升降自己下栖洞室上賓羣帝
 觀靈岳之驟啟見滄波之屢竭望玄州而駿驅指

蓬山而永驚芝蓋三重駕螭龍之蜿蜒雲車萬乘
 載旗旆之逶迤此蓋棲靈五嶽未暨夫三清者也
 若夫上玄奧遠言象斯絕金簡玉字之書玄霜絳
 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禁誓嚴
 重志業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
 識鑒鮮方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早尚幽
 栖屏棄情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
 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玄
 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末自夏汭固乞還山權
 憇汝南縣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纘歷復蒙繫維
 永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茲巖所憇
 之山寔維桐栢實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
 星河上參倒影高崖萬沓遠澗十迴因高建壇憑
 巖考室飾降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栢所在厥號
 金庭事昴靈圖因以名歸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
 密置道士十人州祈嘉祉約以不才首膺斯任永
 棄人羣窺景窮麓結懇志于玄都望霄容于雲路
 仰宣國靈介茲景福延吉祥于清廟納萬壽于神
 躬又願道無不懷澤無不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
 息鼓輟烽守在海外因此自勉兼遂微誠日久勤

劬自強不已翹心屬念晚卧晨興食止陽于停午
 念孔神于中夜將三芝而延佇飛九丹而宴息乘
 鳧輕舉留舄忘歸以茲丹款表之玄極無日在上
 日鑒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曰道無不在
 若存若亡於惟上學理妙羣方用之日瑣言則非
 常儻焉靈化羽衣霓裳九重巖光三山璀璨口為
 車馬芝成宮觀虹旌拂月龍輶漸漢萬春方華千
 齡始旦伊余菲薄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津
 東採震澤西游漢濱依稀靈眷髣髴幽人帝明紹
 歷惟皇纂位屬心鼎湖脫屣神器降命凡底仰祈
 靈秘瞻彼高山與言覆篲啟基桐栢厥號金庭喬
 峰迴峭擘漢分星臨雲置擘駕岳開縹緗塗蹇產
 林樹葱青誰謂應遠神道微密慶集宮闈祥流罕
 畢其久如地共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卒樂生
 變煉外示無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
 資遐力輕舉騰空疲憑嘉誘永濟微躬

唐韓愈平淮西碑記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
 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

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王悉臣高祖
 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干立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芽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根莠不孳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子有家今傳次在子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列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卒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度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帥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令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成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浙四軍之行于壽者

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愨汝帥唐和隨各以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元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懼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類亂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只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入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懇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類亂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泗曲以為備十月壬申愨用所得賊將自文成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半夜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登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九悉縱之斬元濟於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愨為左

可百有...

藝文...

...

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上藥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北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練怠官事忘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救顏胤武占通威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勸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墮士飽而獻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

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頽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鬼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呈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幾今肝而起左殮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孽選京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造不順族誅順保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丘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彙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顏真卿尉遲公廟碑記
 有周上柱國公河南尉遲顏真卿尉遲公廟碑記
 祖乃胙嶽濱因部立家遂雄荒服父侯兒尚太祖姊昌樂大公主贈太傅長樂郡公秉掾中和率純嘏無命蚤世公一歲而孤天授禮樂神資文武合乾元昂宿之祉得雲中金陵之氣尊昌樂貽教

之德聞長樂庭訓之旨觀時俯仰與道周旋大統
 初仕魏散騎侍郎歷大丞相帳內都督尚魏金明
 公主封西都縣侯毫末未遷天人主饋真寶載祀
 茅土增封四年進爵為公轉車騎將軍領侍中尚
 書僕射珮倚兼重劔橫重綬元戎載警端揆允釐
 十六年拜大將軍時侯景詐梁蕭紀叛蜀委公以
 上國之甲靖偏方之盜假公垂天之翼震敵中之
 翰公于是承廟筭出銳師張我軍三覆之勢踵敵
 八七擒之跡宵加肅蜀城守皆降詔公兼益梁等
 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公孝思不匱色養有違
 公主春秋既高西南曩威襄允治自家刑國重荷
 溫清之詔飲至書勞仍頒袞冕之錫旌其伐也改
 寧蜀郡公中領軍綱弟因兄寵安國公順子策父
 勲豈獨長安置郊勞之禮成却刊德政之頌周之
 典也授小宗伯督隴右十二州后稷仕虞且尊君
 命伊尹去夏未虧正節陶唐之美無易至公進
 蜀國公邑萬戶統秦渭文康十四州軍事累遷
 司馬冊太師加上柱國師傅之地非賢不居
 之重唯士是寄俄拜大右弼又拜大前疑將
 危授相州總管官皇晏駕月州方移晉京上

無陶侃魏庭舊吏尚有王陵是年京師將徵公公
 以隋公當權辭不代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
 諸呂擅朝幾亡劉氏新都納女竟覆漢宗公子魏
 安公沁東之敗也公綠巾尚整猶背城請戰黃龍
 既潰則登樓自裁公匪圖全誓將死難不憚征繕
 以勸事君恒畢心而禦侮因見危而授命嗚呼壽
 在黃髮位為元輔生不敢齒歿有疑年史之闕文
 非古也公允事二代易九朝內設傅師歷職二十
 四外建侯伯撫封五十六五增邑六徙封忠不辱
 隋節能奉上唯幼孫獲宥而門子從事唐武德中
 朝制改葬旆終追舊國禮缺於曩日表墓思人大
 澤流於異世開元丁丑歲上選建眾哲輯寧庶邦
 相刺史張公嘉祐先相國河東恭肅公之介弟作
 時膏雨為廟瑚璉立朝則兼掌巡激佐郡則預參
 師律至於是邦也教以肅政以清起忠貞之廟制
 享獻之祀初公之下車問俗而郡稱多崇公曰匹
 夫匹婦強死者猶能為厲况蜀國公言足昭行可
 則大象之際獨為純臣毀家紓國既書於直史蒞
 漆潢汚未孚於前代二千石既荷重祿闕修殷薦
 其取戾也宜哉我是用發私藏之俸則崇宮壯構

可角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四

八

轉他山之石則豐碑頌成陵谷不遷永載洪烈其
 辭曰天臨有周誕赫元輔屏內藩外經文緯武隱
 若長城闕如虓虎功縣日月聲蓋寰宇甥舅之國
 君親是輔統蜀制梁督隴蒞茲天命假易姦臣不
 祇憑黃龍失守精貫天地義伏羣醜節著城全死
 而不朽皇唐御曆景命有融賜練改葬懋列昭忠
 鄴有賢守是為張公馨香明德乃建闕宮乃建闕
 宮闕宮有恤乃建豐碑豐碑有崩妖孽
 遂止幽明載色載穀無戲享祀不忒
宋州八關
齋會報德碑記 夫德之所感淪骨髓而非深誠之
 子歲宋州八關齋會者此都人士眾文武將吏朝
 散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行宋州刺史兼侍御
 史本州團練守從使賜紫金魚袋徐向等奉為河
 南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
 射知省事兼御史大夫亦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
 王田公頃疾良已之所建也公名神公與州南宮
 人稟元和之粹靈應期運以傑出含弘厚下正直
 率先起孝而德感生人竭忠而精貫白日眾必

資于寬簡安人務在于撫柔况乎武藝絕倫英謀
 沉秘所向而前無強敵日新而學有緝熙故能奠
 天子之邦鬱蒼生之望有日矣安史構逆公以平
 盧節將佐今右僕射李公忠臣收滄德攻相臣圖
 已令公佐南德信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
 李銑公斬德信走從諫遂并其眾而報焉肅宗大
 悅拜公鴻臚卿再襲敬釭于鄆州加中丞討劉展
 于閩州斬平之遷徐州刺史明年拜淄青節度使
 屬侯希逸自平盧至公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
 岑為賊所圍副元帥李光弼請公討平之拜御史
 大夫加開府充郵節度使破法子營又討敬釭釭
 歸順焉史朝義聞之奔下博投范陽自縊死廣德
 元年授戶部尚書封都郡王上幸陝公首末扈從
 都知六軍兵馬每食宿公皆躬自省視上感焉方
 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辭而止二年拜汴宋節度遷
 兵部大曆二年加右僕射封母清河張氏為趙國
 太夫人妻信安郡王禘女為涼國夫人慈和恭儉
 睦于親黨公性純孝居常不離左右閱讀書史或
 時疾病公輒累月不茹葷家中禮懺不絕仍造崇
 夏弘聖二寺以祈福佑五年兼左僕射知省事加

太子太師公德厚量深勞謙重慎功既高而心益下位彌大而禮益恭故遠無不懷邇無不肅今夏四月忽嬰熱疾沉頓累旬積善降祥勿藥過善鷹犬之玩悉皆棄捨羣帥感焉無復弋獵四履之內感懷歎折睢陽之人踊躍尤甚乃咨于州將曰昔我公之陷賊也至敝邑而首誅德信李岑之見圍也破其黨而克保城池是即我公大造于敝邑也徵我公之救恤則皆死于鋒鏑入于煎熬矣尚何能保定家室嬉戲鄉井者乎不資齋明何以報德徐君悅而從之來歲五月八日首以俸錢三十萬設八關大會餒千僧于開元伽藍將佐爭承惟恐居後已而州縣官吏長史苗藏實等設一千五百人為一會鎮遏團練官副史孫琳等設五百人為一會耆壽百姓張烈等設五千人為一會法筵清供充塞于郊垆贊唄香花喧填于晝夜其餘鄉村聚落來往舟車聞風而靡督自勤饗惠而休先胥懋者又不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深德風汪濊則何以感人若此其至者乎真卿等叨接好仁飽承餘烈觀茲美盛益覩求蒙若

李翰殷太師廟碑記

不垂諸將來則記事者奚述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烏曩師次毀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為太師謚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於甲令刻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痛於四海德悖於三王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于泉商王之命將絕於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與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之謀總一心之眾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與亡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歿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慚庸者思忠者勸

其為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嘗取論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貶死者晏安之人將實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塗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意也必將建皇極叙彝倫弘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詔於世則夫不諍賭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為子忠於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為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孝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禮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葬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於甲令刻於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食舊封德為神明秩視群望身滅而各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手祠堂魄感精動而廟靈隣邑官非軾問刊石銘表以志丕烈訓曰靡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為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

猶視咨爾來 **楊炯少姨廟碑記** 臣聞崑崙西北之

代為臣不易 其陽陸三皇居其正地太山東南之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探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畫崇墉剏溝洫必憑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為家擁神休尊明號協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群神受職少室山者山嶽之神秀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精噴薄陰陽之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恒碣猶如聚拳南望荆衡纔同覆篲共工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溟海之三山無階響像考於含神紐白玉猶存驗於山海經黃花不落其各有序則太室西偏其位可知則高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合雷雨之所交仰躔七星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臨於域中樞機正於天下六合交會於是乎有天帝之下都九州各山於是乎有靈仙之窟宅臣謹按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嵩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為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啟母塗山之妹也昔者生於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于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后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外戚之班比西

京之列傳惟幾不測其道無方騁神變而揮霍降
 精靈而盼靈亦猶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
 帝二妃瀉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勝
 姑少女宅於西宮夫人館於南嶽山臨白岸空聞
 石室之靈浦對青崖獨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矣
 時更魏晉數歷周隋四聖於是莫修八神以之無
 主炎涼代序寧觀俎豆之容霜露霏衣非復絃歌
 之地國家乘天造之草昧屬人謀之與能奄有大
 寶遂登神器天地水火之無象則女媧氏補之於
 是乎鍊其五石東西南北之失位則神農氏立之
 於是乎甄其四海天皇貴於天乎合德富於地乎
 伴貨窮變化之理盡神明之數伏義畫卦唯觀鳥
 獸之文黃帝垂衣蓋取乾坤之象利兼於成器功
 周於脩物瑤臺美化闡邦國之風猷銀榜嘉聲茂
 君親之典禮稱才子者八族則叔獻季狸有亂臣
 者十人則太顛閔夭若夫圓丘方澤所以饗天神
 地祇複廟重欄所以序文昭武穆命秩宗之位分
 太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定殷周之損益其大禮
 有如此者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
 鳳之音乃調九奏后夔典其教制氏辯其聲鐘磬

羊瑟致其和尊卑長幼成其序其廣樂有如此者
 太微營室明堂布政之宮白獸蒼龍象魏懸書之
 法下應猶草王言如絲北辰而拱眾星南面而朝
 天子其為政有如此者斜萬人者施以八刑詰四
 方者戒之三典畫衣不犯載酒無冤免禽獸於網
 羅納寰瀛於軌物其恤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國
 老始闢西膠漢氏之召諸生初開太學辟靡所以
 行其禮泮宮所以班其政童子三尺羞稱霸后之
 臣冠者六人唯述明王之道其文德有如此者涼
 風至司馬於是乎陳兵太白高將軍於是乎宜戰
 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莊周稱天子之劍
 舉之按之呂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其武功有
 如此者稽其殷令有文犀利劍之效珍考其周書
 有赭白乘黃之騁力東漸西被南馳北走盧敖之
 窮觀六合不出於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遊於
 宮室其疆理有如此者察璿璣而孚大運天迴地
 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陰靜煙雲蕭索而合彩
 日月淑清而啟旦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之圖書
 魚躍中舟稱武王之事業其休徵有如此者然則
 囊括混沌發揮生靈大庭不足使駿乘驪連不足

使扶轂可以會王帛可以答靈祇行聖人之大孝
 既郊祀而宗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而事天猶
 復下聽輿人旁求故實以為唐堯五瑞無聞太室
 之儀殷帝八遷未卜王城之地是用陳圭置臬建
 周后之兩都詔蹕鳴鑿巡漢皇之中嶽熒惑先列
 招搖在上隱天而動地欲野而歎山旌旗則日月
 運行鐘鼓則雷風相薄道伊闕捷輶轅恰然長望
 邈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仍求載祀之經對閑寢
 之丘墟思秩無聞之禮於是降天渙命可存因其
 舊跡葺其新廟詳費務議工徒下隴蜀之各材致
 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悅使民忘其勞詩者歌乎
 子來成之不日東西轆轤南北崢嶸繡栴兮雲楣
 光照耀兮奪目桂棟兮蘭橈氣氛氲兮襲人皎日
 登於約疏奔星下於閨闈珠簾玳匣上高閣而三
 休金柱銀楹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瓊寶盡人
 神之壯麗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彝之都洛水瑤
 壇旁臨處妃之館爾其巖嶂重複岡巒左右青霞
 起而照天白霧生而布地餘基隱隱仍知萬歲之
 亭古木摧殘尚辯三花之樹明公舊祀棟宇宮崇
 仙女層臺風煙爛熳軒較之訪大隗先求牧馬之

童太一之徵少君血下乘龍之使夫峻極也天帝
 因而會昌夫降神也景福由其興作於是乎昭之
 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可以羞澗溪沼沚之毛可以
 薦潢汗行潦之水聰明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玉帛
 犧牲實陳信而無媿日之吉靈之來蜺為旌兮翠
 為蓋雷為車兮電為策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
 路潤之以西畢雨冥冥而灑道其始至也若海靜
 山空瞳矓矓矓照白日於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
 移星轉漢繁繁爛爛吐明月於瀛洲之半佩珠璣
 而酌醪襲羅縠而飄飄建晨嬰之寶冠踐遠遊之
 文履命儔兮嘯侶徒倚兮徘徊羣仙畢集衆靈咸
 至有西華之紫妃有中黃之素女華山之明星
 遠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以飛霞或銀臺
 而薦樂天孫忽降躔支石之機神女相歡即起
 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璽石乙巳之蘭蕭
 妍倡妙妓則憑悅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既闕
 禮容斯備迴風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
 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惟神饗德降百福而無疆
 惟嶽配天視三公而有典昔者夏后世之乘四載
 仍開宛委之圖周穆王之御八龍猶紀春山之石

况乎上照下漏天平地成人住宅中旁羅於赤縣
 山靈顯位密邇於神州豈使命德不傳頌聲無紀
 由是三天降策有南霍之叔儲八文鐫銘有西王
 之服道魏國鍾繇之字唯勒歲年晉家張載之文
 遂承明詔其辭曰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
 以牧蒸人光宅六合懷柔百神德成如祀禮備宗
 裡其一軒稱配永岷岷帝出堯號則天汾陽詔躡
 觀人設教協時同律有威必通無文咸秩其二皇
 家啟聖受命于天上鍊五石旁疏九川開階運斗
 宅海乘乾王母益地周公十年其三天子建德重
 規壘矩聖敬日躋宗文祖武範圍三極和平萬宇
 率由舊章粵若稽古其四璇宮夜敞銀榜朝開德
 象陰月聲符震雷山河翼戴星緯鹽梅能事畢矣
 乾元大哉其五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日月旂常夏
 殷正朔德澤天外文明地角氣白星黃風搖露渥
 真六兩京畿甸五載巡遊驅馳太一剖列蚩尤將
 見大隗爰尋許由迴鸞躑躅寓目周流其七鬱鬱
 靈鎮巖巖積石直上五千去天三百帝休非遠真
 經可覲石室徘徊瓊膏滴瀝其八山惟地德神即
 陰靈瑤姬逐雨玉女隨星陰陽不測黍稷非馨條

忽年代荒蕪廟庭其九旁求祀典載垂天漢始詔
 林衡伐成莊觀紫栒星錯丹梁霞煥似對青溪如
 遊白岸其十文狸赤豹電策雷車隱隱中道旬旬
 太虛遂停龍駕永託神居天迴地上霧歇雲除其
 十一衆靈睽易羣仙容與衡嶽夫人漢濱游女洛
 川解佩天河弄杼顧慕招攜續紛儔侶同氣同聲
 爰笑爰語其十二於以採蘋南澗之濱於以採藻
 於彼行潦日吉兮辰良浴蘭湯兮沐芳揚枹兮捐
 鼓奠桂酒兮椒漿神其**崔融啟母廟碑記**臣聞天
 萃止降福穰穰其十三**崔融啟母廟碑記**地生成
 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謂神然
 則物或類感事因變通乾棟傾而三光北馳坤輿
 缺而百川東瀉河淪越雋有郡邑之為魚水陷歷
 陽有吏人之化鼈訪遺蹤於女峽風雨蕭條徵往
 事於姑泉絃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
 子既老氏之多情忽然為人寧賈生之足辯仰觀
 俯察裁識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未窮死生之說始
 於道而終於道義有必然出於幾而入於幾理無
 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臣謹按啟母廟
 者蓋夏后啟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啟之字曰開

厥後相傳或為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
高記並不遵避諱之旨以為陽翟婦人事不經見
諒無所取粵若玉斗璿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
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為母則羣物以萌月為
母則容光必照坤為母則上下交泰后為母則邦
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
許星流穆穆塗山于娶於度土之辰女婚於台桑之
有夏穆穆帝紀識異歸藏東生發蒙而有述韓子稱
地搜昔帝紀識異歸藏東生發蒙而有述韓子稱
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
字千金叙其嘉應士歌南國徒聞后禹之詞石破
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啟母石
李彤所謂嵩山南啟母祠隨巢之說有徵鴻烈之
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脉水之濱
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蠅棘仙婦之月作蟾蜍精
衛脚木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嬪山崩蜀道臺候
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羣
下莫尊於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美矣
哉不可得而稱也大唐革去故鼎取新應運而生
繼天而作握乾元而造物海內知春闢混沌而為

家域中無外天皇蕭曆數順謹歌金匱玉樞服皇
王之能事衢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
元后端拱北辰負黼屨而朝諸侯嚮明南面周邦
赫赫其道洽於成康漢室巍巍大化鍾於文景東
漸西被遠安邇肅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
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文歲時來苑圍神龍八卦
昏旦游池沼禮云乎哉無取於周旋揖讓樂之謂
也必在於移風易俗司祿益富察國於是乎有餘
司命益年臣人於是乎不夫明王三懼未嘗遺戒
慎之心天士四隣莫能展彌諧之用家安其業但
聽於鄰鷄人得其和遂同於野鹿表議記奏河圖
四十六事之著明曷云尚也登太山禪梁甫七十
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夫窮聖神脩道德滋萌
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應乎天也依
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
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畋漁合五緯
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犧皇氏之所以
制人法也務播殖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
交天下斯乃農皇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鼉鼓載
龍旂天則玄女授符帝則黃神降斗斯乃軒轅氏

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總秋令於金天
 分瑞宮於鳳紀斯乃帝吳氏之所以為人極也潔
 祭祀義鬼神履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項
 氏之所以為人教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天
 道平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為人
 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識其各帝何力於我斯
 乃帝堯氏之所以昭君德也聞一善舉羣才帝唱
 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踰身獸斯乃帝舜氏之所
 以章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宗三
 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
 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於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
 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
 舉星畢曳雲柎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
 浴邑驚襄城天迴而地游雲合而霧沓周穆王來
 遊太室先徵夏改之居漢武帝有事嵩丘即訪姒
 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瞻
 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
 銘壇迤邐斜分五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
 廟金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
 溪白霧氤氳於巖嶺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

之遯甲固以威靈肅然夫其命有司乘霧降因高
 背下察隱嶠之餘基審日觀星撥摧殘之落構周
 官置臬郢匠揮斤異態神行金模化造紅葩奪日
 飛累榭於山間綺緞衝風架迴廊於木末仙人在
 棟神女臨周施玳瑁之椽徧覆琉璃之瓦赤玉
 為階甃黃金作門闕山如白岸樹似青溪羞蕙藻
 於前庭藉生芻於後徑蘭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
 竹帚臨風自隔囂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對而先
 驚楚壁山川屈曲書而幾倦壽宮幃兮不擾象設
 安兮逾肅霜羅曳曳雲錦披披鴛鴦褥兮翡翠幃
 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佩若往而若還戴金
 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暖曖昧昧陰閉陽
 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駭雲蔚鼎俎則麟胎鳳
 卵丞蕙燃萁餌膳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
 也合五嶽訊九魁選太陰命玄闕馮夷鳴鼓女媧
 清歌左蒼龍兮吹篳右白虎兮鼓瑟金真拂座玉
 女焚香肅肅習習天媛來風雨霧霏霏神姬下
 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美玉邀歡駟車會而羅緯
 陳飛瓊陪宴麻姑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希風
 填河津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綿眇玄女以明月

為珠素女以類雲作髻九天真母八極夫人畢集
 於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連蜷兮既留車迴風
 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堯母
 之精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響像壇壇或在徒聞
 分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辨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
 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却畿當聖人之順野犧
 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郊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
 虔奉綸音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
 而魏臣獻賦終慙神女之工敢作銘曰九州地險
 五嶽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宮蓄洩雲霧震蕩雷
 風笙歌近接鐘鼓遙通其一昔在媯帝洪泉未塞
 昏墊下人汎濫中國於鏢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
 分螺書徧刻其二佩文北海省土南方還從碣石
 更下台桑予娶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惟
 荒其三宛委既登輟轅佇鑿室家誤往熊羆方作
 天道幽秘生涯糾錯其化則遷其靈是託其四必
 妃之館仙女之臺物類感通精魂去來巫山廟立
 漢水祠開壇壇歲古棟宇年摧其五皇矣大庸麗
 哉神聖膺圖受錄體元居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
 明明太宗於茲為盛其六重光累洽下武嗣文負

辰而化垂衣以君三靈勝蠶六氣氤氳魚鼈咸若
 鷄犬相聞其七重譯請命殊方稟朔化及中孚風
 移大朴天秩百禮人和萬樂汾水可遊岷山何邈
 其八隨巢舊說夏啟遺居盛德不泯嘉聲在諸周
 王轉蹕漢章迴輿聿懷降鑒其祀如初其九虞衡
 掌水班垂葦宇虹亘梅梁龍盤桂柱草積庭院水
 周堂廡石室置儔軒宮為輔其十珠簾洞卷玉座
 含清金翠灼爍羅縠輕明儀形若動侍衛凝生依
 稀有物恂悅無聲其十一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
 綿縹緲躊躇躑躅神女弄珠靈妃啟玉條來忽往
 星繁電燭其十二壯矣麗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
 景福無欺夫人立節幼婦鵲辭魏皇空萬萬餘
 基其楊植許由廟碑記堯之聰明由先生成堯之
 十三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
 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
 生人以來避讓之人未有如先生者若非錙銖九
 有亢極丈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神文武
 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
 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

之有餘天用先生糠粃帝王牢籠六合故先生躬
 載清規首出萬古僭賊偽臣之過拜先生廟者得
 不戒之故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滅也使發
 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
 先生聖人之潔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潔二者
 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賴用而先
 潔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潔而趨用矣則聖道變
 化豈有殊耶故喜為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
 為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為山嶽融為川瀆
 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至人無
 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
 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潔雖
 死不襲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
 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
 見寥廓但箕頰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聖人
 之大標天地之無外揖堯謝舜疇為吾輩我來獨
 尋請禱意深再拜

賈至微子廟碑記
 昔者高宗既
 政有鞫倫敗紀事有梗神虐天迄於獨夫稼穡乃
 稔武庚不化某土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忽諸噫湯

之德未哀故微子復興於宋矣微子諱啟實帝乙
 元子帝乙憐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肅恭神人
 恪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偉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
 嗣箕子贊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歿而不朽仲尼
 稱焉觀其進思盡忠則忤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
 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沈吟出處之域有以
 見聖達之情也若乃受為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
 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脫腕
 而君崎嶇險阻避跡蔽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
 揚之帥卒能修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
 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職國之興亡
 不獨天命何使帝乙捨受而立故前箕子而後少
 師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於牧
 野雖周公之聖不過于產之相矣太公之賢不過
 穰菑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
 白成敗繫本不其昭彰乎皇帝三十有一載予作
 史於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故老輿人則得君之
 祠廟存焉盛衰紛綸年祀超忽喬木老矣靈儀儼
 然檀欒茨塋者月繼蘋蘩牲幣者日接何百代之
 後而仁風獨揚乎留連廟庭乃作頌曰天華元命

皇符在水玄天降災上條下黷人怨神怒川崩鬼
 哭赫赫周邦如臨深谷邊矣微子逢時顛沛若亡
 念存處否求泰諫以明節仁而遠害作誥父師全
 身而退龍戰於野身焚其巢桓桓周王奄有高郊
 面縛就執牽羊投庖祀商修器啟宋分茅嗟爾宋
 人來蘇是仰穆如雨潤霽若春養以戴以翼是宗
 是長苾苾舊封千載餘響我來祠廟永挹遺芬荒
 塔蔓草古木垂雲惆悵懷賢徘徊日曛鐫石紀德
 用流 **柳宗元南府君睢陽廟碑記** 急病讓養義之
 斯文 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
 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
 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賦拳勇神
 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嗣鬱龍眉之
 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憑陵
 隳突河華天旋駟斗極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親
 賢在庭子駿陳謨以佐命元老用武彞甫委師而
 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
 討謨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
 左袒而大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驟見黜而

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
 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
 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
 奏復按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逆凶氣連
 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敵騎雖強頓野貽而
 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悉眾合圍技雖窮於九攻
 志益專於三板偏陽懸布之勁泝城鑿穴之奇息
 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手鄙宋臣之病告
 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
 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眾抵賀
 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備食以好聘待之公曰
 敵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縊
 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反即死孤城首碎秦
 庭終憫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至德
 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燹之歎息有周苛之慷
 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辭痛滅洪之同日
 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
 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
 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圭田葬刻鮑信之
 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

孤知孝武之志舉門關於周典微印殺於漢儀王
 猷以光寵錫斯倫於歐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
 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耻敵立性以怒寇俾其
 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脩
 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魁敵之日世
 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羣醜論者或未
 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回承嗣七歲
 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
 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斷堅石假辭紀
 美惟公信以詐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
 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
 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
 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
 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銘
 曰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
 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
 揚兵柄束護吳楚西隣周鄭焚焚羣凶害氣彌盛
 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
 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鈴馬非艱析骸
 猶競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

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死
 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也或謂
 惡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
 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成育俾焉勲烈孰
 與齊躅天子震悼涉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
 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
 顧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
箕子廟碑記 凡大人
 無窮刊碑河濟萬古英風

箕子廟碑記

凡大人

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
 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
 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
 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
 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可
 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
 晦是模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饋而不息故在易
 曰箕子之明彛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
 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彛倫而立大典
 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
 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彛為
 率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聚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

其正其大人歟於乎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
 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
 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
 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
 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祭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
 頌云蒙難以正授聖以暮宗祀用繁彞民其蘇憲
 憲夫人晦顯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
 不陋為奴冲讓居己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
 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模易象
 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
 在後

盧貞廣成宮碑記
 用而玄功溥施廣成子之
 大吾無間然矣經云平天下在修其身廣成子以
 脩身之道授黃帝而天下治俾千百年人畏其神
 思其德不曰協於教乎祀典云德施於民能禦大
 災捍大患則祀之黃帝率廣成子之法以致天地
 之和禦陰陽之災捍刑殺之患不曰宜祀於廟乎
 廣成子與孔宣父遭時不同故教有精粗跡有遠
 近耳非殊塗也余既稱廣成子之教通於孔氏問
 者曰以墳典莫存孰能詳知三五之事言廣成子

者皆本於莊周固多寓辭將質之以為定論豈
 不可非通達之士未足與議也夫欲為黃帝孔氏
 者行其言耳豈做其形哉故其言合道則彷彿其
 人而尸祝之可也言苟非道雖比肩對席將聽之
 乎今以廣成子之言得天而合於道故表其廟貌
 又尊禮之又何患莊生之未信也按爾雅北載斗
 極為崆峒其地絕遠華夏之君所以不至禹跡之
 內山名崆峒者有二焉其一在臨洮秦築長城之
 所起也其一在安定二山皆高大可取材用彼人
 亦各於處為廣成子立廟而莊生述黃帝問道崆
 峒遂言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皆與此山接壤則
 臨洮安定非問道之所明矣仙經叙三十六洞天
 五嶽不在列是知靈跡所存不繫山之大小也此
 山之下有洞焉其戶上出著傳洞中白犬往往外
 遊故號小塚為玉狗峯昔之守宰以為神居闕潔
 懼樵牧者褻弄因積壤封之今昇踐其頂響通於
 下甚深遠亦焉知非靈人所舍乎尋崆峒之言以
 中含洞壑不顯於外則安在於崇岫連峯陵霄蔽
 景然後稱名山也哉真南郭子舊居直山之北少
 樂大道早依門牆年壯宦遊出入二紀揆才無補

晚歲懷歸獲刺是邦停輿授教象設類圮半為荒
 榛遂命徹故宮稍增前制羸財而後事懸善價以
 待樂輸陶甄眾工咸來求售匪隨於勿亟蓋視利
 而勞茨暨壇垣指期咸就舊記但以廣成子為仙
 者又不徵崆峒之地知有闕焉故復建此銘揭于
 西序文之曰德高三皇唯軒轅氏為皇者師唯廣
 成子窈冥昏默恍惚恢詭固精活身以滓為薛道
 治功被九域形存伯紀天道不窮至人無死薛道
衡老子碑記
 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懸
 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固以財成庶類亭毒羣品
 有人民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遠古夏巢冬穴靜
 神息智鶉居鷩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析疑於俎
 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擊於鐘鼓逮乎失道後
 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漓之變
 於是儒墨爭鶯名法並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
 甫刑三千未足息其奸是故潔其流者澄其源直
 其末者正其本源本本其唯大道乎老君感皇
 載誕莫測其受氣之由拍樹為姓未詳其吹律之
 小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自首自以老子為號

其狀也三門雙柱表鼻耳之奇蹈五把十顯手足
 之異爰自伏羲至於周氏綿祀歷代見質變文在
 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南朝屢易容貌
 不改宣尼一觀嘆龍德之難知關尹四望識真人
 之將隱乃發揮眾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無為
 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其
 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
 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淳既經鍊形物表卷迹
 方外蜺旌密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讌衍清都參
 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囂
 塵得其門者則騰驤雲霧大椿凋茂非蜉蝣之所
 知洪渤淺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之稱
 也莊周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遁天
 之形雖復傲吏之寓言亦蟬蛻之微旨皇帝誕靈
 縱曆按統膺期照春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
 衡月角天表冠於百王明鏡衢尊聖德會於千秋
 周道云季多難在時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
 川俱斷天齊地軸之所蛇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
 狼顧鵠時黃庭姦先鄭阻兵禍大縱毒螫將遍函
 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櫬槍而掃除伏旄鉞而

斬伐共工既翦重立乾坤蚩尤就戮更調風雨宰
 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萬方欣戴九服
 謳歌乃允答天人祇膺揖讓升泰壇而禮上帝坐
 明堂而朝羣后昔軒轅顛頊建國不同太昊少昊
 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社歷選前辟義存創
 造惜十家之產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天府
 規摹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務存卑儉右平左
 城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於鴛鸞升降靈台
 豈更營於鳩鵲憂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
 於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
 緋纓知耻畫服與慙天無八牢之星地滅成牛之
 氣延閣廣蒐考集羣典石渠壁水闡揚儒業綴五
 禮於將壞正六樂於已崩總章滋志之音太師咸
 功之頌承華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
 繼離炳曜重日垂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祚以維城
 盤石多藝多才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為三室之藩
 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於潤塗納烝民於壽域
 旄頭垂象窮髮成形獯滄作患其來久矣無上算
 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自我開運耀德戢兵感義
 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匍匐投掌拜犴夜即之

所廢漢桑乾之地咸被聲教並入提封閩越均其
 不愆貢職大餘肅慎無絕譯邸遐邇福文軌大
 同自三代之餘六維競逐秦居閭位漢雜霸道魏
 氏則三分鼎峙有晉則備安江左降斯以後粹駁
 不分帝迹皇風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
 億兆之視聽復三五之規模固以幽明贊協符瑞
 彪炳千年靈蔡著天性以効徵三足神鳥感陽精
 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其遍於竹葦
 星光若月雲氣非煙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川珠
 囊之度信可以揚鑿動蹕肆觀東后玉檢金紀登
 封岱岳而謙以自牧為而不宰尚竊馬卿之書未
 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之下
 無忘夕惕雖蒼壁黃琮事天事地南征火正屬神
 之祀猶恐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永言仁里尚想玄
 極壽宮靈座麋鹿從倚華蓋劉壇風霜凋蔽乃詔
 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胄考其故
 迹營建祠堂皇上往因歷試總斯蕃部猶漢光司
 隸之所魏武兖州之地對茅相之兩城繞渦穀之
 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園沃野平臯東運燕國望
 永罟絜揆景瞻星擬玄圃以疏基橫玉京而建宇

所謂天大道太難幾者矣若人名顯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騰英聲圖丹青鏤金李邕葉有道碑記昔者誕發老君道石不可已李邕葉有道碑記純天地生得夫子身負日月且時宰不宗至人勿用矧乎理照後谷潛盤窮山幽姿蛻於塵容素尚亂於仙類豈薛命行矣爵服繫之而已哉公講國重字雅鎮南陽葉縣人也自少典錫羨高辛纂緒陶唐重熙后稷邁神文王之胤乃食於沈尹成之手載封於葉受氏享國大哉邈乎逮乎祖乾昱克壯其猷永乎於德堙戶習隱塞苑傍坤碩膚長林通理博藝雖安車累至而堅卧固辭故慶祚克開眉壽維永矣厥考道與性守官庭道敷邦國居鬼從地率神從天受錄以恒之飛符以北之扼魍魎之邪劉臺駟之崇有足奇也至於揮札落紙引弓貫革特起五部廣推大餘侯誰嗣哉先生靈承道宗異聞訓誘弱喪文貌幼尚純篤仙骨有象童心不萌專精五龍通遊羣岳聰以知遠明以察微澆死生之占體物氣之變嘗以靜貞動耗息影歸出雲卧北壑林葉仙居人絕不鄰道紐且有獨徃幽勝永歌隱淪放閒

保和習虛致靜搦五石之髓顯三芝之英時哉不留歲聿其逝緇髮純漆韶顏溼丹事適玄回神與道媾惟寂惟冥不飲不食數十載於茲乃昇聞帝庭駿發皇眷簡才受命降尊加禮將之以文馬速之以暢轂先生肝胎長揖握手高調曰自昔帝舜登庸德輝先鏢光武繼統吏道孔嘉且薛方逢萌脩外臣之禮虞仲夷逸終處子之業豈垢俗疵物偏貢介性將探道慕類坐致奇齡使者蓄而然之彘申遂行之肯乃周覽廬室躬省倉瘡考疇人之疆晦訊家童之作業皆儉以遵約安能維始味不其色無養目信以為著誠去偽敢守難奪順風可即強起曷至焉遂虛觀復命慙歎聞列朝廷企其高渴其道聆嘉聲而屬想者豈勝言哉有可以天元書缺星度宜弛也五德之運諺四時之分荆鬼越祥不知所况子亥母癸鳥識其原皆乘遽遠尋請益傳受可謂繩誠列而曲直徵衡誠慙而輕重立粵惟博物君子豈伊小說鯁生嗚呼天不持久人將復歸積年迫於期頤遠志屈於摧落卜兆幽石託墳清林逸人不追國士靡憲泉石沮色鄉縣失聲豈無他人惟子之故胤子慧明贈銀青光

祿大夫歙州刺史公罔替厥孫代增其業啓秘錄
 之高妙楊玄津之洪波道微若聲心麼若氣吹律
 爰谷運曆知天屢下辟書終不應命孫子景龍觀
 道士鴻臚卿越國公幼得父書早傳成法寅念有
 訓邁迹自身讀天下之書脩方外之術火滌淫祀
 劍誅羣妖恩開五君名動四國其入也排金鎖謁
 紫庭爲帝傲吏其出也法玉京坐玄寺作仁宗師
 故能大匠道門家卿朝右禮食軒座寓直禁廬矣
 嘗以理氣自強登老益壯雖景急節而純孝孔哀
 是獻封章願拜墳墓有轅帝念載形王言神札以
 飛傳瑞乃發羣公帳餞列蕃郊迎朝章有輝卿人
 皆慶枉以未技揚於孝心惟先志以追遠立豐碑
 以紀德夫何間然其詞曰宗門素履家代隱仙道
 一相孕薪火交傳黃公術在赤水珠聯道開幽鍵
 性與真筌一門累祖四世百年抗迹巖谷消聲天
 地卓爾遐舉藹然高致麤以臭焚珠以明墜人則
 有心微亦不至保身匪媮全襟爲利孝孫增業明
 辟順風志嘗無奈事或不同微賢朝滿舉逸山空
 肯山高枕克謝代工測微達變盡規納忠皇春雖
 居孝思亦深章報繁繁售駟駟駟駟建闕是展

墳林紀石追遠昭銘率心孝終事
 立榮歿寵今遐超古始永憲江南

宋蘇軾上清儲祥宮碑記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

當書其事於石臣軾拜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
 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興與
 廢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
 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佑太祖定天
 下既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
 之內旌興王之功且以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
 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功成民不知勞天下
 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
 燼自是爲荆棘蓬蒿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
 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
 法籙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
 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也乃賜
 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祀之遺利爲
 錢一十七萬四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
 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
 初所以寵之者甚脩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

皇太后聞之喟然嘆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
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
發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
凡所謂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錢一
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自金六千
三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
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
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
殿九鍾經樓三石壇一建齋殿於東以待臨幸築
道館於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靚深為天
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
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
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
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
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
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
壽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
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
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
方止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

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
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
以為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
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戴其
清靜民以寧一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
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
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
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已以消兵
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
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早宮室
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
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
舞謳歌聲聞於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
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未
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
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
而朕書其首日上清儲祥宮碑臣軾再拜稽首獻
銘曰天之蒼蒼正色非邪其視下也亦若斯也我
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
媚於上下何修何營曰是日者民懷其仁吏服其

庶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
 事帝而春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
 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
 閭視親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
 饗左右耆耆無競維人以燕我後多士為祥文母
 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鍾萬石之簠相
 以銘詩震 **莊子廟碑記**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
 於四海 者縣令秘書丞王競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
 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
 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
 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
 明老子之術要不可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
 門者難之其僕揜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
 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
 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子而
 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
 孔子未常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
 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
 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予嘗

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試孔子者至讓王說劍背淺
 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
 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斲然變容其往
 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
 者避寵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
 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
 齊中道而返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
 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
 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各篇皆
 出於世俗非莊 **歐陽修樊將軍廟碑記** 鄭之盜有
 子之本意也 剗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麥苗皆死人
 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愚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
 功佐沛公正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割符傳封
 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非歟舞
 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榮陽京索間以侯
 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
 之驟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
 力足以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

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持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及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睚眦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一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露天之所以震耀罰宥司者而侯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震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猶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者耶不然則喑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

韓琦嵇侍中廟碑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嘗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中無所主為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鼎鑊在前鋒刃加已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耳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晉侍中太尉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萌潛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捍帝至血濺御衣以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處得其宜而不為難也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月爭光舉

然與山岳爭高天地不窮而公之名亦不窮矣且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烈想餘風置祠奉祀承承而絕也相之湯陰公死難之地有廟在焉前之為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為政所先因循不葺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懋首拜祠下觀其隳敝之甚驚而嘆口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祀之意諭於邑民民皆忻然願其力以完之是民亦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祠典嚴廟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為善自一邑推一郡由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為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來告以余為文請勒諸石願志本未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於古人余亦勉而為者跋忠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

盧叅遜濟瀆廟碑記

地官瀆其一曰濟洪範辯入政其三日祀水以潤下百川獨紀乎清源國之大事萬務莫先於祭法是知神主川瀆炳靈以濟蒼生君臨寰宇設祠以答玄佑非太平致理之代其何交感之如是乎若乃大

川會通異源同注始也殊其派或清濁之可分洎乎合其流即混撓之無別未有清能獨守濁不可雜德冠百谷名光四海命之曰瀆不其宜乎禹貢稱導汎東流紀其原也劉熙謂濟河南出釋其各也溢為榮所以驗伏流之異會於汝所以正朝宗之路至乘成性所謂和而不同者孰可預焉至清立德所謂撓之不濁者我無愧也所以明神宅之為靈府前聖著之為祀典虞書有之曰秩於山川所以明次序而視諸侯也周制有之曰沉以珪玉所以重薦奠而預四望也歷代展祭具有聞焉隋文帝開皇二年始立廟貌而致饗唐玄宗天寶六載爰以公爵而建封歷數會昌天啟大宋恒序不忒其澤以時歲賀豐穰民無疾苦應天廣運聖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睿聖之德貫於神明所禱無不通所請無不應惟神昭感謂若此也於是降宸旨流德音以為所感在人心所饗惟邦教有道之君視民如赤子神則應之不道之君謂已有天命神則違之所以癸堙夏緒辛毀商祀山川鬼神其何交感恒風若而恒雨若不知饗應之源美輪焉而美與焉空務勝遊之樂祠廟卑圯置而不

修禮義廢墜弛而不舉將以感威靈而得冥祐者未之有也我今克己以濟物絜誠以祀神宜莊祠宇以光典禮俄而下有司以肅事降王人而護役建規立制蓋取諸大壯肯堂施構仰占於中星發慮宸衷感而遂通揆程有秩成之不日綠垣峻宇崇階邃戶肅然瞻望赫奕神府牲牢既設酒齊斯列簠簋銅登薦奠蠲絜我皇至誠惟神昭悅何謂至誠陳其德也何謂昭悅言其應也我皇勤政無怠惟民是恤動必思理道言必於教化天下所以混一遠民所以懷柔端慤齋莊以務薦饗故終日優然每如受其福惟神上應天命陰助皇化膏澤調順神之職也禾稼豐登神之力量也感我德政歆我祠祀故生民忻然恒如受其賜信所謂非太平致理之代其何致於交感哉神非明朝無以昭靈應明朝非祠廟無以崇祀事使千載而下赫然垂範者非貞珉不能久故命樹豐碑勒斯文而紀述焉昔者汧渭立祠空傳陳寶之異汾晉列祀但聞秋風之歌未若因聖君崇大典山廟宇之重建煥邦家之法則垂文不朽剋絕前古奉詔寶錄臣得無愧銘曰萬派作流孰得其清惟濟水兮貫河不

濁孰齊其名通神理今惟神是主垂福蒼生崇祀
 事兮風雨調順稼穡順成瑞豐歲兮我皇祭饗齋
 禱是精垂典禮兮惟神昭感饗茲克誠助治世兮
 美矣哉保生民也斯瀆之靈大矣哉崇廟貌也我
 皇之明永承不朽為來
司馬光四令祠碑記
 故左
 者而作程垂萬祀兮
 大夫贈太師中書令秦國陳公省華有三子長曰
 英國文忠公堯叟官至樞密使同平章事左僕射
 次曰鄭國文惠公堯佐官至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太子太師致仕幼曰紫國康肅公堯咨官至武寧
 軍節度使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始秦公為
 濟源令縣西龍潭有延慶佛舍三子相與為學其
 中既而相繼登進士科文忠康肅公仍居羣士之
 首遂接踵為將相始大其家子孫蕃衍多以才能
 致美官棋布中外故當世稱衣冠之盛者推陳氏
 其後文忠公自樞出判河陽文惠公與其子主客
 郎中述古孫虞部員外郎知儉康肅公之子祠部
 郎中宗古前後皆為京西轉運使副主客君之子
 知素復為濟源尉濟源河陽之屬縣河陽京西之
 屬郡也四世凡七人蒞於是故濟源之人被陳氏

之政為多秦公尤有恩於民能使其民既去而思
 之真部君嘗行部過濟源龍潭佛舍見秦公華政
 銘真宗皇帝賜文忠公詩主客君題名皆刻於石
 嘆曰吾家所以能顯大於世自非曾祖父勸施仁
 政於民三祖父力學以致富貴何從而致之乎至
 於今子孫蒙福祿不絕豈可不知其自耶乃構祠
 堂於佛舍之側畫四公之像使子孫至者有所瞻
 奉并集三石刻置於祠下乃徵文於光光辭曰予
 之言不足以及發揚先君子之美不敢為虞部君曰
 不然知儉之建祀祠不敢自矜奕世之美蓋欲來
 者見之知愛民好學可以大其家有所勸也光曰
 如君之言其志遠其事益大矣光何敢辭若夫四
 公之事則有國史
王會中嶽廟碑記
 皇宋登封封岱
 在光不敢與也
 事於汾陰后土親奠黃玉對越桑祇乃並洪河抵
 太華經塗溫洛望秩維嵩言旋上都誕受丕祉無
 德不報靡闕不思於是尊五岳之祀脩加等之禮
 分命近列祗薦嶽稱詔建冊禮使攝太尉右諫議
 大夫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副使攝司徒光祿少
 卿沈繼宗奉玉書衣章加上中嶽中天崇聖王曰

中天崇聖帝申崇典也粵若剛柔既位形氣肇分
 上則圓蓋左旋星辰為之紀下則黃圖俯察山嶽
 奠其方卑高之序以陳翁闢之精攸託是故昭彰
 景締實參化育之權錯峙崇巒式表神明之壤用
 能安綏厚載磅礪無垠宜一氣以施生降列真而
 主治事光震典倫五載之時巡緒著夏王正九州
 之封畧惟中崧之絕巘直闕塞之與區京邑在其
 旁涇瀆流其域萬邦輻輳霜露之所均二室天開
 風雨之所蓄仙館靖寔宅其下玉漿溢湛其間
 頽木託其幽徑紫芝耀乎靈藪含珠萬顆始終乎
 蕩火之墟嶮嶮羣峯包舉乎坤元之紐龍轡月童
 之陟降浮丘子晉之遊遨畫野逶迤于霄挺拔寓
 由其興夏生賢命世申伯以之藩周需膏潤於田
 原殖寶藏於邦國傳大崇高而可仰聰明正直以
 無私茲所以盛尸祝之儀首座沈之於法歲時祈報
 垂社載以不刊牲幣吉蠲走殊方而胥暨者也遐
 觀秘紀博考靈蹤自書契之云興即等威之斯辨
 異軒冕服章之數為山林川澤之宗既秩祀於三
 公亦禮均於四聖漢孝武之代爰啟戶封唐大冊

之年聿遵時邁洪猷益茂昭薦維寅迨乎上德重
 熙坤珍薦委迺持疏於王爵用溥洽於神休雖事
 煥彌文而各非極擊汗隆在運消長從時若乃鉅
 宋之有天下也仗黃鉞以開階建朱藩而絳曆掃
 僭偽荒蕪之跡追皇王揖讓之風烈祖以功格上
 是赫威靈於九服神宗以德綏羣品溥文軫於
 遐奠于貽孫重規疊矩十年有永奕世其昌崇文
 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佐德上聖欽命仁孝皇帝躬
 濟哲之資撫洪明之運出乎震而齊乎巽就如月
 而望如雲宜九德以在躬定一戎而纂業慎恤刑
 典鄙凝脂之煩苛寅布政經同馭朽之兢畏絕濫
 巾於丘壑寬益徹於農桑宮固傍於采椽澤必周
 於行葦萬民以察庶績其凝破觚為圓返羣情於
 太素懷遠以德篤郊聘於殊鄰按歷以朝諸陵志
 誠不置披袞而郊上帝神饗克誠故得時協混同
 歲臻農楨高穹委鑒真馭戒期薦錫寶符丕昭元
 曆登岱舉封崇之禮臨汾展合荅之祠刻翠崖之
 鬱蒼踐隆睢之嘯吻升煙瘞玉明察之義交修垂
 象資生應見之祥紹至遂成先志對越純休洎乎
 五士會朝六飛旋軫黃綠二陝曠望三川既並走

於祠官亦周爰於土訓瞻言翠嶠增肅皇基方歆
 至以策勳益為民而儲祉順時行慶大賚及於幽
 遐恭已嚮明寂慮周乎冲漠爰稽往誥肇易鴻各
 亟下詔於司存俾講儀於置蒞用仲昭報罄達清
 衷以為在天者五精既隆稱謂麗地者列鎮當極
 推崇燾載之義則均順助之功何爽登於帝錄先
 契靈心先是東巡之午已加崇聖之號逮茲開歲
 愈洽徽章於是孟冬戒辰軒輶餘駕御法座闢端
 闈臨遣以示乎必躬信辭以申乎有德公卿就列
 使介奉塗命翠蚪之車載温珉之冊山龍盛服羽
 衛多儀備物孔昭歸尊斯在戊申發軔於京闕辛
 酉致享於廟庭四牡趨風六樽登薦其始至也凝
 靄布濩色晦平林其將升也霽景晏温光含遠宇
 嘉氣吐蛺蝶之狀祥雲呈采粹之姿及清醮之肅
 陳復素靈之紛灑紀殊祲於史牘洽餘潤於農疇
 昔者三境登晨乃靈氛之協兆五車受瑞亦時雪
 之先期千古同符萬邦攸仰矧復鋪張睿訓袖釋
 微言發為垂象之文顯述奉神之旨頌於著位生
 厥多方同星日之耀芒冠典墳而擅美啟矇昏之
 耳目示制作之楷模遂令率土承流盈庭獻議欲

刊翠琰徧揭嚴祠衆欵上通俞音誕布孫佗山而列
 峙據玉藻以相輝文籍以還莫斯為盛而又壺闈
 之式像設攸存懿號未彰羣黎安仰思舉正明之
 典用昭作合之崇象服有加禘衣允穆卽以年十
 二月遣使致告特尊為貞明后莫不義敦咸秋曲
 盡於精虔慶洽惟新永光於儀矩且夫旻答有成
 命我實受之神祇有常奉我實主之禮文之廢墜
 惟聖人修之典冊之徽數惟哲后行之然則出雲
 播氣福善庇民啟紛沓之殊微保延洪之景祚鎮
 靜坤軸控壓都畿純佑之功斯為至矣懷柔之道
 庸可闕乎得不罄昭事之儀懋寅威之志翠旒玉
 藻飾如在之粹容驛犢明粲展惟馨之縈祭采物
 於焉而大脩格思由是而可期赫偉觀於八紘奮
 炎景於億載事存因革禮泮幽明煌煌焉秩秩焉
 真丘索之英牲而帝皇之盛則者矣是宜發揚懿
 鏢篆刻豐碑俾民聽之弗迷協山聲而共承允資
 麗藻煥彼殊庭而臣猥以瑣才監膺明詔屬辭比
 事須慕於陽秋相頌披文懼遺於德羨旁稽舊典
 以為斯銘其辭曰沉潛定位坤垓殊形或融或結
 為紀為經奠方作鎮含澤儲靈生物不賈得一以

所均梯航攸聚四國是維千畿式序奚其主治邈矣清真宣功博載受職高旻財成庶類陰騭齊民列辟嚴奉牲牲有倫乃視公爵隆周集慶乃啟王封皇唐累盛奉若貞期對揚景命將極推崇聿求元聖炎精撫運蒼震承基天臨赤縣風偃遷圻祀事肅增祠宮允齎勤在大寶交修上儀調欵隆睢經塗太室斯慕仙館徘徊雲蹕何以致誠於焉望秩明詔誕敷微言有述温珉載刻羽衛斯皇登於帝籙飾以衮章信辭郁郁鸞聲鏗鏘法座臨遣繹禮具揚四牲於征殊庭矣止潔志旁達靈心適喜霰雪霏灑鄉雲蔚起碩德馨香發祥錫祉昔在治古祇惕明威道苟中否神亦靡依赫赫我后式彰鴻徽祭則受福先而不遺顯號克崇丕猷允穆流詠琬民飛英笑祝峻極孟安高巖雲轟鞏固瑤圖永綏坤軸

夏侯冲張明府廟

碑記 熙寧五年夏六月安昌不雨百穀亡生斯民然嘆曰烏有誠之能修而祥之不召者耶吾聞縣北十五里有故張明府祠者明府昔因旱殞身誠

亦至矣蓋往禱焉於是率同僚修牲俎與吏人耆老造祠下而告其神曰惟神生不私身死猶庇民既食吾土何至此而澤不下降耶抑亦有所後而後豐其施耶今廟貌隳矣果需霖霖以慰民望則將大其宇新其像以彰神貺惟神亦且永有依哉既而川谷瞑翳僅瞬息許而霧霏下注溝澮皆盈矣後旬日邑民數百人舉忻忻有喜色而願輸財殫莽撤朽敝爨崇增庫歸然厥止乃易神之像使尊而從禮殿神之室使牲而且麗為東西廊廡設左右夾舍直堂衍獻酌之位出門分晏衍之居而又繚以周垣峻以闕閤苞涵渾圍不脩矣歸不

自孚也夫憂民事神可以觀仁懷惠思報可以觀義一舉而二善備焉李公之德當與明府而同遠矣

葉祐之司馬溫公廟碑記

故太師文正司馬公

十月十八日其祠於郡不知何歲月或云自嘉祐蓋公之各德不獨重於郡熙豐元祐其在神宗之時固已如日星之昭垂矣中興祠凡屢易紹熙壬子始建於郡東堂水心為之記慶元已未又移於郡學講堂之西序朔望邦侯率僚吏諸生致敬春秋有事學宮與從祀等然以其在堂序也三歲試士移徙再三而像亦往往非公之舊矣吳郡何侯為守乃闢祠宇稍令崇深復求畫像於公之曾孫倉部即申述之家仲夏巳酉行釋菜之禮奉公新廟以示瞻思焉夫公之履道迪德用舍重輕水心既詳論之而明謨贊道化誠心貫宇宙三代以下無幾矣行可一鄉各傳一時固亦鮮矣若夫自一身而達於朝廷自朝廷而推於天下自中國而及於九夷八蠻人無異詞士有定論雖有私意指摘疵毀而道德之實終於不可掩沒百世之下至即生有之地且視而俎豆之非甚盛德孰能與於此何

侯為郡不獨考協典禮尊尚先賢而喜直惡佞摧奸護善一言之出斷斷可覆一令之行期期可久理財不使下敷政必自上昭揭公事非其有槩於中不能若是拳拳也昔蘇公疑韓公沒必不眷戀於朝遂為蒸蒿悽愴之論君蒿悽愴固也詩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祐之嘗因是詩悟中庸之旨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慈湖夫子嘆曰千載不傳之妙也夫子沒絕齒不敢道者五年於茲侯亦夫子之門人也因公之祠乃復誦之侯又刊公傳家集且表廢田專給祠費嘗以歲十月修生初之祠云侯名元壽紹岳珂追封鄂王告陰碑記鄂流定三年八月記岳珂追封鄂王告陰碑記鄂流為重地宿師十萬進足以虎噬京洛退足以雉分吳蜀得建甌之勢江左莫強焉紹興初天子考麟玉冊之瑞觀黃旂紫蓋之運應天順動化龍南翔長江湯湯天設之嶮金城千里亶重分牧先王析符授鉞實膺專征之任雖往來調戍靡常厥居而大抵鄂為根本慝然有藜藿不採之威珂常考論地勢曠觀古今自三國而下代與南國者所據守各不一然負桐栢之陽山陽合肥廣陵濡須重

鎮錯立帶之長淮包以南海皆足以扼東西之衝
 惟襄汭舊疆延袤數千里上通巴蜀下接舒漢之
 郊川平墊曠不設限塞擊柝之聲相聞朝馳而夕
 可至也顧自元豐以降引弓之士未嘗敢南嚮而
 窺峴首寧涉巨瀆豈重險而常出乎杌臯大儀之
 境捨所易而圖所難何哉以兩路之介於寇被邊
 而守者數十城視獨以全師當一面者力之端否
 固不待辨而敵人之馳騁長技反縮慙而不取施
 方屢之士趨其時而觀其人可也皇上臨御一紀
 緬懷麟閣勳名之盛方將尊中國以綏四方乙夜
 慨然覽珂所奏顧天之書思所以大慰乎九京者
 相攸樂土宜莫如鄂遂荒全國裂而王之綸言申
 褒溫厚顯靈不惟足以渙萬世無窮之寵其真辨
 論中邪之迹蓋尤深切著明珂一介蚍蜉之言誠
 不知所以格天心悟主聽者一妄男子不得其平
 而鳴則謂天蓋高亦有不容忽珂誠死且不朽矣
 載惟先王受命駐師之地營壖陳石至今巋然而
 乾道中又嘗詔賜沔陽之廟先王功烈遂與鄂相
 終始珂不肖身不逮事生二十有二年而後得與
 鉛槧片言追明地下之冤成先大夫易簣之志

念一及兢慙夙宵大懼馴闕襲而使聖朝旌忠
 非常之典不能以宣昭於方來乃以制詞刻之琬
 琰植於廟下以對揚今天子丕顯休命而復系著
 所以然之意在漢之初蛇分泗壑有臣曰良從高
 於留經營四方卒定大業及誓白馬紀丹書剖符
 定封擇齊三萬戶而不願廼後遇鄉以旌天授然
 則邇功名之所基以迄於成地以人重人以地著
 揆厥所由夫豈曰偶然而已哉是用叙次其實且
 以先王在鄂之顛末追附前誼庶幾鄂人知所以
 開國承家之自昭示子孫以無忘上意之所嚮云
 開禧疆圍單闕歲旦月**宋白崇法寺碑記**臣供職
 哉生明孫承事郎珂記**宋白崇法寺碑記**臣供職
 膺典策伽藍故事細素預聞按相國寺本北齊建
 國寺也唐室睿宗改賜今名大凡有土地然後置
 國城有國城然後興棟宇恭承制旨願畢其辭謹
 再拜而颺言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創業垂統建
 邦設都上古已還弗常厥所堯都平陽舜都蒲坂
 周都豐鎬漢都長安咸以為天下之君保域中之
 大乃瞻梁國古屬豫州主於斗極之三度入房星
 之五度無名山太川之阻衝四通五達之郊梁開

平中升為京闕晉漢有周三代因之嘻天道玄遠
 有開必先惟周之興為宋經始遷宗社於斯築新
 城於斯太祖皇帝潛陽在下玄德升開百姓與能
 三靈改卜爰尊禪讓方陟元后以為必躬必親所
 以康世難破澤路惟揚之與不壯不麗何以威外
 曩闕皇居應門之象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增嚴禋
 上帝之壇太禁衛連營之制由是荆湖內附吳蜀
 一統嚮明而治十有七年太宗皇帝德合天地明
 齊日月肇膺顧命一委長君恢張四維奮迅獨斷
 盛哉吳越享國百齡我以尺一而召之藁爾并汾
 不庭二紀我則一戎衣而下之功成制禮治定作
 樂新集仙秘閣之署草藉田東封之儀既而麟鳳
 效祥草木呈瑞垂衣端拱二十二禩崇文廣武聖
 明仁孝皇帝之應運也紫氣充庭黃雲作蓋壽邸
 通三之貴震宮明兩之朝曆數在躬大寶日位以
 至誠奉六廟以純孝尊萬安接宮府以雍睦御臣
 民以公正禮無違舉文思化成六合無不獲之夫
 四海多來賓之國皇猷既以彰矣昌期亦以隆矣
 一旦負黼辰諱侍臣曰朕荷九天眷命襲二聖丕
 基寅畏奉行弗敢失墜人庶有慶時汜小康行大

中之道吾無間然存方外之教意有所關太祖革
 封禪為開寶之號太宗錫龍興以太平之名別開
 啟聖之梵宮寔作上都之偉觀唯相國寺勅建三
 門御書賜額餘未成就我當修之乃宣內臣飭大
 匠百工繕至衆材山積岳立正殿翼舒長廊左鐘
 右樓右經曰藏後掖層閣北通便門廣庭之內花
 木羅生中廡之外僧居鱗次大殿睽容即慧雲師
 所鑄彌勒瑞像也前樓衆聖即穎川郡所迎五百
 羅漢也其形勢之雄制度之廣削剗之妙丹青之
 英星繁高手雲萃名工外國之希奇八方之異巧
 聚精會神爭能角勝極思而成之也偉夫觚稜鳥
 跂梅梁虹伸繡栴文栴璇題玉砌金碧輝映雲霞
 失容爭輝玲瓏咸韶合奏森善法於目前飄樂音
 於耳界若乃龍華春日然燈月夕都人士女百億
 如雲綺羅繽紛花鬢環珞巡禮圖遠旃檀衆香仰
 而駭之謂兜率廣嚴攝歸於人世又若天仗還都
 鳳樓肆赦千乘萬騎流水如龍旌旗篲空歌吹沸
 渭憑欄四顧作氣榮光俯而望之疑藥珠闥風神
 化於海上猗宏麗也殊勝也皆不可稱不可量大
 矣哉維大旌氏真大聖人佐佑大君興龍大化受

託付囉爲世外護故將以法王能仁兼帝王要道
參而行之經言廣大則無思不服經言慈悲則視
民如傷德惟日新精進也畏於天命持戒也如是知
如春德惟日新精進也畏於天命持戒也如是知
見如是信解然由造有相之功德廣無邊之福田
固皇圖如泰山濟蒼生於壽域與災沴不作僭賊
不生風雨咸若寰區謚寧者歟古云登高能賦作
器能銘彼皆小者尚以文爲昔簡樓抒頭陲之碑
江總紀棲霞之跡庾信述鳳林之景王勃演牛頭
之詞鴻筆遺妍龜跌盡在矧夫彞門巽位亦水陽
涯旁連北斗之城近對蒼龍之闕構此大壯宜揚
頌聲臣久玷鰲山榮瞻鳳展學微覩與文愧非工
捧詔惕然抽毫銘日地象爲輿天形如笠四序循
環三辰出入吁嗟五代日不暇給祖宗耿光神祇
降祥受天永命得人者昌蠲起大宋祚踰皇唐赫
赫太祖聰明神武櫛風沐雨披攘九土握機蹈矩
炳文如虎明明神武櫛風沐雨披攘九土握機蹈矩
同類帝裡宗神德猶龍重熙累洽慶流三業玉塞
塵兵銅梁獻捷文物歲難被符雜選信及豚魚混
一車書儒通墳索道講玄虛勤行二教諦奉真如

人上延聖曆輪焉與焉五色相宣春陵寶馬許史
雲輿爭趨勝地如會諸天不可思議歎未曾有
羣心歡呼萬口千劫愛塵一時斗數揆日卜星

王嗣宗祐國寺碑記

聖夫

刊於紫庭黃麻錫詔翠琰
人之妙用必本於清淨聖人之至行必存於教迹
雖玄黃並列覆載之體不同而水火交馳化育之
機一致自淳元浸散道德下衰嗜欲熾而奔競繁
巧僞騁而仁義缺揭日月者既患昏衢之霧鼓索
齋者更嗟蘊界之塵邪山厚而智種蟠芽苦浪深
而性珠匿耀不有啟發孰救沉淪金容一夢於漢
皇玉偁遂流於中夏教之盛者其誰與京花嚴經
云佛成正覺普見一切衆生無不具有如來智慧
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如來愍之於是發大誓
願放大光明始則轉四諦法輪所以攝有學也終
則示一乘心印所以契圓寂也其間張定慧顯權
實性相雙列空有交證隨機設教靡遺於巨細對
病施藥寧差於淺深一源通而萬派分一炬然而
千燈炤躡夫慈救之旨可謂至矣善誘之利可謂

備矣後之學者寔繁有徒何代無人以幹法蠱則斯院經始龕得而言後專故明悟大師賜紫惟課甌閩之良族也籍本溫陵俗姓林氏生既殊稟幼且不羣殆至成童卓然秀異每或出侍遊覽必曠望岑寂若有所待也入承訓教必凝澹窓戶若有所奉也舉止閑雅為宗族所異一旦辭觀慨然有脫灑之志年十三詣泉州仙遊縣龍華寺文雅禪師以祈落髮師從其願俾奉灑掃年十七受具於福州白塔戒壇師神形清爽心機穎悟初讀法華經豁若生知次閱因明論宛如宿習自爾博訪講席遍禮道場不五六稔大有領悟遂振錫遊名山禮諸祖叅勝會扣玄關了然默識密契心要北遊岳麓靈感非一以長興真寅歲憇於大梁之精舍暇日躡屩至明德坊睨隙地數畝乃嘆曰有為之法逐境而遷無定之波遇坎則止吾其少息焉遂有解履之興因以厥志募諸檀信善願真契如谷嚮蒼曾未周歲資用充羨乃書券而易之於是購材鳩工揆日興事始則一室蔽風雨終則百楹極壯麗玉質金相再稔而成爨室糗房繼踵而出亦當時之勝槩也晉天福初以精誠上請遂賜額

焉紫服美號翌日加錫旌行業也於時富門大族率多相矚捐金施寶皆無虛日師曰吾以一餅一衲植足皇都經之營之亟踰素願乃緣合歟吾當廣作佛事以利一切且以答檀施之惠也於是首寫大藏經總五千四十八卷飾秘藏以真之次塑畫羅漢像各五百軀闢華堂以列之正殿之內塑釋迦像洎侍從賢聖總九軀繪塑之妙率為一時之奇觀也院之營構自唐長興辛卯逮漢乾祐戊申始卒十八年經費數千萬虹梁藻棟總成三百問圓頂染衣度踰二百眾匪師之力曷至是哉師以周顯德丙辰歲春三月微恙遂作翌日加劇乃攝衣正念召門弟子諭以後事竟以其四月日示滅於方丈門弟子升堂者三人長日智覺大師賜紫從琛早終次日讚正大師賜紫從瑗季日明演大師賜紫從璋皆名流也瑗公以素膺肯構允謂當仁爰於曳杖之秋上稟傳衣之命兢兢幹事不墜清風迨我皇朝乾德癸亥歲錫以命服旋加美號獎舊德也是歲季冬之閏月國家以皇居狹隘載拓基堦斯院所居正該卜築於是詔遷爭眾於京城之北賜隙地數十畝俾結界而居焉仍以舊

斯來真誠下濟誠由彼摩騰竺法蘭二法師者揚
 菴園之末緒越葱嶺之脩程百千億佛始演其性
 宗四十二章初宜其密義則何必伯陽道德止留
 關令之家倚相典墳傳自伏生之口而已哉瞻彼
 維洛靈蹤尚存未旌勝緣良謂闕典時屬單闕值
 歲勾芒馭辰龍星雖耀於雩壇兔魄罕離於畢宿
 詢於黔首未與雲漢之謠軫彼皇情已甚桑林之
 壽命中使以馳驛謁仁祠而致誠憂勤上通靈應
 如響豈獨商羊鼓舞但聞闕里之言力士沾濡惟
 紀開元之代乃命鼎新締構寅奉莊嚴採文石於
 他山下巨材於邃谷離婁騁督繩之妙馮夷掌置
 臬之司闢蓮宮而洞開列紕殿而對峙圖八十種
 之尊相安二大師之法筵靈骨宛如可驗來儀於
 竺國金姿穆若猶疑夢現於漢庭天風高而寶鐸
 鏘洋晴霞散而雕拱輝赫周之以繚垣浮柱飭之
 以法鼓勝幡遙含甸服之風光無殊日域旁映洛
 陽之城闕更類天宮時則郊廓遊客輟轅遺俗或
 黃髮鮐背之老或玄髻稚齒之童途謠巷歌相與
 而謂曰吾皇帝之稽古務本也為蒼生而祈福致
 金仙之降靈遂使權輿聖教之津將壅而復决經

始福田之所已圯而更興未觀時巡彌堅翌幸行
 聽建圭立極踰姬公洛食之符檢王升中越孝武
 山呼之瑞臣生逢堯禹職符嚴徐自追闕苑之勝
 遊粗得楞伽之真趣爰承詔旨命紀歲時雖罄沒
 荒蕪欲繼金聲而莫及勒**柱元一成德觀碑記**
 銘璇琰期將火德以彌新

妙道將宏非至人而莫克亨時罕契蓋冥運以相
 關夫重陽師祖者世本豪家志修儒業稟英靈之
 異氣懷文武之全才初隨鄉貢賦詩已列於上遊
 次决武科弓劍又居於第一偶然誤黜於春官歛
 爾驚回於世夢因遊甘河親遇純陽既授五篇之
 秘訣未踰兩閩以滅真自此西別關中東臨海上
 得山東之徒眾宏陝右之家風道被三州法隆五
 會柰何天運以難留蓋是前緣之有限未免頓拋
 塵蛻故當速赴師期神覓別隱於三山各姓已彰
 於四海教傳丹陽之主宰正道浸昌法當立子之
 嗣興高闕大闡道德尊榮華彛敬仰遏異派以同
 源總千枝於一榦寶殿珠宮徧都而盈邑星冠月
 裳接武以比肩速乎玄德返神而歸寂真嘗嗣法
 以匡時昭受宗師之號茂揚神帝之休風清黎庶

河... 卷之...
總動縉紳乃可協符景化幽贊鴻猷當大朝之開
創越三教以並宗在全真而為最賜五祖之尊名
加七真之懿號或勅葬於仙骸或官修於靈宇諸
餘賞賚難盡敷揚可謂靈運昌辰玄風慶會顯成
德之玄廬踞莘川之勝地按圖經云盧遨得道於
此縣因名焉厥初商州水銀冶制置使張漢芝抱
濟時撫俗之美謀有建隼伏熊之雅望幹山川之
利給軍國之儲因而感上帝垂休眾靈孚祐銀液
丹砂挹而無竭公乃念茲冥貺創此琳宮惜平功
未終而遽聞去世子繼完而時稱有後築基經始
當季周顯德之中落際告成迄皇宋建隆之始時
歷兩朝功成一志頃者五嶽騰馳三河霧塞雲臺
天慶咸遭却火之焚太一神霄俱致兵肉之廢惟
茲古觀以仍存久矣玄流而遠逝舊址苔封古壇
蕪沒枯松夜月希聞玄鶴之聲暮草秋煙空聽莎
鷄之響乃有襄樊行省郭君素敬冠裳尋修書疏
敦請玉陽王真人之高弟河中陝州教門提點清
虛大師與屯屯公主之因而多捨家財大興功役勸
修宮室再展廊廡玉像金容重加潤色碧瓦朱甍
一新輪奐及穿渠而引磴或疊石以為垣既善德

以聲聞感陰功之默相變儉為豐革邪歸正兇寇
迴心而自善頑民引領而依仁一方順化千里交
歡雖由太上之宏慈實賴汾陽之勳力可與劉仲
祿杜德康田雄輩並驅爭先此數公者皆一時權
貴左右玄門深有為焉一日門人知觀裴志清杜
志玄焚香煮茗命余為記固辭不克重意難違未
免姑據其實而傳之久**范致虛仙翁觀碑記**莫楚之
故刻貞珉庶傳悠久之山羣峯巖巖聯延四合望之
界提封鎮以方城之中一峯巍然而高大獨出眾山
回環宛若郭郭其中一峯巍然而高大獨出眾山
之上者黃石山也山之東曰青龍潭西曰白虎峯
南曰火精嶺北曰真龜洞其中是為黃石各因濟
北之神祥兆留侯之夢自漢迄今靈宮是保者仙
翁觀也觀枕黃石之麓南面而朝羣山來者若趨
伏去者若奔避屹而峙者若峩冠垂珮劍履而侍
飛煙屯雲盤輿紆紉而峙者若峩冠垂珮劍履而侍
翠靄秀發乎其間是為福地實真列聖之所居唐
開元中穎唐州之方城縣刺史崔志廉縣令羅之
信以歲旱嘉雨應祈肇新祠宮西平令姚震為之
頌刻石祠宇事載舊聞自唐之亡更五季喪亂之

餘井邑無復保聚顧茲靈祠越在林莽荒圯弗治
 本朝景德中真宗皇帝始詔崇飾歲時遣使奉祀
 著之令甲元豐初神宗皇帝詔以隸中太一宮崇
 奉益嚴土木鳩僇之功踰三十年始克有就凡門
 廡堂堂室庖滷為楹一百有二十為工以萬計而五
 祠殿其成最居後蓋造始以崇寧三年其成以五
 年積其費為錢二千萬庭殖華煥廣大高明至者
 聳觀焉瞻仙翁之遺像惕然如見其人慕仙翁之
 高風超然欲遺於世霓旌絳節從玉帝而何之羽
 蓋雲駢擁真官而來下宜為頌歎以被無窮其詞
 日金闕玉京朝以萬靈從以百神惟帝之廷太微
 藥珠紫府清郁鈞天廣樂惟帝之居雲旂續紛高
 靈嘉族胡為而來遺我素書胡為而遊匪山之壑
 逢時有事拯彼焚溺著靈圯下託蹤黃石留侯實
 受妖亂以息式慰侯心復茲顯跡晦明之辰夢與
 父遇覺命立祠乃荒茲土稱以仙翁著其父老自
 漢迄今多歷年所民懷其初祠事如故靈宮杳杳
 而非人間風馬雲車景光肅然宅我新宮主我福
 地永惠我祉
 張耒溫縣司馬公祠堂碑記
 元祐元年九月

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以追崇之於是進
 爵為公而國於溫惟司馬氏系出晉平安獻王子
 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
 奉議即王仲儒為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
 德功烈著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
 荒外蠻貊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於太
 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國也顧
 不能祠而可乎於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祀焉
 告於譙郡張耒使記之耒為之言曰盛德之不作
 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
 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
 慕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
 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
 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而後能
 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其才故也故其所
 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哉蓋其
 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存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為猛哉以
 為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其心於
 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况其

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惟司馬公事君而無不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固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召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游公之門而喜

元郭思恭彰德府儒學習雅樂碑記

聖朝尚文崇教復出前代郡在邦畿儒風之盛日逾一日茲可見皇元之德大以治孔子之道尊而明也春秋薦享稽諸祀典備三獻而闕九成豈八音之器不克具與抑其器而為政者或未之舉與將事幾之會必有待乎其人也至元戊寅夏六月定興杜公以總管蒞茲郡下車祇謁先聖大

成殿已乃揖學官而進之詢以學規且曰殿右克諸堂封藏者何學正燕九萬學錄許中行合辭對曰前總管馬合謨以祝未有雅樂率楮幣為定者一百有三十於江浙造八音之器其制六十有四既至未用而公遷秩今十有五年矣公自於監郡公謀於幕府諸公曰修舉禮樂吾輩事也况雅樂素具特教肄之功耳公訪之縉紳耆需求通達律呂者適前太常禮儀院協律郎安陽郭思恭歸鄉里延致以禮典正音節選儒生之秀者從而閱習焉調成協律公請一試監郡公等皆曰可矣乃以巳卯春二月丁酉奉祀先聖先師金石在縣絲竹就列禮行樂舉間奏迭作鏗錫清亮既翕而繹升降拜起維序以和遠近觀聽歡欣慕向教授王克彬借學正李允中學錄許中行跡其事來請記實予聞公之為治一本於德安靜惻愍不務名聲吏畏其廉民安於善可謂有古循良之風矣又動之以禮和之以樂既竭誠於報本復敦化於善俗意者將漸仁摩義宣太平之澤霑於郡人乎監郡別駕二公讀書謙慎勇於從善其賢足尚也政之易成豈不在是乎

吳炳登封縣儒

學碑記

聖人之化於國家聲教為遠邇學之廢舉

興崇尚文化薄海內外咸建學置師俾勤勸誘以

光吏治間設科選以賓興其秀使待問於廷不十

餘年皆位至通顯人知何方一意於學卉衣遠人

皆能講聖人之道酣飫子史工習文辭羣試於有司

獻藝於上國與吾中土之士角長於一日往往躋

膺仕有名稱於時豈土俗至是哉蓋聖化遠被勸

學之效漸副使然也惟登封距京都首善僅五百

里而近乃昔洛師畿內地故家文獻濂洛之淵源

在焉愚意茲誦之聲不絕於耳明經待問之士相

接於朝也載瞻學宮庭弗不除像設在位漫患弗

飭學耆病之非朝廷之化勤遠而遺近風俗之升

降異前日也將施教有不齊而為邑者有所未至

歟泰定丁卯歲冬十月王君瑋始尹是邑首來謁

學即慨然歎曰國家重選守令且將屬以何事教

其將墜責其誰適乃謀諸主縣簿馬琰計學廩之

贏佐以已俸徵備僦工伐木陶瓦邑之好事者咸

左右焉董以文學王文煥蓋數閱月而克就緒有

嚴聖容四子旁侍配食諸賢繪於廡下殿寢尊嚴

門闔深覲乃集士民擇日虔告而用牲焉因提點

嵩陽宮事進道請來汴介嘉議大夫工部尚書致

仕韓冲來請記噫若尹者可謂良吏而可知務矣

古者國中至於鄉遂皆有學先王所甚重者莫尚

焉非直為觀美也蓋以扶民彛善風俗平居則入

孝出弟知禮讓人人自重不犯有司而上之政易

以行遇事則親上死長而無自顧之意者教實使

之然也故孟氏語時君以仁義不過使無饑寒之

患而後謹庠序之教而已蓋誠知其如此非嘗試

所疑故為迂濶之言求異當世以自取屈於功利

之徒也嗚呼功利之起異時同患人知善趨事者

為有用而不知移風易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若

尹者可謂良吏而可知務矣蓋尹嘗以俊秀為國

子生遂典學籍除太常太祝出主濟南鄒平縣簿

選椽中書以承事即來尹是邑觀其設施蘊於中

者可知矣乃為記之俾刻以示後使皆勸學不可

緩講仁義之說以續夫濂洛之傳勉勉焉為國家

育才以待用則尹之職舉而是學者不患其或廢

矣哉馬祖常光州儒學碑記以光州既新作孔子廟乃

丁酉通志藝文卷之第四十四

祖常曰爾先子為政於此州州有學以教人有田以養士有廟以事先聖先師矣今又圯不治廟四出無垣登降無階肖像之設五采之服不彰妥靈之位不嚴配侑之序不飭室屋構櫺周廡重門及邊豆禮器之類一切敝舊取具假借歲春秋釋奠官及屬師及弟子致齋無次某等一二人辱守茲土割其稍入入民之錢粟後木陶瓦木材陶良以錢鳩工以粟傭力丹漆黝聖金銀施色之物皆集作於天曆二年七月九日成於至順元年八月十有八日凡廟位像設稱乎南面而為王者之居昔之不治者今皆治矣昔之無有者今皆有之矣爾先子為政於此州爾又以文名於時爾宜為文告來者庶謹之而毋毀也祖常三為典禮之官習於先王之禮而學於聖人之徒陳跡往轍不敢煩州人之聽獨以我朝有道之世告吾州人始憲宗皇帝都和寧遣國子二十人就學今都之南城孔子廟旁肯意訓誨刻載廟中世祖皇帝潛王邸召學士王鶚因幄中設主陳俎豆觀祭孔子儀武宗皇帝詔天下若曰世皆知尊孔子矣而皆未至也其進封至聖文宣王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今上

皇帝正位制若曰孔子大聖推本父母未極褒崇父叔梁紇可封啟聖王顏氏可封啟聖王夫人命以璽書告闕里廟庭猗歟盛哉夫天下既富而教興焉興教必於學學必有所師師莫若聖聖莫若孔子則廟而事之者學者宜莫先焉且既富而教雖三王之制未有不富而能教者吾州介江淮之交生殖甚寡然少長安於朴俗衣服飲食給於田蠶戈鈞之力工商給於蠶完男女婚嫁養生送死質而有節其人已幾於淳厚故易富而易教弗如他州之必待厚藏而後富近刑而後教也是以見其大夫賢欲有所興起於善而又應之之速也如此誣天下以難治者豈君子哉國家以文化成四海考郡縣之績當以吾州為首焉茲叙其實而又係之以詩俾州人歌新廟之成而不忘州大夫之德也詩曰於穆聖師降我新廟凡筵維飭像設維肖四瞻周廟載基載築雅雅鱗鱗靈御之肅靈御之肅衣裳我人俾不為羣而即於倫埏埴萬類同仁於天匪言莫宣匪文莫傳六藝百家咸質於經我維受之日化於成大帝在位翕以敷施考妣啟聖而追王之四海作則文明式昭我州易教作廟

維喬梗楠梓栢弗雕而斲陶瓦髹漆施色丹雘麗
 牲在門春秋蠲吉官屬師徒端弁以入其容鏘鏘
 其神洋洋膺茲顯蒙闔日而章維嶺諸谷會流為
 潢南簿其鄂州名為光光在北城瘠土寡殖維人
 易教衣食耕織則既衣食又學為士學私鉅夫諸
 士有師先聖是祠州侯德勸民豈忘之

葛書院碑記
 南陽城西七里岡阜窳然隱起曰
 葛書院有井淵然淳深曰諸葛井者
 相傳漢相忠武侯故居民歲祠之巫覡禱薦薦獻
 無節黷禮慢賢君子病之至大初故河南行省平
 章武亭何璋行農至郡率官吏長老伏謁祠下顧
 瞻徘徊愾然興懷謂守吏烜曰孔明三代而下一
 人而已武昌相去千有餘里猶建廟學而祀尊之
 况其所游處也哉出步祠東得隙地焉曰以是建
 廟學足矣遂委主簿趙守訓董其役迺合僚吏祿
 入之贏以備傭相山之良木堅石而隸官者以具
 材至大二年春即工大修侯祠而加廣焉祠之東
 為孔子廟廟之後為學凡堂序門廡庖漏庫庾肄
 業之齋皮書之閣官守之舍咸備以間計祠十有
 二廟學四十有六端莊廣直不務侈麗割官之廢

四十項籍於學置山長一人掌其教又名講堂
 為靜成之堂東序為明志齋西序為廣材齋閣曰
 崇文合名之曰諸葛書院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
 侯之功萬世之功也於祀為宜祀於其居為尤宜
 焉諸學子以及有侑之人師聖人之道仰大賢之
 業夙興夜寐可不思廟學之所以建天子之所以
 命豈徒誇前人

王緯涑水書院碑記
 至治壬戌縣
 尊後觀者哉

花來涑光山越明年政成訟息迺詢同僚及邑之
 耆德曰方今文治洽洽黨庠家塾比郡相望近代
 則有書院精舍之設所以育人材廣教養者亦吾
 縣所宜有况先賢司馬溫國文正公實生是邑眾
 翕然樂從乃買縣治西偏故地黃表若干畝仍其
 舊而增飾之名曰涑水書院堂為七楹中設公像
 名曰粹德堂左以屬賓客右以延師席闢齋五聚
 邑士之俊造與幼而學者分教之游息之所講肄
 之室庖廩井廡靡不備具貧而無資來學及四方
 宦游者至則如歸復置田畝若干歲入以贍且以
 供祀事士子彬彬然相與揖遜於其中日講周公
 孔子之道詩書六藝之文明人倫厚風俗於是乎

藝文

在歲時以祀率諸執事肅然就位盥洗周旋登降
 拜伏籩豆靜嘉禮容有恪神之來享也無疑矣古
 者德被一鄉化行一邑民猶廟祀不忘况公生之
 邑哉嗚呼公陝之夏縣人德業出處備載之史其
 居於洛則憂國出為相則憂民蟬冕不知為貴布
 衾不知為儉至誠感人心盛德服後世兒童走卒
 皆誦公名其所論著上自戰國下訖五季垂鑒將
 來厥功大矣宜其列諸大儒從祀先聖千載而下
 欽仰之

鄭擇善衛輝府城碑記
 郡城之築肇自東魏歷代廢置備載
 郡志此不復論歲月既久不能無傾廢者矣至正
 辛卯總管東明朱守諒仲威以累任風憲來主郡
 治興滯補弊殆無遺憾一日謂監郡曰軍儲之重
 府庫之積與夫居民之夥非城池將焉與守乃選
 徒庸徵材用計餼糧具畚鍤事期揣高下力不
 足則勸富民以資之其功不亟不徐使人歡忻鼓
 舞樂事赴工不數月而城成上又建譙樓四隘鼓
 以欄檻繞以箭牖顧盼之間煥然一新望之翼然
 過者改觀所落成公以吏持狀謂僕曰功畢無紀
 將何以示來者君其為我志之辭不獲已乃繹其

意而告之曰孟子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昔尹鐸為晉陽保障繭絲之戒卒濟其用此
 往事之明鑑也可不務乎不然金城

王傳文耶律
 湯池將誰與守公曰然於是乎書

丞相祠碑記
 究觀載籍選考往哲或有德而不得
 其位或有位而不得其君或得其君

而不遇其時或遇其時而柄用不久致功業無聞
 名聲鬱闕者可勝數哉若夫負經世之志事有為
 之主遇可行之時居久任之位諫行言聽膏澤浹
 於天下為當代佐命元臣者其惟先正中書令耶
 律公平公遼太祖長子東丹王謚讓皇帝之八世
 孫金道陵朝尚書右丞文獻公之季子字晉卿不
 書家尊大臣也人品環瑋器宇弘博六經諸子之
 書百家眾流之學莫不該貫又邃於天文星曆奇
 遁卜筮之術進修遠業詎與徒老之嗟陸沉下僚
 以待可乘之會惟后非賢不父太祖皇帝雅聞公
 名徵請行在相見恨晚一之日束帛加壁二之日
 萬金百鎰夜半前席晝日三接乃其常也從上之
 西征也馮牙之際雨雪三尺上以問公對以必克
 之象庚辰冬大雪上問何徵對以峻魯檀死於中

野皆如其言又回鵲司天奏五月朔日蝕公曰不蝕及其期果然後一年公奏十月望月蝕回鵲奏不蝕至其夜果蝕八分自時厥後凡天動星變伐叛取國莫不容諷休咎之應罔有差忒上嘗語侍臣云公天上事尚知况人間事乎又嘗謂太宗曰天以此公賜我家爾後疾政當悉委之如魏道武之得崔浩遼太祖之得韓延徽似不是過所以著此者見公得君信任所以然也國俗稟朔莫雄強之氣統狼虎必勝之師天威所臨罔不振蕩糜滅公每以政人命為己任至東印度鐵門關得能語之獸上恠其異召公問之公對以此獸名角端出見則主天降禎祥於國家欲陛下之神武不殺也於是考近數國舍而不伐詔即日班師神道救人權輿於此聞燕薊留後嘗私怒殺人以車載其首者公惻然憫之曰不意法之弊一至於此遂奏下令乞應死者申朝待報自是羣國諸侯不敢擅殺矣其扈從太宗之渡河也汴京旅拒日久城几潰近臣奏國有常制悉當屠城上將從之公曰方諫止之口所以爭天下本為土地人民也得地而無民將焉用之公以百色五言三教歸心衣冠旅屬如

養蠶絡絲之類各奏其必用之具區別有方詔皆從其請仍令各路有司給農種房舍以均贍之公又建白除藏逃之禁著恩養之令平民免連累之辜適亡無饑殍之患矣陝洛洞穴之民畏死不敢出公奏命給百旗以招徠之山外二十餘州未降奏恩詔以貫死國家所以無亡鏃之費悉舉而有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乙未括戶之後如宅外寄留之驅戶准公奏籍既定悉免為民如此類計其所全活何啻百千億萬人乎老氏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其後以戶為戶之議遂寢又奏收宣課以供國用塞中原止可牧馬之說本息相侔止債家徵羊羔之利盜無顯迹革事主虛報之償繭絲則戶止其斤租則畝止三升商稅則三十之一迄令以為制者也括戶以後民多逃亡各路申聞公奏免三升餘萬戶減租賦三之一以戍戍旱蝗奏免當年差稅又奏軍民各異兵不與民賦民不與兵役迄今以為利者也而又止漢地拘牝馬之請止天不刷室女之請約法十八章以範民陳財務者豈徒然哉其餘損益合節變化應時樞機周密

品式備其乘鈞軸二十年天下受其賜者不可縷
 數四時之序功成者去公既薨謝之後柄政者雖
 欲繼公經綸之規模難已禮記曰太上立德其次
 立功其次立言是之謂不朽若公者可謂不朽矣
 祭法曰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
 則祀之若公者可謂直祀矣詩曰有斐君子終不
 可諼兮若公之盛德至善天下之民豈能忘之也
 汲郡共山百泉安樂窩州民於此構祀宇塑公像
 而祀之舊矣至元辛亥之春公之孫希逸為本道
 憲使奠拜祠下睹其椽棟欹傾階基圯裂神儀黯
 翳慨然嘆曰吾祖功存王室澤在斯民而祠弗稱
 旌紀寂寥乃命更其廟貌新其像設伴來寓書以
 祠記見屬傳記謂善化一鄉智勅一官者猶且碑
 去思而頌遺愛若公之功德雖黃童白叟皆能頌
 而歌舞之况秉筆之士當簡淇園之竹墨百泉之
 波大書特書而不已者豈有愧辭乎至於興禮樂
 立制度恤刑罰定官制建國家萬事憑籍扶持之
 基者皆不暇著著其實惠之在民之不忘者以昭
 示永久公之子中書左丞相多鑄字成仲希逸承
 相之第九子也其餘諸子布列臺閣寺皆有能

聲公平生所積宜其有後如此也莊子謂九萬里
 風斯下者以其所積之厚也其流慶方隆而昌乎
 路曰阿衡佐商爰陟成湯尚父作周京彼武王蕭
 張輔漢房杜相唐聖賢相逢治具畢張以奠人極
 以維乾綱惟中令公異世同方巍巍明堂公為棟
 梁浩浩巨川公為舟航與邦有言制國有章民方
 仆僵公生不傷民方告饑公食糗糧民方號寒公
 衣襦裳既死而生既賤而良民戴公恩天地莫量
 尸祝社稷未稱報償百泉之旁百門之陽有赫者
 靈公之廟堂丹曠塵暗庭廡草荒公之諸孫峩峩
 奉璋來致孝享徘徊涕滂尊舊增新益大以光邦
 民歲時祭祀蒸嘗荔丹蕉黃桂酒椒粢千秋兮萬
 古永祀公**吳澂十賢祠碑記**河洛之間四方之中
 今不忘也其所和固以為聖賢之所宅周成王時營建東都
 以會諸侯周公大聖畢公大賢俱以父師之重尹
 其民平王東遷遂為王國吾夫子亦嘗一至而不
 久留也由漢及唐名士大夫之居洛者不一而皆
 未若宋中世之盛蓋吾夫子得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道而不得天子大臣之位道不行於天下而

私授其徒然推顏子曾子二人得其傳再傳而子
思三傳而孟子孟子沒而傳者無人夫子之道泯
矣歷千數百年之久河南二程子出而孟氏之傳
乃續同時邵子衛人也司馬公陝人也皆遷洛中
張子秦人也亦以邵程之在洛而時造焉五賢之
聚於洛周畢以來之所未有也洛人張順中多其
鄉之有五賢又思程子之學其原肇於營道之周
而其流衍於婺源之朱廣漢之張東萊之呂至覃
懷許文正公尊信四書小學書以教而國朝士大
夫始知有朱子之學帝制以十賢從祀孔子廟後
學躍然有所興起順中白其父市地於洛城宣仁
門之北購祠屋祀十賢以致嚴事之誠其次以邵
周司馬張程朱張呂許為序蓋以齒之長少時之
先後定也來京師求文以試予謂順中庶士也有
志尊慕聖賢之學可嘉也夫果能尊許文正之教
而上達於司馬以行天下之達道循朱張呂之言
而上達於程張邵周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實學也
他日有光河洛其不在斯乎若徒立祠以祀之則
亦虛文而已道者人人所同有聖賢者人人所
可學其為之也亦惟實爾其力耳順中曷哉

李

松真蓼王廟碑記

夫高爵重祿聲名震懼於天下

忘祠而祀之者惟其功德加於民也春秋五伯非
不強且盛也用兵相雉殺人無忌在昔之氓咸有
偕亡之誓何祠之有哉湖陽古蓼國也堯封皋陶
之胄居之猶周伯禽封於魯也皋陶明刑唐虞疎
謀簡策歸功於帝德降於民可為天下萬世法自
建國立宗百世之後為強楚所滅滅文仲聞而哀
之曰臯陶不祀其可忽諸隱蓋春秋之時王者之
道衰井田之制廢諸侯渝盟互相吞噬誅討莫加
紀綱不振楚之滅蓼也何足惟哉惟蓼滅迄於宋
季幾二千載城復於隍宮為禾黍山麓斷隴之間
遺祠猶存繼世繕修代不之祀北兵南下由此啟
行劫於烈火煨燼無餘矣宋地底定之後鞠為茂
草誠可哀也邦人之情孰不起高山仰止之思哉
於是戢除荒穢因基就趾廟廟具與嚴覲藐然稍
稱神之居也後增長源不顯順王迭為配享積四
十餘稔矣茲者汴梁營田提舉裴世英卜神門之
南因其亢爽不假客土而亭成登眺豁然一目千
里特可尚也舊廟無碑世英因士夫秦信請予記

之丞言神之靈應雨暘時若凡有大旱異災告之於神無不捍除予聞而嘆曰鬼神之神德絕不可明雖然石言於晉神降於莘於傳有之故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職競由人不在神也予述夢國廢之疑者與作廟之由以見其意焉

王頔膠東侯廟碑記 壬辰冬十一月有六日沐日實豐呂元甫經兵亂棟宇傾圮神居得無恙乎因鳩資俵役遠近樂為之用經營者凡數月告厥成功仍其故而新之堂之西貞珉在焉以年代逾遠殆為風雨之所震凌其文漫滅了不可讀近又缺然仆而分之俟其好事者復立於石蓋闕斯文願先生備述其事頔曰侯東漢名臣也當建武中興之際其元勲偉烈書之簡冊昭乎日月揭太虛於萬世有不可掩者頔何言哉竊嘗聞之褒忠以勸臣之義聖主不忘人之功鐫石紀實告大來者此碑之所由興也謹按侯傳取其大畧得以詳之矣侯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舞陽李生稱為將相之器新室末嘗聚數百人居羽山自號將軍聞

車始亂携眾歸漢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署為將軍督盜賊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至信都遷徧將軍觀其技耶擊青犢戰五校降陳橋每被羽先登所向皆靡眾服其驍勇建武二年拜執金吾封冠軍侯時南方未平鄧益強帝召諸將議其然請行帝喜曰金吾擊鄧吾復何憂遂遣大破之降尹尊盡平其地明年春與帝至宜陽降赤眉將軍征伐未嘗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鏑帝以其敢深入常令其從征而壯其勇節諸將論功自伐未嘗有言帝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封膠東侯知帝欲罷干戈修文德廼與高密侯刺甲兵敦儒術帝深然之遂以列侯歸第闔門養威其後朱祐等薦侯宜為宰相帝命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思遇甚渥善哉蔚宗之言若賈之不伐足以感動三軍而懷敵人故克成遠業終全其慶頔據實而言非敢妄有加焉噫其生也炎朝之帝將其往也異代之靈神祀典曰有功於民則祀大哉巍乎侯之功血食於一方蓋宜矣陰相其福享名無窮是宜闔郡歲時致祭祠而像事之父老潔

其衣冠陳其黍稷香火之奉奠以少牢惟恐其後也願遂作迎送神歌四章俾陳於前且以慰邦人之思其詞曰雲旂搖搖渺何許神之降兮自靈宇香風冷冷肅其雨嗚呼一歌兮歌以迎黍稷明德今惟歆誠其二曰冠軍威名驚照耀萬古巍然奠廟貌邦人敬之薦蘋藻嗚呼再歌兮神意安雲車騏馭來人間其三曰金吾金吾名可紀折衝神威制千里當時公孫堪比擬嗚呼有歌兮歌以辭有功於民祀奚疑其四曰我侯為臣忠世祖功烈中興當建武定封膠東乃其所嗚呼永歌兮歌送神陰相以福苑溟帝學廟碑記 睢陽南四十五里有邦之民未 苑溟帝學廟碑記 剛阜蟠踞爽塏實古高辛之墟上有古城城有古丘丘之陽有帝學祠祠有二碑其一宋開寶六年其一金崇慶元年聞諸故老石刻尚多皆毀於金季史記云高辛地名因以為號馨名也載諸史牒歷代祀典可尋其殿宇歲久圯壞雖嘗有脩之者皆弗克就於是鄉耆張信等相協傾貲因其故基鳩遷良材創建正殿三間基址柱大棟宇弘敞輪奐炳耀聖像增新見旒顯若仍圖八元於東西離幕凡筵罔不畢備始構

於天曆已巳仲秋落成於至順辛未季春參政贈湯王公仁齋命掌書苑溟作文以紀其實竊謂帝之德業世系廟之沉革廢興前碑考之詳甚茲不復載敬作迎送神辭二章貽鄉人歌咏使興起敬慕之誠俾無怠也辭曰帝之來兮乘蒼龍赤豹先戒兮黃羆從衣丹霞兮烜赫佩明月兮玲瓏惟帝陟兮茂禎福惟帝格兮夜燠肉翔龍兮非兮愚衷鸞輅兮雲中沐蘭浴華兮弱質飲芳食菲兮愚衷歛參差兮奏疏越擊玉磬兮叩金鑄舞靈巫兮媚嫵奠桂酒兮芳醴帝之來兮不來千秋萬歲兮故宮右迎神帝之去兮駕玉蚪畢力並轄兮飛燕騶節煌煌兮捐金玦鑿巖巖兮還瓊輶惟帝福兮雨暘若惟帝威兮疵癘瘳玄冕拱兮豐樂翠華竦兮隱憂薊石泉兮清酌采澗蘋兮潔修築蘭房兮桂室張蕙幌兮荃綢仁為樽兮義為俎忠為肴兮誠為羞帝之去兮不去千秋萬歲兮神州右送神

王磐龍巖寺碑記

山水勝槩而去府城為最近者曰龍巖龍巖為寺不知始於何代金大定間有僧曰憲上座得法於

大尖山廣和尚遊方至此徘徊瞻眺謂其從者曰
此地前臨洄水右倚太行草棘之間廢塔猶存古
精廬也是可居矣乃謀諸里人里人曰師能留居
願以奉施居逾年學徒稍集日益衆多營繕締構
曾未寸稔而荆棘瓦礫之場化爲寶坊金地憲老
以傳其潤潤傳其琛琛能世其業後值金李喪亂
所謂寶坊金地者復化爲荆棘瓦礫之場矣琛有
弟子曰德清避亂遊歷四方事定來歸曰先師故
道場也吾不可以不葺與其徒刈荆棘驅虎狼架
蓬茅於坵垣以庇風雨而託棲焉今三十年矣而
佛殿法堂鐘樓僧舍齋厨庫廡山門廂房金碧像
設旛摩彩繪畫復承平之舊而宏敞緝密有加焉
噫土木之崇麗象設之莊嚴皆有爲法耳雖不繫
於道而道實寓焉蓋常人之情觀崇麗之境則嚮
慕之意起瞻莊麗之容則肅敬之念生此象教之
所以有待於修飭者歟及其獎也則事外而遺內
務觀美而無踐履之實崇堂邃宇徒自尊高刻楸
丹楹漫爲勞費其於光揚佛法滅度含靈之道果
何益哉故德爽則手楹不足道在則環堵有餘若
清者其近於道矣捨衣孟自奉之資合檀信願心

之施財不蠹國役不擾衆麗不至奢儉不至陋餅
錫駐於一方而道化行於四遠師安陽人姓王以
幼從琛學佛日誦千言及長徧通諸經論議鈔疏
皆能闇誦朝廷嘗遣使者閱試天下僧尼自真定
以南師舉首五臺山資圓戒會衆推師爲壇主開
平府新宮成詔集天下名僧設道場以落之師陞
座敷暢真乘稱旨明年大駕南巡師朝行殿於相
臺之南賜號宣明雄辨大師師爲人外融內和趙
魏間學佛者咸尊師之其弟子澄昭澄志等曰自
昔精藍名刹形勝之地必有金石記識題刻非真
爲觀羨也所以掄揚道化紀述事功昭示來世俾
有考焉耳今吾師謙抑韜晦退託而不爲吾儕又
復因循不能有所表白建立則將終於晦陋而已
乃相與礪磨堅石詣予求文予旣嘉師之能自信
而篤於其教又喜二子能推崇其師之德而期於
有聞也爲次第其始末而繫以銘辭銘曰梵宮胡
爲來此營法不孤起綠境生道人天眼識王氣手
拾瓦礫開榛荆一庵本不求餘贏戶外樓滿日益
增漸看木杪眺飛甍鄉閭喜聞鐘磬聲人心慈良
佛化行熙熙樂土稱太平一朝劫火移丘陵世間

成壞無足驚清公嗣法法載廢學徒仰之如景星
千經萬論浩渺真扣之即如餅水傾龍嵩棟宇廢
復興盡還舊觀加恢弘子孫才賢相繼承法輪常
轉無時停昭也沉默趨佛乘志也彊毅持門庭有
不知者視此銘百
千年後如丹青
曹居易寶巖寺碑記
蓋有寶巖寺云山形林影侶出黃華天平之右羣
峯撐空一掩一映雲煙草樹雖善繪者未易爲此
又於陰崖絕壁間夜或作金光如燈火然神幻不
可致詰者前賢誄記最多行於世目曰金燈集是
已歲已亥夏六月宜差奉御江淮安撫使粘合公
道出相下爲蕭使君作寶巖之游主僧因語及此
公乃夜禱之未幾從者皆曰異哉初如螢漸如燭
微而墮者如星隕疾而過者如電擊或焰或燼乍
隱乍見一時賓僚稽首恍然僧衆誦公賀曰相君
福人也且致誠故能成此勝緣不淡旬皇帝詔公
代其父丞相南伐相知行臺軍馬事大饗隆慮或
云疇昔之禱斯驗歟僧四乞余文以記之余曰事
苟涉恠誕固非吾道所取雖然韓潮陽之石廩蘇
登州之海市世代人物自不能齊豈精誠感召之

際而造物者亦有所適莫耶况自禁祿公至於丞
宰丞宰方爾而復有公其所以光明烜赫者焰焰
相續而照耀當世噫此非公家無盡燈耶此燈能
燃之而使此山相始終是所期於公也公曰余雖
不敏請
事斯語
王暉紫極宮碑記
初公既參丘尊師於海上長春日其氣志非凡殊
彌異之居無幾何命主馬坊之清真觀迨國朝士
寅歲聊揖趙侯請師住持郡之玄都宮於是鶴馭
東遊道出敝邑汲長趙實扈林聞師道價重一時
以治城崇道里隙地廣六十武縱則倍之奉師爲
玄覽別館訢然許焉率其徒張志洞等結茹以居
閱地得石上刻宋太宰張邦昌詩因知爲吳越錢
氏子孫棟華庵故基師留僅一祀而西還淇上方
履滿戶外每以逸居無教爲慮因集其徒而告曰
吾大方家雖清虛自然爲宗以應時衍化爲重詎
容山林長往歸潔一已乎且吾行天下多矣未若
衡之土中而處會俗美而易化不於焉闡吾教尚
何往然祝延寶供香火焚修之所非大壯麗不足
以張皇教基竦道俗瞻敬之心也乃命門徒孟志

玄趙志朴率眾下商洛之方跋涉艱阻以歲月得
木萬計遂建正殿七楹內設三清大像示至道之
原也中起通明觀後復作七真殿見玄教之傳也
下至壇墀神閣齋室庖廐庫蔬圃莫不備舉師
素負巧思志堅而氣充規模位置意匠中定不待
畫宮於堵而為效用者之法要使堅完鞏固為數
百年物尋師委蛻遺命志朴等曰今功將集無以
吾存沒有間勉強前修以卒吾志故吾志朴三十
年間焦心勞思攻苦食淡繼述師訓猶一日然今
則繪彩供張截然一新金光五雲絢爛溢目宏麗
靚深為一方偉觀其工費之廣自力其力初不外
假而眾忘勞焉寔經始於壬子之春迨至元甲申
秋工告訖功志朴乃述其師之行業與夫興造本
末踵門磬折謁予文者再余以鄉梓盛蹟且與師
有談玄之雅勉為叙次之師諱志起濰州昌邑人
幼業儒既而以異夢有覺遂入道為人氣貌魁奇
操行清峻通古今善篆籀樂與名士大夫遊至於醮
祭之獲福雲鶴之顯應所在驚動世人之耳目者
為多遺山謂師外朴而內敏質直而尚義似夫墨
名而儒實者蓋確論云宜事業成就如此至元戊

寅志朴以師德請於朝蒙敕定仙號曰弘真體道
真人若志朴者於師弟子之禮始終盡矣尚猶以
師不親道緣大成為歎予慰之曰不然昔真人舍
清真而遊博去博而終稅駕於衛今雖遊無方其
眷戀於此也必矣况共衛間名山勝景固為小有
洞天如玄元化現於仙山公和舒肅於蘇門海蟾
留題於白鶴仙蹤靈貺前後接踵見於方志雜出
於傳記之說者昭昭矣異時馭風騎氣追陪真仙
安知不過故山而留語滂華表而增懷而為孫劉
絕塵之舉也邪仍作歌詩詳見師志俾刻諸貞石
雖綿亘千祀庶幾來者有所考焉其辭曰道家者
乃黃老之常經有時主直為世程祈禳醮祭由是
生像緣教設雖強名雄樓傑觀相崢嶸猗嗟先生
起營陵魁偉德業玄門英至人未免安素行河山
兩戒盤金庭方花古礎排巨櫺紫雲為蓋青雲城
羣仙媿列須皇靈紫垣落落雜天星先生演化意
有徵後孰倦焉先生營庶用張本道可與陰助王
化歌清寧大緣未竟歟上昇門人攀慕涕雨零歲
累月積大有成惜不久視為宗盟仙宮洞房本不

屬神遊八表風冷冷來過故園宜少停紫極夜氣
開蓬瀛追攀逸駕非吾能尚想為國儲休禎風時
雨若穀不螟一洗澆俗還淳誠我胡祗通新開天
詩刻石向千齡要作華表歸來銘

平水碑記 人之生也水與穀而已人不食飲七日
饑避兵以藥辟穀者惟水不可廢養生者亦以燕
玉池之水為能致壽龜蛇不食不死以得太陰之
精而陽不能凋花木土植而生折置瓶盂養之以
水則自芽而葉自葉而旬日終月不死然則水之
利萬物萬物之秉命乎水其利溥哉故五行生成
後先而水為之冠布五氣而行四時流而為江海
河漢霈而為雨露霜雪雖天地復資以榮豈特萬
物哉

惟水為難得鑿井淺者百餘尺深者倍蓰綆如牛
腰人不能舉歲當暑旱泉縮居民環井而無水
時瓶甕不盈民大以為苦村落鑿井盡土而無水
者猶雨水以飲撫字之吏前後相承無如之何州
西三十里水出天平麓洞歷山而來甫踰中路阻
以巨石伏入地下不適民用至元五年春前江淮

等路安撫李公漢卿來治是州下車撫民勸農問
以利病教條既布詢謀於眾導水以東以濟渴以
溉枯稿眾踴躍從命不督而疾於是公同僚達魯
花赤石抹乞打及州判李讓親畚鍤碎巨石以火
墮高湮卑順流而行滔滔汨汨直抵城下役不再
集工不三宿闔境之人以公有潤物之功而感公
之仁能見前後臨民者之所未見而嘉公之智刻
石記事求文於余聞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惟
豈弟之人則可以子民子民之道順民之所好去
民之所惡知天地歲運之豐歉而預防其禍開山
澤林藪富藏之秘以適民用至於辨賦斂集戶口
警盜賊給土役此一介里胥亦能之古之人所謂
循吏良吏則非也余識李公舊矣天資豈弟疏水
之政固美矣消瘴閉腫之疾流於塞滓穢之惡
濡枯潤稿其利非一雖然特仁政權輿也異日
知黃穎川龔勸海惠政良法所去見思此亦未可
量也磨以歲月汝眾當自

郝經美里周文王廟碑
知之眾喜曰唯請勒諸石

記 相之南屬邑曰湯陰去朝歌五十里而遠故殷
紂畿內地也湯陰之北道有古城圯覆之餘

猶峻絕屹然以其隘小而逼故土實其中幾與堞
 平乃紂拘文土美里之庫也前有文王廟祇存數
 楹一碑斷碎不可讀然過者遙望必披荆棘拜謁
 咨嗟而去莫不尤紂之兇閔聖之厄於是屬諸相
 臺總管蕭侯使新其廟以勗斯民善善惡惡之心
 重為序事曰昔有殷既錯天命受流毒逞戾殺九
 侯醢鄂侯西伯聞而竊歎怒而拘之美里西伯乃
 推天命行卦觀象繫辭設戒恭畏警省益篤臣節
 七年諸侯皆從之而受始歸之於是天下不直受
 而共起亡殷嗚呼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而
 不貳七年拘繫畏罪自責而不校以憂患作易反
 身脩德而不怠此文王之所以聖也或謂文王在
 美里使閔天泰顛等以賂悅受而獲免及受命稱
 王者皆妄說也若然則與於天下有意於得失非
 所以為聖也韓文公作拘幽操謂為臣罪當誅今
 天王聖明可謂知聖人之心矣銘曰業業狠土兮
 至今崔嵬適以彰聖德兮驅天下之歸易之多戒
 辭兮憂世之衰而繩已之違不入於朝歌兮吁嗟
 乎美里之祠則雖舊邦其
吳炳河南行省增修堂
 命維新廟其可不新兮

無碑記

聖元以幅員之廣建行省十一惟河南密
 邇京都為腹心地乃者皇輿再經奉迎無

失相臣僚屬益不輕授省署則凶勝國之故明烈
 階序延廣峻折足以治事展禮觀示遠近歷年滋
 多隨敝隨葺然未有能拓其故者至元三年歲在
 丁丑春月里帖木兒公來為平章政事左丞怯烈
 公參知政事囊加台公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是
 等咸得其人上則同寅協恭下則總齊裨贊一歲
 之內百廢俱舉乃飾中堂廡周其外承塵板壁以
 綵以繪作屋三楹於堂西北度儲用器設史典守
 高其前門以容車蓋復買隙地以廣西坦徙架閣
 東庫於居椽之廡凡七楹補塞罅陋迄於完整顧
 工買材民競趨赴不數月而告畢往來之賓受事
 之吏道出於汴皆收觀焉落成之日會燕用樂僚
 屬咸在酒半合辭言曰是功就緒不可無記而難
 其人以炳前承特召忝職史館文諸金石似無不
 可乃伴賓椽就授簡焉炳惟平章公以下世德重
 望敦大博碩奉以上忠惠下以郵謀不專成動必
 問法是省之大越數千里民司軍政宣闡路府州
 縣百職罔不聽命繭絲保障於是兼在消暴抑強

扶植良善奉宣皇猷推布恩紀慶罰所及陽舒陰
閉若是其重也復能不遺細務以飾省署內以容
衆外以示民不腆之詞弗稱爲記異時繼登政府
周視棟宇因思前功無替於後以葺其敝是記之
作不爲無助董是役阿思蘭海牙韓元英云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四

終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五

藝文十一

碑記

明張孟兼商巫咸祠碑記

惟書曰在太戊巫咸父我王家又曰在祖乙時

則有若巫賢巫賢巫咸子也則巫咸父子世爲商
輔相矣而巫咸尤見諸于百氏書夏邑有山曰巫
咸頂志以巫咸隱於是爲名頂故有巫咸祠惟遺
覽焉而莫知其所始山麓有廟尋廢蓋宋崇寧間
邑大旱禱巫咸而雨請于國賜封王號見斷刻云
洪武八年冬縣令闔育等卽其頂作新祠而以巫
賢侑惟巫咸古賢臣也生而爲治功在王室沒而
爲神澤及後世矧能出雲爲風雨而民以望歲者
望之其可謂靈也矣是宜食享其土不誣乃爲作
迎亭送神詩使敬祀之而亦以記其成焉詩曰巫
山兮巉巉神隱兮中巖神去兮千古盍瞻兮我土
神化兮爲雨風雲兮上下吁我民兮匪神何怙山

雲兮浮浮神宅兮山之幽神降兮我留於薦兮我
羞我享兮以雲匪鼓鐘兮為娛吁願我民兮不渝
神享兮何之風雨兮其馳神我兮不違
我望兮以思吁樂歲年兮惟神自茲
薛瑄許魯

齋祠碑記

新鄭縣西山大隗山之左里曰陽緩元
魯齋先生許文正公所生之地也先生

世家河內金季其先人避兵是邑實生先生於里
中金大安已巳歲也縣學有祠以祀先生其事具
於碑今碑存而祠廢士大夫之往來與凡民之向
學者或嗟嘆以為缺典江西南鄧麟訓導邑庠乃即
夫子宮墻東隙地構屋三間作先生像於中以時
致祀既而求記於河南僉憲劉公咸公以推余余
憶往年過是邑鄧方謀作祠又二年再至祠成久
矣鄧之志可嘉哉於乎先生之道之德之學所以
紹程朱之正傳淑萬世之人心者固不待後學小
生之稱贊而獨念是邑乃先生誕生之地顧祠宇
久廢人心缺然無以寓敬鄧能因心與事作新斯
宇使凡進謁庭下者如親炙先生若克然有得而
退其有補於天理民彝不淺矣遂書
劉咸伊川書
其事以告後之人俾無替於承祀云

院碑記

永樂丙申秋余自西川調至河南間嘗出
巡伊洛過兩程夫子之鄉往往訪尋遺跡

而不可得一日道經鳴臯見莽蒼荆棘中敗屋歸
翳獸蹄鳥跡交乎其中有限因取捷造之至則蘿叢紛
摩挲石刻而讀之然後知為元敕賜伊川書院蓋
上以奉先聖先師其殿兩廡東則以祀程夫子兄
弟及濂溪康節橫渠溫公南軒東萊晦菴九先生
西則以祀魯齋許文正公而其文實翰林直學士
薛友諒所撰其書實趙文敏公之筆也因再拜其
下發為一詩以遍示河南諸學官冀或有以相予
新之者後予以公務所羈足跡弗及再至距今又
七八年以向之所冀者竟無一人義舉而其傾壞
視昔所見尤甚也予乃盡出廩資以付河南府經
歷解希淵嵩縣知縣吳祥伊持以為謀始之計而
郡中官屬若知府李遵義教授楊旦以下聞予茲
舉亦皆忻然割俸以相厥役未數月殿廡像設煥
然一新工既訖予又恐夫繼今者或忽其事而莫
之重也乃命有司歲擇謹厚者一人復其家俾守
之而因以書其事始末于石庶俾後人念其成之

不易相與扶翼陳講都指揮使司題名碑記河南
 以保其勿壞都指
 揮使司在國初為行都督府洪武五年改設都指
 揮使一人同知僉事各一人與藩臬並列為三司
 舊亡題名碑往蹟莫考亡所勸是歲都指揮中
 山胡君永錫自僉書擢掌司事洎其察湯君卿張
 君蓋臣孚志協恭圖舉厥職視諸垣宇就敝列狀
 兩臺請出官帑帑市材鳩工治頽葺壞表其坊曰專
 闡丹彩晶爛萬目改觀諸廢既飭遂稽往牒自毛
 公禮而下得若干人亟揭爵里姓氏鑱諸鉅石屬
 予為記講曰昔者黃虞之世大道無為已不廢武
 蓋陽舒陰慘大之道也文經武緯治之則也俎豆
 于戈一張一弛故能耀德宣威廓清寰宇後世後
 聲容而忘武備棄險阻而就偏安如宋之不競可
 慨也已國家稽古建官內設五府將於六卿外設
 都司並于藩臬豈非文武並用兼制中外者乎河
 南奠于中土迺古韓魏諸大國之地所謂天下之
 樞也執其樞以運九州其地不重乎平原千里大
 河中流無名山以為之限進不可攻退不可守西
 南逃遼遼民俗曠悍盜鑛掠貨騁馬鬻瓜率歲為患

采章之寄闔司專之其任不重乎所轄十三衛所
 什伍之簡練屯戍之更番車騎之鈎考器械之整
 齊城堞之繕修芻糧之儲峙皆王臣者責也其政
 不難舉乎是故非勇不振而驍警者或傷于疎鹵
 非謀不成而膠固者或闔于幾微非廉不威而矜
 持者或淪于軟靡非才不集而穎銳者或峻于侵
 削是以君子養其勇必正畜其謀必審勵其廉必
 終克其才必弘四者具而後政可舉任可勝也故
 有治人無治法試攷列名於石者豈皆無惡于是
 乎故稽名實則淑慝辨訂是非則取舍彰然則茲
 石者非所以昭勸戒哉夫前者今之監也後之于
 今如今之於昔者淑慝是非炳於黑白千古不磨
 毋使後人而復取舍于後人
王誼鄧州城碑記鄧州
 則有人有政茲石誠繫重矣
 禹貢豫州西南隅秦邑為穰隋唐改鄧州宋金因
 之元初都督史公以其境接襄陽更築外城二十
 四里三冬而城成居民輻輳邦人目其城曰子城
 焉南北混一承平日久子城日圯元末有寇王權
 據是城元兵攻之寇自潰元將恐寇復據不能克
 乃毀其城火其廬無居守者二十年明興掃除羣

寇民之懷土來歸者率匿山野洪武二年冬十一月命金吾右衛鎮撫孔侯顯守禦是州兼知州事以兵士五十人從之侯抵襄陽訪鄧之流寓得麀裘推及耆老劉孝先者導至故址侯於是冒霜露披荆榛收集散亡與舉廢墜規為新城三年冬十月上聞侯治狀賜世襲誥命四年夏城成公私屋宇亦完市井募布民之附者日益眾焉是冬籍軍士千餘人編民千七百戶六年秋朝廷以功擢侯千夫長掌印專理戎事不煩州政蓋優之也且調南陽衛千戶李侯德副之同寅協恭日嚴夜警戢暴防奸域民衛眾之計備矣群黎有賴四境無虞野耕市易文恬武熙皞皞如也故公劉之遷幽周公之營洛召虎之徹江漢雖功業巨細之不同然其理則一也今侯再造夫鄧建千載不拔之基所以厚民生興王化藩屏邦國之意非利一人一物之功可擬也故書之以俟太史氏之未錄云

周遜昭烈廟碑記 距南陽城東四十餘里沃壤平巖約二里許環其麓僅五六里餘白水豫山襟其其前層巒遠嶂環列左右山則巋然中立獨秀世傳漢昭烈嘗駐兵於山後人慕其德遂建祠以祀焉歲值旱蝗鄉民致禱無不應者丁元季兵燹之亂祠宇不存國朝洪武末耆老溫德即故址重建迄今又四十餘載風雨震陵棟梁朽腐瓦飄毀將為榛莽之墟矣宣德壬子涿郡劉君魯來尉南陽嘗因公務過祠下見祠廢毀慨然有志修葺而弗克就今年春以丁外艱去職嘆曰有志於神而命督老溫雄代董其事而雄乃德之孫也非維能以君之心為心克勤厥事又能以其祖之志為志悉心殫力於其間凡不足者郡守陳公正倫為之助經始于孟夏之月落成於仲秋之日為廟凡三楹復繪塑昭烈諸葛亮關羽張飛諸神像以祀之既訖工堆來請紀予謂之曰昭烈蜀先主也當漢之末曹操挾天子令諸侯豪傑之士莫不折而從之獨諸葛亮知昭烈為帝室之胄偕關羽張飛委身事之建都西川以誅曹復漢為志其後雖天不祚漢而豐功盛德續夫帝王之統歷代相傳自有於民也由其枉駕草廬駐兵茲山後人慨想遺蹟

丁南通志藝文

於民也由其枉駕草廬駐兵茲山後人慨想遺蹟

而祠祀焉非曩也敬所思也且民心思慕千載如
 猶必顧懷遊憇來茲所以後人祠祀早蝗必獲其
 福今祠既毀詎可不葺之乎嗚呼善哉雄之言也
 劉君葺斯可謂尚德之士矣矧劉君為政三載民
 咸德之不惟修舉廢墜於在任之時能修舉於去
 任之日可謂能於治民事神者于謙開封府學敬
 也茲因其請為書諸石以告

一亭碑記 夫子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亘萬古而
 經昭揭宇宙日月之照臨也教化之澤洽於人心
 雨露之霑被也所謂生民以來所未有而三代以
 降君天下者未有不循此而能治者也國家列聖
 相承咸用此道內而京畿外而郡邑皆建立學廟
 以祀孔子以育才俊所以資化源而崇教本也開
 封為中州甲郡故有學廟歲久隳圯儀觀弗稱前
 郡守黃公瑾有志作新成功僅及一二而以休致
 去今郡守舒侯下車之初即以興斯文為已任遂
 極力為之方牧諸公咸捐俸資以助經費於是增
 庫而為崇闢隘而為廣餘嘖而為華自禮殿講堂

以及諸生肄業會食之所莫不畢備規制宏麗視
 昔有加郡博士黃宗謂此不可以無紀因率諸生
 來請余言惟夫子之道如天朝廷作人之化亦如
 天諸士子生際盛時沐浴清化又有賢方牧郡守
 以作典之廟學之新文化之新也儀觀之盛士風
 之盛也關係豈偶然耶為師弟子者朝于斯夕于
 斯絃誦于斯遊息于斯其亦知所本乎苟知所本
 則涵養本源砥礪素行學必造根抵而弗專事乎
 言語文字之末異時出而致用得志則力行其道
 時與志違則求無愧於名節無愧於天地鬼神而
 後已若然則無負於聖人在天之靈無負於朝廷
 作養之化而亦無負於天矣其於郡守作興之意
 豈不重有光耶侯名瞳字仲曦浙東姚江人以進
 士起家拜黃門郎被薦出守是邦是舉也足以知
 其善

魏驥汝寧府儒學碑記 汝寧府古蔡州也元
 政云其府學即舊州學金皇統間所建者知府耶律文
 謙以湫隘弗稱且遭焚蕩惟禮殿僅存遂改為汝
 陽學別構府學於府治之巽隅今學是也皇慶改
 元知府張昇又以規制簡率復修飭之茲學至是

始克就緒垂今二百載風凌雨震其間梁木未免
頽毀黜聖禾免漫漶甓甃未免缺落致過之者莫
不容嗟惋惜病其無有注意於此者焉正統三年
春保定李公敏以知府事來蒞是邦政事之餘愀
然曰斯學之傾圮獨非吾之責耶惟役殷費廣顧
力微不能獨勝乃謀之於守禦千戶倪誠等暨邦
人之篤於斯文者咸唯唯以樂助之公即首捐已
俸為倡不逾月得所助白金以兩計者四百有奇
公悉屬之教授紀振掌之既而召匠需材肇工於
正統四年之春二月訖工於明年之秋八月殿堂
室廡視舊煥然一新規制則尤加弘敞既落成公
復以學之師生出入之途卑狹沮洳又以他地易
軍民所居之地闢為大道榜其棹楔曰興賢致邦
之人士若老若穉無不改觀而稱嘆嘖嘖焉未幾
公以膺特詔陞尹南京之應天府嗣其任者若知
府賴上李公乘同知建昌張公鑑皆豈弟君子也
觀茲成績謂公之興建與千戶公等之歡助不可
無述以示後之來者乃徵記於予夫學校為美教
化育人材之所實王政之所當先也苟有廢墜凡
有提調之責者其可視為緩耶今公下車之初即

汲汲視之以為已任然又夙夜殫心竭慮經之營
之俾其克底於成良亦難矣是不可書乎且聞公
於是學締構之始所乏者堅大之材以足椽榑之
需忽一日大風拔木於近地得所拔之榆槐合度
者數十本以是其用或謂公是念與神明通歐陽
而神明茲有以相其成也故併及之以為記

哲紀將軍廟碑記

鄭州榮澤縣西有榮陽舊城漢

月詔封信榮澤侯謚忠烈建廟墓前有司春秋致
祭蓋從鄭州儒學訓導郭明郁之請所以表忠義
而勵臣節也惟茲榮陽鄭衛之間實為楚漢之地
當時楚兵圍高帝甚急漢之謀臣武將非不多也
顧無策以出之者侯獨乘王車詐為漢王出降由
是帝得脫去羽怒燒殺之夫以項羽之暴所過誅
戮無遺侯固知詐必見殺也乃就死而不畏其殉
主之心亦何烈哉向微侯帝必勢屈降楚項羽當
肆憤而甘心焉則漢事去矣雖蕭何守關中韓張
為腹心將何所及乎帝既出收兵復振不二年斃
羽而成帝業所以傳炎漢四百年之社稷皆侯之
力也其忠亦大矣或謂帝既即位爵賞封卹不逮

於侯又無一人為侯推明者皆以為憾以余考之
 始史氏之缺文耳否則漢初剖封功臣雖雍齒之
 讐且不遺焉而何靳於侯耶夫爵賞之報在當時
 者逸於史而難稽追崇之典在後世者緣輿情而
 可為嘗觀唐盧藏用以為墓碑謂縣令孔奉先修
 治侯墓以其事上請而所司抑不以達庸可慨歟
 歷年數百莫有能表之者宋周頴為廟記載真宗
 封侯為太尉又為拓大廟宇而隨以圮其制亦未
 備也洪惟聖朝褒忠尚賢之意無間今昔凡忠臣
 烈士墓則樵牧有禁廟則祭祀有時著於令典然
 侯精誠偉烈後千數百年而始顯豈不異哉制下
 知州林厚奉命惟謹躬詣墓所建廟廟成學正沈
 衡徵文記之余因述紀侯忠君之大節朝廷褒崇
 之盛典并以明史氏之缺遺後之人其永覽焉

孫原貞上蔡先生祠碑記
 顯道先生居址在焉元
 即其地置書院燬於兵正統庚申春知縣臨晉賀
 威偕典史交河李福教諭彭城馬蕙訓導彬陽黃
 敬因訪遺跡鞠為荒墟乃相謂曰昔先生為邑名
 儒淵源濂洛表裏關闕文獻可考風化所係合就

茲構堂而祠之各捐俸貲為之倡邑之士舉所
 忻焉樂為之助鳩工度材為屋十六楹階道門垣
 皆端直方整華采不施朴素是尚不數月畢工余
 適至其邑喜職政教者知所先務因率諸生祗奠
 而落成焉乃進諸生語之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
 人儒孔子所以告子夏也昔李斯居上蔡東門師
 荀卿學非不習也上逐客書篆嶧山碑文非不工
 字非不精也相無道秦以愚黔首術非不深也然
 其學雖習而不本於道文雖工而不合於理字雖
 精而輕變於古術雖深而無益於治是古非今之
 一言使天下無全書其得罪於前古貽譏於後世
 至於今鄉人惡之天下人皆惡之所謂小人儒也
 後千餘年先生居上蔡南門師二程夫子學究孔
 孟之道覺玩物喪志之失有切問近思之功論仁
 曰生意論誠曰實理其所著述朱子取之可謂學
 有以明道文有以析理言有以發先儒之未發其
 有功於往聖有益於來學至於今鄉人慕之天下
 人皆慕之所謂君子儒也爾諸生幸際文明邑得
 賢師帥學得賢師範追崇先生之學以表率之俾
 爾後進有所觀感於鄉先二儒固必公其好惡慎

其所擇務正學以攀前門之逸駕毋曲學以道東門之覆轍庶幾君子儒無惡於人無愧於先生以見重於天下也

陳智汝州儒學碑記

重於天下也

武功既輯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天下之治內而京師外而府州縣咸建學立師以教天下之賢才歷更列聖治教休明得人日盛肆惟皇上繼統丕闡文化首頒明詔以興學為務復用廷議簡擢憲臣列布中外專董教事而責任於有司河南汝州舊學在州治之西禮殿迫隘堂舍亦弗稱知州嘉禾沈貴同知三衢葉嵩承命震揚謀更而大之乃量地輸材探日募役而僚佐羣庶咸悉力以相焉專委耆老姜志視工其殿寬廣比舊加三之二增飭明倫堂射圃齋舍門廡庖廩咸契于度崇以周垣端以直道暨茨甍斲聖髹形嚴翼閱耀煥然聿新始於正統元年六月訖於二年季春安神有位配侑在列藏修遊息各適其所落成之日師生交相慶惟嵩與予為同年進士考滿來京謁予為文歸將勒諸石夫導宣上化以振起上類長民者之責也沈葉咸奮身儒科刺於是州知為治先教化故是

易舉尤加之意然非政令信於民未易致其成功之易易如此爾汝之士朝夕樂育於斯討辯道義靡不成就其德性俾文學之實資於國治理之效裨於時斯不負沈葉崇修作典之盛舉朝廷亟言訓迪之洪恩也若夫弘獎文化興滯補弊嗣為政者所知也因

劉定之程明道祠碑記

明道先生知扶

築亭遊息歲久圯壞遺址僅存今縣令陳君紀有意新之而未果河南憲副尹公內則按臨至是聞而喜之使勉成之於是計工集材創始於景泰四年十月初三日落成於明年二月十五日不為亭而為祠堂者以先生過化之地宜尊敬焉而不可狎也據圖肖先生像冠服如宋時之舊者存其真也尹公以書來徵予記按先生當神宗時仕於朝王安石方得君變法素知先生賢欲援以為助而先生初持使者節繼為監察御史論列時政數忤安石由是屢貶黜得知扶溝邑多盜歲焚舟掠財先生捕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輩不復根治舊惡分地以處之令常挽舟為業自是邑境無盜內侍

王中正以事巡歷畿甸所至供帳競務華侈先生待之無所加卒亦無他此其見於伊川所作行狀者也余觀神宗可謂有志之主以復三代之治為務然所用乃安石當先生知扶溝時安石抱負籌策已悉施行矣而畿甸近邑寇盜之暴宦侍之橫若是畧莫能弭逮先生從容處置不拘常法不待聲色而咸得其當使其得位而施之功効詎可量耶晦庵朱子云龍德正中厥施斯普蓋謂是矣而致堂胡氏惜漢武帝不以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古今一轍可勝嘆哉凡世俗之訾譏儒者率以為托諸空言未知其見於行事何若也先生立言以明斯道固學者所共傳習而其行事實斯道之形見在是邑尤為足徵而至是者不可不知所矜式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君子尚盡心焉

四賢堂碑記 河南府儒學明倫堂在大成殿東都御史王公暹以為堂東而殿西則是師生講習之處尊而聖哲祀享之處早也乃於殿西隙地復構新堂以夾殿於其中而斯堂之所祀者邵康節程明道伊川蓋皆其鄉賢得從祀於先聖者也今年予以使事至河南獲祇謁焉退而思

之司馬文正亦嘗居此而亦得從祀者斯堂之祀不與何也以蹟言之若必祖父於斯子孫於斯然後為其鄉則惟兩程夫子為然爾康節自其城來今安樂窩其遺墟也文正自涑水來今獨樂園其故址也其蹟之均暫寓皆如此爾今既已有康節矣奚可以無文正至論其德則熙寧變法之初延爭謬諤學士君實御史伯淳相倡和也元豐退居之際養晦著書皇極經世通鑑資治相符契也元祐更化之秋旋乾轉坤光居宰府願在經筵相表裏也德之頡頏又如此是豈可以祀邵程而遺司馬哉明日子與太守虞君廷璽教授鍾君旻暨其同僚諸君會於東郭語及之皆懽然以為宜無異辭乃定議更祀四賢其序先邵次司馬次二程以齒列也余為記其由且繫以銘詞曰河洛正中賢所萃維茲四賢當宋盛際或隱巖穴或起科第或居侍從或正宰揆孰能洞觀三才萬物鞭駕風霆探躡天日曰惟邵子林下豪傑孰能用世功烈哉巍平視韓富仰濟臯夔而又傳道為學者師曰惟司馬廟堂表儀孰能並時一家兄弟伯若春和季如秋清猶爨猶惠可顏可曾繩繼前哲啓佑後

英曰唯兩程聖門幹禎同時四賢百世仰希禮殿
 從祀遍於海涯矧茲鄉里宜有專祠祠以敬賢希
 以為已香火堂亭簡編憲几郡侯師
 生來遊來止際茲聖明其繼高軌
 鄭州儒學碑
 記余奉使至鄭請其學宮進拜禮殿退坐講堂與
 矣其地鹵故其墻壁下潤勢有將壓者泮池階級
 之甃有缺而未補者其州余君憫然若以為已任
 而未言也明日造余言曰靖之至此州也始踰年
 以民政之殷也朝勉夕惕未之有暇而於修學固
 不敢以為緩其材斲之需程役之督已訂於二屬
 或有定論將探日以圖之矣幸君子之至於斯也
 敢請記余嘉君之知所務也為之記曰為治者之
 于人材必聚而教之又追崇古之聖賢可以為其
 師者使祀之蓋以為不聚則散而獨學必至於怠
 荒無所祀則希仰之心弛焉此士之常情昔伊尹
 獨耕于畝畝而謂誦詩讀書以樂其道顏淵獨居
 於陋巷而不違仁未嘗與其輩眾處有莘東魯之
 泮宮也然人不能生而皆伊顏欲使其學為伊顏
 則當庠序以聚之矣舜常若見堯於美墻孔子特

復見周公於夢寐其希仰之篤不待設像設位以
 警心目也士之慕聖賢豈皆若舜孔哉故使其學
 舜孔之篤於希仰則當廟廡以祀其所師者矣人
 才之成所以未有舍聖賢廟廡之祀廢師生庠序
 之聚而能有成者也乃若鄭之為地自古及今人
 才所出而所以成之可不盡其道乎何也周之東
 遷依鄭非鄭則王跡愈替矣晉之主夏盟也汲汲
 於得鄭非鄭則霸圖弗振矣賴考叔之事母可謂
 孝子產之事君可謂忠夫王霸上所幹之大運也
 忠孝下所守之大閑也鄭之前哲有與存焉洎於
 後世史不乏書而至我朝有都憲著節者有翰苑
 發聞者有魁名顯仕者其他內外敷歷未易悉數
 謂鄭有人才不其然乎今余君思所以盡其成之
 之道而修學是務將見英俊繼起而民以之化俗
 以之美收功效於當時而垂聲光於後世也
 可必矣豈不善哉乃遂記之使落成而刻焉
 劉儼
 修武縣城碑記
 正統十四年秋有寇時承平日久
 民不知兵皆震驚欲遠遁朝議近
 邊郡縣令築城以捍外衛內使其民有所恃而不
 恐詔許之今修武地界西北邊且當往來之衝乃

率先修葺為防禦計然卑隘薄削若環堵然故民雖依以安而昔之震驚自若也縣尹郭侯應誠忠之而時未可以改圖景泰三年春四方無虞時和歲稔侯乃集耆老民庶諭以利害而莫不爭先趨令自正月始事至二月訖工城高二丈五尺濶視高減五之四四面為門上為樓重簷複道敵樓戰屋皆壯麗渾堅自關中達京師州郡城池莫能或過也初侯之興是役民雖樂從然皆謂工大費繁非積數稔殆未可集至是未兩月告厥成功蓋侯經營有方處置得宜一力不妄用一材不妄費故事速成而民不勞殆孟軻氏所謂以佚道使人者乎昔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於楚丘治其城市宮室各得其宜國人悅而美之作詩以歌其事文公之名因以赫然於後世修武去衛為近敵人之難雖非衛之比而郭公建置預備殆不下之惜予言不能如詩使侯之名赫赫於後世也雖然功者名之實郭侯有功於是城城存

徐有貞岳忠武王廟

碑記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

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鄂武穆王之事是已當夫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既淪僅如王綏之屬流國無其人誰與復立王於是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禪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群盜傾偽齊以虜敵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偽而為者故能始終以恢復為己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奈何主蔽于奸忘讐忍耻自棄其土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鄜城戰勝進軍朱僊鎮而詔趨班師使王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誼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身謝罪顧不愈於束手就俘而志不得伸耶此亦一議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漢趙克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已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以奸楡之賊王旣無孔明君臣之契而溫

裕之所為又非王之所肯為者此其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也歟嗚呼於此益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嘆聲其害王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者乎歲景泰元年八月皇帝初即大位以統幕師潛上皇未復乃命侍講臣瑄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遼亂畧糾義旅以為京師聲援而臣瑄實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為屬邑邑之周流社主之所生地間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之老於庭而論之忠義因及王之祠事皆喜躍願效力其明年春瑄以召還乃其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詔可祀既成勅賜榜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饗如制於是書其事於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之職名碑陰又為送迎神之辭使歌以侑饗且以為天下忠義之勸云其辭曰王歸來兮母羹猶寧不懷兮舊丘昔仗劍兮南遊刷國耻兮復若讐王之烈兮蓋九州羌彼姦兮忠是誑駕風鳴兮驂雲虹睠鄉邑兮少留犇有醴兮組有肴式樂享兮春與秋右迎神人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睠兮故鄉爰再節公

迴旌肆容與兮翺翺肅羽騎兮成行鸞強孤方射天恨福我民兮佑我皇于戈載戢兮無水旱傷獨我祀兮烝與嘗江之南兮河之北徃復還兮樂未央右送神

劉昌祥符縣儒學

碑記 祥符即古浚儀縣國朝省開封縣入之其學是學云宋置都於此既設國子監則縣無緣更置始規制廢備既而圯於水末樂四年知縣王春始修復之宣德十年教諭沈麟求得鐘樓餘材因大為理飾又闢道左右表以文林巍乎煥然士民聳觀暨天順五年蓋已二十有六稔腐蠹相繼比河決郡城遂蕩析無遺矣明年予以按察副使提學既至則有司已作禮殿講堂而廊廡齋舍漸以就緒而未甚宏偉子乃謀于二三寅恭克協惟同今按察副使安成王公齋首為之作饌堂於是庖湏庫廩悉還舊列左布政四明章公繪復即左右故道表以興賢育才而教諭陳禎等且率士民之好義者作二門其在禮殿之前者曰櫺星門在講堂之側者曰禮門又表其出入所必由曰義路櫺星

丁酉 藝文 卷之四十五 三

之南地廣二百步嘗為汴渠所經渠雖湮而積水如故人頗病涉而王公為作石梁于上稍南臨通衢又作飛樓適觀兵商洛不果今按察副使關中宋公欽甫蒞任即請學周覽谷詢曰我不可不任厥功曾未幾時竟登于成所謂巍乎煥然士民聳觀者益有加於昔諸生相率請予記夫求道必以學學必有師孔子萬世之師也人所以靈承向慕者宜無所不用其心况學宮乎况浚儀為中州之首邑乎孔子過儀儀封人云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晉地道記曰儀封人見孔子即此浚儀蓋在當時其邑人已知靈承向慕如此况哉列聖繼作尊崇孔子檢詳學制諸生之所耳濡而目擊者又生長中州風俗素厚之地惟勤於誦習而務端其本誠如諸生之靈承向慕而持之堅焉則於道也不幾矣乎皆應曰諾遂書

睢州儒學碑記

設教曰以四事以授之俾刻為記

忠信而唐虞與周五教三物之說皆已具其中矣而可以立人極贊化育而參天地歷世尊之士固在偉然施於文辭以揚聲譽者夔考其行與忠信或至背馳矣亦以文辭易攻而行與忠信難於積

習而體驗遂至於遺忽歟我太祖高皇帝既以聖謀聖烈登治功又以輔治之才莫不本於孔子四事之教之效乃自京師達於郡邑皆建學學皆有廟時祀孔子以大報本而養士有廩隆師有道使之修五教明三物涵煦積久而四事有成暨今皇帝以承以繼申章程嚴戒飭優獎士類志于孔子四事之教無擇於所謂難易益資取而敦行之故今百年之久士習正而治功盛者知尊孔子之教之効也雖舊有學淪於水前知州仲廣嘗以改作規制不備今知州謝光下車即慨然以創興為已任曰此報祀先聖與尊賢隆師之所不備不足以稱祖宗之德意於是廣公儲節冗費市材經始踰年禮殿成巍然煥然加于舊觀遂作兩廡及戟門櫺星門歲時致祀陶石之器籩豆之屬諸需畢集再踰年講堂成以至齋庖之房棲寓之廬庫庾之次百室悉具又闢道通往來以洋宮西南為射圃立觀德之亭置侯一弓六矢百以事射既訖工學正宗昇訓導姚玉相與告于昌昌奉命提學方督蔡守令母情祀慢賢以棄儒道而光式克興創庶幾所謂輔治之才知以孔子四事之教取資而敦

行者夫孔子道大德宏約之為四事以教萬世我
 列聖特尊慕之推而正士習期治功上有好者下
 必有甚焉此光之於睢所以力任興作不敢以不
 備自已也繼今睢之士不勉勉於四事以施五教
 明三物敦行積習體驗而擴克之出以輔治將繩
 繩而多才乎然則光之是舉蓋不為無益矣故書
 其事于石以告睢之士且以用警郡邑之惰慢
 而棄儒者而材用之數不係于大要不書焉 **新**

野縣儒學碑記
 新野為南陽望邑其廟學舊嘗建
 於縣之子城外既而廢於兵國朝
 洪武六年始重建於今縣治東密邇闕閭規制簡
 朴積以歲月禮殿頽圯天順八年昌提學至邑慨
 然思一新之而地當要衝民憚興作又二年乃命
 邑令趙澹首創講堂遂作禮殿作賢廟次乃棲書
 之閣貯器之庫潔牲之厨至於藏修之所庖湍之
 處廩餼之資廩役之給莫不悉備以成化六年十
 二月落成位置嚴邃庭階崇峻衣冠彬彬絃誦洋
 洋禮樂文物之盛甲於他邑乃為之銘其詞曰皇
 風播宣德孔滋四海郡國同一施右文養賢治所
 貧嚴欽不怠今見之吏民趨事無怨咨煌煌禮殿

尊聖師教闡禮樂書與詩衣冠彬彬出以時保真
 莫偉達四支仁義忠孝端厥思昭哉堅白無磷緇
 後來考者藍我詞扶傾濟美 **紫雲書院碑記**
 關而

聖人出聖人者代天地而有為者也其言易詩書
 春秋禮樂其道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德孝
 弟忠信禮義廉耻其法政刑然而聖人不出而
 世之人志將有為使學非聖人之言非正學教非
 聖人之道非善教治非聖人之德化非盛治必資
 之而無不盡則推之而無不準其明効大驗有不
 可誣也唐虞遠矣三代相繼禹湯文武以聖人而
 位乎上伊尹周公孔子以聖人而處乎下故當是
 時道德光華敷被萬類薄海內外治稱盛極中更
 漢唐其君多號有為若董仲舒韓愈亦皆有聖人
 之志而不能茂於其實以成其業而遂至衰微宋
 朱徽公熹始以聖人之學追尋河南程氏兩夫子
 之緒以修明易書詩春秋之訓講求父子君臣夫
 婦長幼朋友之義以綱成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
 俗而期以措乎政刑以收正學善教之功而不能
 盡用無恠乎治之不盛也自後百年之久而魯齋

許文正公衡起河內相元世祖今又百餘年而河東薛文清公瑄起鄆陵相我英宗皇帝凡儒者觀然於千載之後欲身遇三代之時得以正學善教昌被庶類以樂談盛治者至是乃有以慰於心而及於身夫身豈我之所私有哉聖賢之事之所寄也非學無以成教非教無以廣治矧欲如師伊尹周公孔子以及程氏又考求朱徽公正學善教之功期如魯齋河東之有遇而或曠乎無寧居心固以未安者此浙江按察使襄城李公紫雲書院所以作歟李公博學能文而重之以其道飭之以其德又慎持法思以輔治而成功者卓然已有稱於人其居父御史府君憂也讀禮紫雲山中而學徒雲集登笈至不能容李公曰自程氏兩夫子起倡道學數百年相承至魯齋河東兩公皆出河南占今豈不相及學之未正教之未善循至平治之未盛厥則有由然矣吾辱生於兩夫子之鄉得私淑魯齋真河東公之教且遭逢聖明之治以與群弟子修明易書詩春秋之訓講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義用彌成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俗期以措乎政刑之說亦獨何幸朱徽公作白鹿書院

而天下仰之今河南所在有書院而惟伊川魯齋為盛則吾之復為此舉要亦不為無助於時既而書來徵予記其成予提學于此邦聞李公實嘗采薦佩符流行且久矣而不能有所振起是李公書院之作學徒彬彬絃誦洋洋峩冠哀衣加盛於學校予方竊負愧其何敢以為記然惟河南道學之傳程氏起之而魯齋河東繼之李氏復欲以正學善教仰裨朝廷盛治蓋此邦風土氣尚之素厚培養積習必益有大振于其後者夫使知自李公以始則又易得而辭為記公名敏字公勉景泰甲戌進士由監察御史進按察使而書院歲月之經紀山川之明麗與夫材費之數供億之儲李公別自有序故茲**陳循南陽府儒學碑記**洪熙紀元夏廬不復贅云
 監察御史來守南陽方下車即謁拜先師孔子於城外之東關因周覽廟學皆以隘陋為詢諸郡人長老南陽大郡其所以祀先師育賢材者固如是耶長老言廟學故在郡城內南陽衛之東永樂初以衛為唐王府第未幾工正所火延及廟學因度地於此遽遷苟成加以歲久無怪然也君乃嘆曰

是豈可因仍乎既而視民力不足以相事心恒以爲歉焉由是日積月累迄於宣德辛亥始克撤而新之殿堂門廡皆增其舊與夫先師先賢遺像冕服裳衣塑繪如章遷廟右之文昌祠於左而建先賢祠於右以祀漢廷尉張釋之諸葛武侯諸賢以及講堂齋舍饌屋無一不具嚴嚴翼翼弘偉雄麗又慨音樂殘缺廢弛十將八九矣乃殫慮葺理而悉新之於是祀神有器侑祀有樂用人之力雖多而人不以爲勞鳩聚之財雖富而衆不以爲費經始於是歲之冬而落成於明年之秋又植栢數十株以庇庭階既成來請予記於乎孟子嘗以急先務爲堯舜之道則爲政之先務孰有先於教化者乎教化不行人惟見利而不聞義故詩書所以教民親其上而死者其長者也孔子刪述六經垂法萬世莫有太於此者嘗觀古今天下之人卑者不肯以踰乎尊少者不肯以踰乎長群而不爭和而不黨孰使之然亦惟詩書之道不廢而已則詩書之爲教始過於布帛菽粟之養生民不可以一日無也故曰爲政莫先於教化而詩書者所以爲教化之具也陳君以詩書祭身於科第其爲御史偉然

聲譽在縉紳間至於作郡又急所先如此其非所謂能知能行者歟凡來學於此者能以陳君作學之心爲心而篤於詩書之道焉則庶幾不孤也故於君之請記爲書諸石以告

修泌陽縣儒學碑記

泌陽在五代時爲州學制廢

之季改驛基而創之者歷勝國至皇明洪武初始一修天順間又三修亦既二百餘年所矣旋因風雨飄搖浸致棟朽宇折先師神靈幾無所安佑會萊陽高侯來蒞茲土謁廟之日仰視椽榑俯視廊廡不覺咨嗟太息思欲大爲鼎建顧其倉無積粟府無餘錢夙夜籌畫積俸百金悉倒囊而出以場工釐材余時方謁都門尚未經始逮御命東役便道過里則見自殿廡堂齋暨文昌祠靈星門諸處俱赫然改觀屈指秋抄冬初相距僅三閱月而工已告竣噫何神速若此也則侯之所爲拮据料理可知矣泌雖介在中土雅稱文獻奈壤僻地瘠兼以歲比不登民至稱薪而爨數米而炊侯甫下車慨然以愛民好士爲念及期而政通人和百廢俱興租稅之供聽民自爲收解自清理簿書外侯無

預焉蓋以世族名賢雅慕古昔循吏第祈無忝家聲不邀贏餘以潤囊橐故居官一切糜費悉取諸宮中而用之惟日食必陽幾升粟幾斗水耳對下民如對平等不作惡聲厲色拊楊桎梏之屬懸而不用一時廷無雷獄邑無冤民神君慈母之頌口碑載道而于薦紳學士尤所折節隆禮者連負輒為寬假寬抑輒為解散每朔望進諸子衿羅列與之咨詢時務商確學業日中不倦諸善政更僕不易勤政則星出星入也清廉則懸魚墜鹿也雅化則置牛買犢也異瑞則化虎馴雉同穎兩岐也甘棠蔽芾桃李盈門直堪與河南之黃霸潁川之趙廣漢南陽之召信臣千古輝映圖史而留心學校尤其彰明較著自此制一新行見泌之人文輩出次第雄飛為山川生色為國家吐瑞侯之厥功顧不偉與茲役也分猷則主簿富平孫君教諭萊陽薛君司訓西華董君石首劉君典史青陽章君相與同心協力其襄盛舉皆宜並鐫于石以志不朽者余不敏適諸學博偕其弟子丐余言余服侯之雅意且為桑梓後學慶始述其梗槩如此云

葉

盛唐縣儒學碑記

唐縣學久而敝也以提學副使劉君奉揚皇言檄而新之其既

新而成之也劉君又以書而求予記之夫記從言固以言為義而學之有記亦尚矣自唐之文公韓子及柳宗元數篇者出後來能言之士雖有作者莫能加焉尚奚以言為矧劉君今之韓柳也又奚以予言為然如不以言亦奚以副劉君之意哉於是進奉書幣者坐焉而告之曰幣不足道也我非韓子則無劉又焉用幣請相與言學夫唐俗何如曰唐南陽之望縣也土厚而民淳無棄本逐末之習自昔為然今為甚然何莫非學也唐之士何如曰士尚敦樸知從事學問居則重於鄉出則重於國仕而之四方者往往以名節才行見知於達官君子然則劉君之教何如曰劉先生之教我也非易禮詩書春秋之經孔曾思孟濂洛關閩之言弗言非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行弗行學之制有舉有貢必明必公諸生有所業勤誦數者必責其躬行廣才藝者必端其心術而凡其學之名師長者惟視其模範教條之能舉與否文辭之或不足畧焉劉先生之教我固亦多術矣無他卒歸於君臣

父子長幼夫婦朋友明大人之大倫使各盡其當然而已噫善哉乎劉君之教於唐雖以教於天下可也其知重夫學有以哉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夫百工藝之賤者也工而不得其所則事有不成况學者乎古記有之官先事士先志在禮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而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古今之所學所以明人倫者在是所以化民易俗者在是所以有賢才而致太平者在是其為道之大小可知也顧不重歟夫劉君之為教如此其專也劉君之興學如此其至也唐之人宜知所化服矣唐之諸生豈徒安居而廩食辛科目苟利祿冒儒者之名曰吾劉先生之弟子而已哉其為學宜何如也劉君名昌字欽謨余同郡人又同榜進士嘗為郟正郎預館閣修纂今為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文章政事卓然第一流人物是役也楹屋之數二費之詳歲月之實與凡有事於修繕其人可以為勸於後來者別有所述悉列諸記

謝琚曹學正祠碑記

聖朝道學大明真儒疊見於是河南

希澗之問而月川曹先生出焉方其幼也則以希聖希賢為已任及其壯也則以繼往開來為已事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則非天命之性矣老氏以無為道則非率性之道矣然於聖人精一執中之傳果何有哉茲非所謂覺其非而距之者歟不寧唯是欲齊其家也則著家規輒略欲教人也則著四書詳說欲明吾道則太極西銘通書不容不釋也欲闢邪說則存疑錄夜行燭不容不編儒家宗統譜以示人真源正派之所在撰月川詩譜以示人一本萬殊之微旨慮人子不知事親之義則出考經述解以誨之恐學者不知文章之正則編性理文集以教之此其著書立言為可尚也親在則飲食衣服惟務精潔養志悅色以盡其心而父母安其孝焉親歿則蔬食水飲五味不入其口寢告枕塊廬墓六年祥物來應而鬼神享其誠焉先祖之合祀者則建祠堂以事之而四時有薦外族之無後者則建義祠以奉之而百世不絕作詩以勸兄弟之同居立言以戒男女之不義詣縣上書請毀淫祠貽書於人止修神廟身既卧病力詆巫覡之謬偶與僧會直言神佛之妄屢舉同僚之

喪每篤師弟之恩貧無赴任者濟之客死於道者
 葬之勸官開倉賑濟而活者甚眾論學徒喪祭以
 禮而一郡皆化此其尊聞行知為可法也先生姓
 曹諱端字正夫月川其別號也通五經應永樂戊
 子鄉貢進士試春官登乙榜進士已丑擢霍州學
 正壬寅擢蒲州學正甲辰霍蒲學皆上章爭留之
 上命復任霍州以章奏所上有遲速也甲寅終於
 官權葬霍之高氏之原琇璟二子廬墓邦人稱其
 孝丁巳遷柩歸澠池祖塋二州皆建祠於學宮
 之次其德行文章有足以感動於人者如此哉茲
 祠倡建者僉憲姑蘇張敬董工者知縣臨淮胡復
 襄明而成者教諭新安湯自新也經始於正統庚
 申之冬十月落成於辛酉之春三月居嘉諸公崇
 賢尚德之義故不揣已而記之以告夫後之觀者

龍大川預備倉碑記
 預備倉者尚侯作也侯湯陰
 載歲連弗登倉無斗粟民皆仰于他邑故環河南
 之為邑者百數皆以湯為疲銓曹注令者數千皆
 以湯為難琴堂常虛席矣余昔試春官歷尚都九
 千餘里過名邑間某縣繼某賦某縣得某人革某

與化難為易蓋亦有之湯之民亡稅拖其難自若
 也天順七年癸未侯下車首詢救荒一策驚而嘆
 曰物有盛衰歲有豐凶理之定數烏可以無備乎
 有備無患于是謹出入節冗費殺婚省禮立禁條
 民漸日足拖稅以完繼召募闢荒蕪得穀麥一萬
 四千餘斛又節斛面得粟米以資日用匠作之費
 復盜六畜盡給軍民及貨牧牧馬皮總得錢鉅數
 十萬以為糴本糴視時之價不抑也糴出于官
 民不與也倉之掌擇二毛以守之利不侵也歲小
 饑則視糴之價以糴價不增也大河南之地皆饑每
 斛取二分之息防其耗也是時河南之石者二人計
 以義諭民納粟拜官者千有五入立石者二人計
 得穀一萬六百斛凡遠方聞之徒來就食者千餘
 人候命義民鄭貴主其計日施粥以活之時民皆
 菜色湯獨晏然于是顯連者更呼相賀曰昔者吾
 邑小饑則富家操穀價以制吾輩之命今歲大饑
 賴吾侯以全活而富家不得操穀價以羅壟斷之
 利非可賀乎夫救荒之法也自民而取其少息用
 熟而歛饑而散常平之法也自民而取其少息用
 義倉之法也今之平糴行乎平常也取其少息用

乎義倉也常平之法美則美矣但口漸以耗故官帑厚而政壞義倉之法善則善矣但歛散無約故民益窮而政廢今之平糶有不費之惠仁也取其少息有無窮之用義也仁則絕怨所以節義倉之太過義則植本所以防常平之不足若乃有本無息則日消月磨本竭而倉敗不可以徒非善謀也若乃有入無出則怨生而政廢不可以遠非善政也是倉兼而行之參乎仁義其慮遠矣則其所以廣先賢之遺意輔前人之未寧不在於茲乎倉在城中縣治之南二十五楹穀麥二萬九千六百餘斛二毛則王俊王福贊其謀者主簿黃君順之助其成者縣丞連君子實侯名璣字大用陝右同州人也成化五年

胡謚包孝肅公祠碑記 故有包四月吉日立石其知開封時功也前後公知是府者多名入翼獨祀公蓋公其尤也公所歷諸官皆有績奚獨祀公知府功蓋開封京府其功可以該諸績也惟公之在開封也剛毅不阿貴戚宦臣為之歛手猶若君御史諫議之論斥而甘開門聽訟吏不敢欺即廣其知天長時斷割牛舌怒之明也

劫毀勢家侵惠民河圍樹即推其轉運河北時請以牧馬地賦民之惠也自奉儉約無異布衣誠子孫不敢犯賊罪即克其知端州時歸不持一視之操也與夫知瀛州而請罷回易在三司而置場和易以免民供上之物則皆歸京府以達諸外郡者也然則公厥歷中外之績舉於是乎該矣故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云此率太常乃併其親老不赴調親沒廬墓之行謚曰孝肅蓋是法所宜祀者此開封所由以祀公也而當時知是府者前公如歐陽文忠呂正獻濟以寬簡肅威嚴如之後公如歐陽文忠呂正獻濟以寬簡然皆為他善所掩其知是府功則莫與公者此開封所以獨祀公也祠在府治廳事北創始未詳歲月歷金元以迄我朝府列外郡祀事歲修不廢祠則屢葺乃成化癸巳前知府孫侯瑜以址隘宇將壓相得府治巽隅隙地遂徙建焉工未就緒而孫侯卒今知府張侯岫至亟繕完之中為屋三間左右翼兩廂各三間前豎門樓周繚以墉肖公像其中黝堊髹漆煥然一新張侯手署其扁曰包孝肅公

之祠爰率僚佐落之而告慰公神如禮每春秋用牲醴致祭著為儀止哀公遺事奏議載錄以廣傳焉其尤知慕公者哉僉謂斯舉不可無記以告將來張侯屢以為請因述開封府所以祀公之意俾人知公之功不**三蘇祠碑記**宋蜀之眉山蘇氏文墓並在今河南汝州郟縣西北三十五里所謂世傳蘇墓是已蓋文忠嘗謫汝愛其地有山形勝類其鄉遂有終焉之志因號曰小峨眉山貽書仲氏文定曰他日我死貧不能歸其葬我於是既而自請徙常以建中靖國元年卒其子過偕文定奉柩葬焉即所謂小峨眉山遵治命也越數稔為政和之二年文定卒亦葬于是既葬過遂家穎昌之斜川距是山僅二百里而近與文定子孫歲恒有事焉此二墓之所由也宋南渡二公之後率散處存歲時寢廢瑩域日入蕪穢逮元貞初知州元儀為之封樹築垣稍復舊規至順初詔禮部又為樹碑守道以表之而朝紳且請建寺額曰廣慶寺僧居守之置地若干畝以其租為祀事之費問縣尹楊允因謁廟而制祠

其父老泉先生教也雖肩汝之瑩相望數千里而其精靈之往來必陟降左右蓋未始相遠且墓必有祠而兩公之宜祀當推本攸自遂置老泉衣冠列侍焉此又禮之以義而起者也奈何元季寺燬僧無定棲地日侵於里豪用致樵牧弗禁瑩域蕪穢尤甚於昔國朝雖累詔有司視對先賢遺墓然遵承者鮮天順間蘇之鄉人吳中行準為河南按察使嘗檄命所司葺封三蘇祠墓功未就緒而行隼致仕去成化丁酉行準季弟今河南左布政使節行驗欲卒成其兄之志也遂捐俸倡所司僚屬及郡民好義者出貲市材鼎建祠五楹左右翼兩廂各三楹前豎門三楹像主整舊如新三塚加封倍前周繚以垣肇工於是年秋七月越明年春三

月告訖於是郊尹張廣歸里豪所侵地六頃八十畝有奇行驗率諸嘗有事者蒞之且告慰祠墓如禮僉謂不可無文以告將來屬謚記其顛末惟蘇氏父子伯仲家學之淵源與其所著述建立之雄偉卓絕駘而鼎峙者千百載猶一日雖四方庸夫豎子皆知敬慕而歆仰之而况吾儒之流與其

鄉之後進乎是宜其體魄之所藏精靈之攸萃其
 所為汲汲相繼斯役者亦其高山景行之思之不
 容已焉顧行隼早歷內外臺既急流勇退有年今
 雖即世而行驗方駿駿入柄國政蓋夙以劉戩磁
 兩公自期者故其於茲役也尤加之意云

州城碑記 成化十八年秋河南北大雨漳溢水俱
 十有二如餓夫強支立勢岌岌將仆知州事張侯
 夢輔顧瞻咨嗟謂天下雖安惟備乃無患遂以聞
 于當道適副都御史趙公文溥撫治河南因下其
 事責成于侯侯勤夙夜一心力度材之所宜出與
 工之所宜役要之不敢于民民大喜具畚鍤植幹
 趨事恐後相杵之聲聞數里外經始於十九年八
 月初吉僅閱月告成用人之力以工計之至數十
 萬木斃瓦石之材其費稱是環城樓堞煥然改觀
 於是致政于侯侯承同耆老武旻輩走京師托其
 鄉儀部主事關君天叙請予為記予聞磁古邯鄲
 地其有城郭自趙簡子始蓋當時所恃以敵強秦
 震撼燕齊韓魏者至趙宋時宗澤之倚足以及况

金人方張之師其險阻可知矣然則張侯之用心
 於此真知所先務哉因書其績而並系之以詩曰
 於赫皇明德固無外有域無城何足帶芥守臣遠
 慮安不忘危厥咎恒兩復隍以陣廼疆廼理費不
 及民役以其暇民喜津津登登馮馮百世之防輿
 人之頌溢于康莊南仲在朔山甫在東不勞而集
 異世同功異世同功那家 **楊守陳汝陽縣儒學碑**
 之慶億萬斯年文熙武靖

記 人之性秉於天至善極粹者也或昧而虧之聖
 人於於是乎有教焉天下之虧其性者眾矣聖人
 奚能一一教之必引其俊與英者而先焉教俊與
 英俾格物以明其性修身以率其性而至於道德
 之成窮則固之達則隨其位之所至而布之彥淑
 者慕而趨焉猥瑣者耻而格焉萬姓以和庶類以
 若旁達乎四海之外斯教之至也然所謂俊與英
 者必建學以居之俾知別於庶民不遷於異物然
 後教之可成庖人無厨則饌不烹工人無肆則藝
 不精教俊英而無學可乎學也者教之所由施也
 教也者性之所由復也學不建則教不得而施焉
 教不施則性不得而復焉然則聖人之施教眾人

之復性何莫不賴學乎天下未始有無性之人故
 學不可一處闕也人未始有無性之日故學不可
 一日廢也不闕不廢教猶有未至而性猶有未復
 者而況於闕且廢哉此汝陽縣學之重興所以不
 容已也縣有學古矣往者秀懷王開府于學東尋
 謂府隘且卑增拓而更構始毀學併其地時成化
 七年春也學廢而師生散行道者惻焉而有司以
 構府事嚴走朝奔夕視學如弁髦棄不復顧提學
 憲副天台陳公選士賢圖之謂汝寧守大名張侯
 綸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子衿城闕詩人所刺今
 汝陽學廢盍相與興之侯曰固亦慮之矣敢奉命
 遂相地擇基得之府學之右顧帑竭賦禫貲無從
 出迺以義倡邑之富者有國子生陳寧一日餽五
 十金繼餽者繼屬爰市木瓦程工庸命汝陽令河
 間孫君晟董其役創大成殿五間東西廡各如其
 數中外門各三間殿後創明倫堂暨東西齋間數
 皆如殿而規制以次成矣堂後創師生寢舍及庖
 廩之屬總四十一間四周以垣乃收召師生釋菜
 而居之又以餘力重建府學明倫堂五間生舍四
 十間外建社學亦五間創始於七年秋間畢完於

八年冬孟蓋陳公廉謹文雅為士民慕悅而張侯
 孫君皆賢且能故雖當窘厄之秋克成此久大之
 績也十年春陳公書來請記余許之無何罹憂竟
 未暇及秀懷即世今值崇王居其府陳公三人者
 先後皆以憂去武林錢侯鉞繼守汝寧今考績至
 京師間過予曰汝陽縣學成已八稔堂之梁桷瓦
 甍有撓折破缺者走皆葺以新殿之丹雘有剝者
 亦飭以章外門舊用木柱且朽今易用石矣聞陳
 公嘗請先生記礪石待久記成未耶余曰未也吾
 過矣遂為之記惟建學以教復性固也今或師不
 以性教而生惟習文以決科干位則性不復道德
 不成矣天下民物無由而遂矣嗟乎天地卓立於
 終古煙霞變滅於斯須舉世皆知之矣性內也盡
 之亦天地也科位外也得之亦煙霞也人不力修
 其內而苦求乎外甘與煙霞同滅而不

州儒學碑記

信陽州古申伯所封之地成化己亥
 金谿江侯貴來知州事先是州為縣

劉吉信陽

與信陽衛並處議者謂其地有三關之險雖設官
 守脩縣秩差卑表裏弗稱乞陞州以羅山確山二

縣來屬有詔從其請時成化乙未歲也然州雖改而學校亦多頽毀侯乃拓其旁近地鳩工掄材擇日而新之廟自大成殿兩廡戟門櫺星門俱恢其舊朱楹丹墀文彩炫目學自明倫堂講堂三齋杏壇射圃俱易其制而明倫以開計者增三為五高亢明爽人改其觀其他若宰牲有房貯器有庫會饌有堂儲廩有倉諸生游息有舍凡廟學之所有無一不備始于庚子落成辛丑民不擾而事集由經畫之有道也州人刑部主事張君鼎以記請焉予惟天下之治由于學校之興實在守令之得人若侯者深知輕重能以教化為務者也侯既務於教化則彼陶鎔於是者當何如哉必修其詩書禮樂之業盡其父子兄弟夫婦之倫以探夫道德性命之奧俾鄉人有所視效皆修其善行成其美俗而又階科第而縻祿秩建勲業而雷聲名俾國家得真才之可用是兼體川之全無負于侯作興之意庶斯舉不徒觀美而已也夫侯亦由學校出者也亦將慕中伯之風藉是以全其體用之學者予故樂為之書

吳節百泉書院碑記

節輝府輝縣西北蘇門

甲於汴洛宋邵康節先生愛其清麗恒登覽焉行窩讀書之所山以此大著於世賢人君子咸以一陟為幸豈真山水之是娛耶景先生之高風也代遠物移窩之故址翳榛莽然其名與山俱不以窩而廢振也成化丙申予同寅張公文謹伯氏文攝以衛郡同知尋擢守是邦視篆之始亟欲舉廢而惟恐後顧歲稔憂民劇於荒政而不遑恤逮乎瘡痍稍治戊戌秋八月按察僉事吳君伯通以提學至文攝首建其議吳君喜其重風教之本也若豫約而為謀者迺曰今大司徒李公時為右副都御史巡撫至衛遂檄懷慶彰德倪顯焦顯二郡守輝邑知縣張麟合出所需方鳩材間而李公入為侍郎東萊秦公繼之未幾亦遷去鴈門趙公守約復以右副都御史來撫中土益加獎勵廼擇吉興工刻其凹凸闢為平曠中構堂五間高二丈有奇廣深四丈有奇後堂五間東西齋舍五十餘間外門樹坊扁曰百泉書院正堂三間祀康節先生周濂溪司馬溫公二程夫子東萊呂氏張橫渠朱文公張南軒許魯齋題曰十賢祠以姚文獻公樞實文正公默配享四周繚以高墉總戶房厨祭器巨

細備具始工於成化庚子春落成於壬寅冬創之者文焉而成之者今守張君容也嗟夫有此乾坤即有此百泉何獨今之顯哉寔邵先生顯之也先生以內聖外王之學與程溫諸賢同時倡道師友授受出於一源合而祀之宜也予聞文焉大父度父廉二先生相繼教於登封道化洽於人心至今祀於泮宮登封屬河南省內去衛五日之程聲教相接文焉復為衛守而文謹為大方伯父祖子孫兄弟敷政於中州繩繩相續豫南之民漸張氏之德澤何其深耶今而建先賢之祠以激後學蓋承道德之家法有自矣南國英發子弟讀書於此蒙張氏世澤之隆觀立祠之功邇先哲以道德文章功業相淬礪於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百世是師士風行而民俗厚皆是祠啓之也繼今為守令者嗣而修之俾勿壞則邵先生道德與百泉山水相為無窮而張氏世德與百泉書院相為永久各教之光夫豈小柴昇段太守祠碑記金城段公守南陽補乎哉

柴昇段太守祠碑記

金城段公守南陽歸之日民無老穉咸攀泣以別後五年公卒於家訃至民無老穉又無有不嘆息流下者士大夫各

於其家為位奠哭而師儒暨里之著姓者相與設木至歲時聚享於公所建企德之堂迄今四十餘年而戀慕不衰非深有所得於民心者而能然乎蓋公之為郡也所舉措皆規模遠大毀譽榮辱不足以動其心而勁節直氣又非勢力所可折也每對僚屬輒舉考亭西山梅溪三先生戒諭之旨丁寧訓飭且以身先之於是人人罔不感奮至如抑強禦斥貪剝察民隱逆巫覡崇禮義疏冤獄儲財未踰年而政通人和百廢皆舉又謂養才在蒙則建書院以育之肄業貴專則尊學宮以聚之士習易靡則倡周程張朱之學以正之一時人材為之丕變又改城西所毀尼寺為志學書院遊郡邑子弟之秀者得五百人羣其中擇端慤之士分六館而教之公日一往視且命之歌孝順俚言及詩關繫世教者數章歌竟輒諭以大義使眾皆省悟然後去於是五百之童各以其所聞者歸而語諸父兄而父兄無不悅父兄各以其所聞者而播諸鄉黨州閭之人而鄉黨州閭之人又無不悅孟子曰善教得民心非公之謂邪公又擇城西隙地立節義祠內以周文母太姪為正享以公父文伯母孟子

之母為之配復自共姜而下凡可以翼化貞教者皆圖繪於兩廡壁間而綴行實於其下其所以表德勵俗者亦誠切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三年與人之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植之我有子弟子產教之予產而死誰其嗣之今公究心民瘼彰表風化遺愛在人久而不忘即古循吏寧是過邪正德成寅春御史江西毛公伯溫來按中州觀風之暇因考郡乘知公之賢可以軌範官守也乃疏公之善政聞於朝廷以為無祠不足以慰輿情遂蒙俞允事下有司為之維時太守山東袁公賓即毅然以為已責為堂若干楹翼舍門垣俱就新整乃鑿堅砥而以撰續之辭屬予以予嘗辱公門士之末誼不獲諉姑舉其大都以告之耳公諱堅字可久別號柘軒博通五經尤邃於易登景泰甲戌進士初令福山擢守萊州歷有聲蹟蓋公少嘗師河東薛文清公得伊洛之傳故見諸德業者其光明正大有如**楊守****阻張廷尉廟碑記**河南南陽府裕州木此云**楊守****阻張廷尉廟碑記**漢堵陽之地史稱漢廷尉張釋之為堵陽人今裕州城西西北四里有丘焉其一隆崇者蓋其墓也南三里許舊嘗有

臨於衢道其始創莫詳年代遼邈鞠為茂草惟元人翰林待詔吳炳謙漢廷尉張君祠者載之石碣尚存耳國朝宣德四年知州石鼎始復建之成化十年知州趙壽又重修之為屋止三楹無門廡垣墻之障風雨不庇而樵牧所趨亦曰就頽敝矣二十三年古杭許侯綸以進士來知州事下車謁祠四顧慨然迺拓其地作前門三楹後寢及門兩廡左其敝漏又拓其地作前門三楹後寢及門兩廡左右各五楹四周以垣總七十丈規制觀深像設嚴楚乃摹石大書榜於門口漢張廷尉祠又樹碑道傍表曰漢廷尉張釋之墓以弘治三年三月十五日祀以少牢復具廷尉之事蹟與作祠之始未聞于朝且以先時有司循舊俗祭以清明中元日為非禮請為更定焉事下禮部遂定為春秋二仲月以下於州許侯乃奉詔如斯舉祀又為區畫腴田六十畝俾守祠者歲收其租以為修葺之費茲以述職來京謁予為記予嘗讀書有**功烈於民者載在祀典而以法施於民者為首謂能殖百穀能平水土能均刑法之類是也夫以均刑法者而與平水土殖百穀者同功以祀之聖王之制禮其慮深**

矣廷尉之在漢持法甚平如論犯蹕止當罰金論盜環不當致之族是且與人主爭獄於上而略不敢徇情以屈罰其他可知矣故當時有天下無冤民之稱其有功烈於民為甚大歿於鄉而祭於社亦可也後世建祠墓所而有司因循俗私祭之故每每廢墜今許侯乃作新其祠而顯列於朝著為令典歷千百世孰敢廢之且許侯之為是者豈惟以崇飾先賢為觀美而已哉蓋其所以施於民者必有所取法焉法其人故崇其祠崇其祠又所以示法於後人也許君其亦有志於古人之功烈者哉故予併書之

喬縉宜陽縣城碑記 宜陽古韓城以爲來者勸周而城之周圍四里許城高丈有二置東西兩門世代遼邈南望屏山而樵牧日踐之北負洛河而波濤日齧之城復於隍久矣國朝景泰改元詔天下郡邑修築城池以壯保障比今又二十有餘歲垣墉頽而崩雀不棲門腐廢而車馬不軌成化甲午陝右趙侯以進士出知宜陽下車之初即有更新之志越明年百廢俱舉於是選材用徵徒庸具畚鍤庶民樂趨而爭先饋餉者纍纍肩踵浹旬而

x

雉堞女牆與夫樓櫓大為完備高城深池嚴乎禦暴保民之所矣夫為政以愛民為先節其力憫其勞政之道也侯勞民而民樂於事寂無怨言非悅以吏民而民意其勞者耶推此以城天下可也豈特一邑一國而已哉易曰不利為寇利禦寇趙侯以之侯名英字儲秀陝西人以才行鳴于持按其所為

吳寬太康縣儒學碑記

國之所以立者天子與公卿大夫百執事

如此之人共治之也而所謂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非夫人可以冒而為之皆賢才論定而官之者也夫賢才之生有用之之時必有取之之法有取之之法必有養之之地自今日觀之徵聘不出於土薦舉不行於下上之欲用其人者皆取之場屋下之為人所用者亦由於是而已矣上之欲取其人者皆養之於學校下之欲為人所取者亦由於是而已矣則學校者固場屋之地也嘗考之古人設為習射而寓其禮於弓矢之發或以之受獻餞而寓其禮於軍旅之講所謂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術一皆寓於此當是時取人之法雖以納言而登庸

之必射侯以明其心術雖六藝而實與之必德行
 以考其根本人才之出所以彬彬乎其盛者由其
 取之養之者有道也世道之有古今若四時之序
 其溫與涼寒不能不為之變者顧其遺制如受成
 獻賦雖不復舉而養老有酒習射有圃未至於盡
 亡特所以取士者勢不能與古一轍耳今天子即
 位之初慨然欲興學校變風俗如堯舜三代之時
 詔復憲臣提學仍賜之璽書以重其行乃於八年
 之春臨軒策士倦倦焉猶以學校雖興而風俗浮
 靡為慮憲臣之欽若於下者固不遑寧處天下之
 士亦有感激而興起者矣按察副使臨海陳公嘗
 以監察御史提學南方一時風教為天下最及是
 超擢仍與以學政往蒞河南公移昔嘗教人者教
 之所至入學宮臨諸生示之躬行俾自畏慕聞取
 朱子小學書及冠祭之禮之大者令誦習之他條
 約不瑣瑣也若夫舍宇之不葺器數之不備者曰
 此有司之失職也則頗督責之開封所屬之縣有
 太康太康有學在縣治之北隅其興創歲月縣有
 志可考宣德以來為河水所圯且其制卑陋弗稱
 縣令崔壽嘗修宣聖殿及兩廡他未暇以為成化

六年占曹王珣以進士來知縣事嘗以修復為已
 任曰此固吾之職也乃集士民諭以相助眾歡然
 從之乃計材用拓基址凡門堂齋廡悉易其舊殿
 廡之故修者則更設賢聖像及祭器其中以其餘
 材建敷教堂兩館為憲臣考業之所繕以周垣樹
 以棹楔煥然為一方偉觀工始於八年六月畢於
 明年之三月會王侯更治他縣去而易水田峻來
 代臨視惟謹於是學之師生不忘侯之功使來請
 文以為記夫學校養士之地也設為之者非虛器
 而修飾之者非美觀誠欲士之來游於斯者進修
 於斯講習於斯以為上之人所取所用之資也故
 士譬若穀粟然有穀粟無倉廩儲之固腐爛而不可
 食然倉廩既完而所儲者或稊稗糠粃亦何用
 哉此今日木石瓦甃之費斧斤版築之勞憲臣之
 所督責縣令之所奔走者不在乎所養之地而在
 乎所養之人也而今而後凡游於斯者仰焉而視
 俯焉而思升其堂者則思置身於平直真實之地以
 立其庭者則思置身於平直真實之地以倡風俗
 以成賢才以為國家之用也
 許州儒學碑記
 河南

距河甚遠整溺之患之所不及地宜稻多木實舊
 有澗水西湖之勝其餘波滙城四周猶多魚鱉蓮
 芡之利自昔人才之生既盛而為牧守者率多名
 臣故許天下稱大州焉成化癸卯以來陝洛大侵
 延及數郡許之入懷懍然甚危適無錫邵君國賢
 以名進士來知州事極力撫之而濟以同知州事
 長洲施君燠伯之賢民始有生意而州竟無事猶
 昔口之許也踰年田既屢熟農商交慶于是子弟
 之請入學者益眾邵君謂學可以興矣且謂諸生
 朝揖于堂受業而退必有肄習之舍蓋終日之所
 居而不可離者也顧其舍在堂之左為東西廂向
 規制狹隘人蹟冗雜且歲久頽圯始不可居乃謂
 功宜自此始視其旁近民居多隙地購而拓之凡
 建屋八聯聯為四間步道相通戶皆南向既而門
 堂齋廬以及廟廡漸次修飾復得故材建尊經閣
 自是其學完美鉅麗始與州稱蓋邵君規畫之謀
 而亦施君濟而成之學正某等以二君典學之功
 當記也使來請文夫士不求安居此其自處然爾
 非人所以處乎士也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籩豆禮器之小者猶存乎有司况學校乎今夫許

之為州既大其簿書實煩其賦役獄訟實重他人
 方汲汲為務而向暇以學校為意然二君必此之
 急數年來此所謂簿書亦無不清賦役獄訟亦無
 不暇輒以文事相娛諸生旦暮從而講業藹然風
 教之行儒者為政異於流俗乃如此顧其意望於
 諸生者未已也蓋又以士讀書止于此顧其意望於
 其學多拘滯不通乃復置群經諸史若于卷以資
 觀覽必欲造就人才如昔之盛且於鄉鎮并建社
 學禮聘師儒而勤諭其民遣子弟之俊秀者肄業
 其中遇州學生徒之缺選以充之其于牧守之道
 可謂至矣因併載之俾許之人久而有所考焉功
 興於成化丙午畢於弘湯陰縣儒學碑記古之民
 治已酉四年九月記於弘湯陰縣儒學碑記古之民
 士曰農曰工曰商而巳四民各有其業所聚亦各
 有其處農聚于野工聚于肆商聚于市而士則聚
 於學故求菽粟者適乎野而得以農之所聚也求
 君子者適乎肆而得以工之所聚也求貨財者適
 乎市而得以商之所聚也至于學則道德之所從
 出觀法道德者適乎學而得非以士之所聚也乎

夫簡一郡一邑之後秀而教之一堂之上所習者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所講者父子君臣
 夫婦長幼朋友之理所誦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之
 文非若農工商賈之為業比也是故學興然後道
 德明道德明然後風俗成風俗成然後禮樂可作
 而天下治矣皇明有天下百餘年文教大行士類
 益盛自國都以達于郡邑莫不有學湯陰彰德之
 屬邑也邑令尚侯令邑之五年政既益善民安物
 豐邑學建自國初規制甚陋久且傾圮凡師生之
 講習于是者弗便會憲副臨海陳公奉勅提督學
 政河南侯以其事白之公曰是令之職也其亟圖
 之爰出公錢若干萬撤而重建之若大成殿若戟
 門若明倫堂若東西齋若庖厨之類次第以成餘
 則仍舊而加新之王始于成化某年月日畢于某
 年月日太學生尚宣故學之諸生也於是走京師
 致教諭某君之言而因余同年李君鏊請記其事
 其言曰邑自有學以來士之游于斯者日眾而領
 鄉薦登科甲者僅僅可數今幸侯之此舉工甫畢
 是年領鄉薦者得三人明年春甲梓得一人皆侯
 之功也願書之余聞其言曰諾哉夫學校道德之

所發出而為人所觀法者也國有學為一國之所
 觀法郡有學為一郡之所觀法邑有學為一邑之
 所觀法今侯之為此舉也邑之人猶有爭訟者
 猶有越人可貨者乎猶有出許語反唇以相稽者
 乎無之是侯之功也且學校者古有之今亦有之
 古之學校養士以明德後世學校養士以取科
 第是果同乎雖然游于斯者不曰所習者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乎所講者父子君臣夫婦
 長幼朋友之理乎所誦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
 乎夫然則後世之學校明德者其心也取科第
 者其蹟也夫以道德為科第庶幾無忝于學校而
 足以為人之觀法此則凡為士而游于斯者之所
 當知也

傅瀚衛輝府儒學敬一亭碑記
 弘治戊午歲
 朝廷擇郡之
 勝地為親藩學自講堂以北咸割入焉而文廟仍
 存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弋陽鄭公巡按御史安
 化楊公暨藩臬諸公咸謂興學要務玩視不可乃
 胥詰難宵謀度以廟之東為府學西為汲縣學而
 廟處其中兩學共之蓋廟東舊為府學射圃其又
 東隙地平曠足可區畫於是知府襄陵金君舜臣

以提學副使廣陽車公璽所授圖式詎日亟從事
而參政德興祝公經參議武安康公紹宗僉事清
江彭公綱適行部至咸曰是不可緩者爰治地計
材度具鳩工首建明倫堂五楹木始豎而金君代
主孝感嚴君禎擢自大理寔來繼之廟謁既慨然
曰吾事也遂大興作益治堂堂迤南為二門為大
門門皆三楹翼堂東西各兩齋東曰進德日新西
曰修業特習相向俱十楹東齋之南為名賢祠西
齋南為神庫宰牲房四齋之後諸生肄業號舍堂
北為後堂其東西為會饌儲書二堂又東西為饌
庫為吏贖房而廟及後堂之北則職教之居列焉
孟北為外舍以居諸生有室家者又為餼庖為射
圃觀德之亭凡為屋一百六十餘楹而學之所宜
有者備矣為地東西三十有五丈南北五十五丈
有奇垣其四周廉隅秩如經始於己未正月訖工
是歲九月費俱嚴君節縮之餘材因舊者什六七
役以取六邑之民治藩地之所未籍者茲役之功
懋哉教授周君公安以成告於彭公軫軫告予徵
文為記相是役者同知永康吳公麟通判西蜀楊
君璞推官海虞蔣君欽皆心志克協素重學教

者范鏞新鄉縣儒學碑記

新鄉衛鉅邑廟學自平

三十餘禩間雖敝墜然尚堪棲居士修舉猶在
得已惟櫛星門廟之外觀而歲時祀謝所必由者
木朽墻頽不任啓闔前作縣者率以簿書期會為
急復新之舉儒者不能默者不為否則又誘之下
疲上嗑用是日就傾蕩無蔽外內而往來者遂視
若通衢弘治庚戌蓋匪李侯全來尹斯邑欲復新
之時值凶民多逋賦務叢劇未果就緒邑義官臧
榮居仁出其白金百餘兩市財鳩工欲鼎建焉
既而營繕匪懈又計欲經久非石不可遂自構楹
棟榑節稅門扉外惟石之用至他料物亦咸具集
以壬子正月經始凡七閱月乃訖工繪鏤輝煌相
厥規制堅緻宏敞靡不忻然改觀嗚呼廟學之
修敝舉墜有司事也居仁乃不俟勸募而奮然為
之力不勞民財不傷官功斯為大視儋公家之爵
操可致之柄若前之作縣者恬不加之楊溥南陽
意其得失何如也記之於石用告將來
縣儒學碑記
立聖朝統有天下以來首詔府州縣建

從祀則有顏曾思孟封爵之賢巍峩之以廟堂繪
飾之以丹青護門廊戶瞻軒楹梁棟舉以法而奠其
高深以定制焉春秋舍奠進退揖讓於庶陛翕然
有以起人心之敬朔望釋菜秩然有以嚴師生之
禮自漢唐宋元以來文風之振舉斯道之宣明未
有盛於我朝也矧南陽邑庠為天下學校稱首士
類緣是為廊廟者成頤昂主璋之德賢才由是顯
仕者皆為廊廟湖連之器茲蓋雖由地靈所鍾實
乃聖道涵濡所致也永樂間廟堂頽於潢潦朔望
之禮泯而未舉者二十餘年宣德間西昌李桓圭
承命來令是邑觀廟堂化為榛莽門廡幻為丘墟
深慨斯道之無賴也久矣於是請諸太守陳正倫
同知張永通判李安推官司憲咸是謀又重為
之助而有落成之獎在泮又有教諭楊機訓導王
廷訓周遜悉心匡翼以贊襄其事桓圭惟捐資殫
慮以綸材鳩工為務且南陽政事繁劇不能親董
百役幸賴耆老張翰周禮分勞代理斯夕不遑旬
月間大成殿畢成棟梁峻起矢棘鞏飛樽櫺休儒
椳闌綽楔舉得其宜窻戶櫺牖簷楹瓦甍曲盡其
制餘則鱗次而就彼其談經講學則一新明倫行

禮之堂傳道解惑或則重建進德日新之齋庖廩則
有次會饌則有舍黜堊并漆繪飾合度一旦而廢
刑有遺舉然非桓圭之力量夫負荷重負尊崇
聖道之誠所致曷能成莫大之功於目前哉且能
不勞民力不費國資其成又有若神靈所為之易
者皆桓圭之經營之材之能也然桓圭之材能見
于聖門如此則聖人在天之靈豈不陰佑默啓斯
文之盛乎是則斯文之盛固足以啓儒林瞻仰之
心他日舍菜奠樂誅泝者得不歷指曰南陽廟學
之建令尹李公桓圭力也廟學屹然奠安於萬世
則令尹之功得不垂於萬世乎噫聖道大明於天
下而光啓國家之運文德潛敷於民庶而祐茲治
化之隆道配貞明而昭簡易千載而下乎是為記
茲之盛得不有感於忘言之下乎是為記

院碑記

河南貢院舊在汴城之浚儀街即元平章

徙城之西南隅其地差寬然勢復卑下天順壬午
河溢入城遂為水所溺是歲秋鄉試屆期再擇大
梁街藩司之故巨盈庫地徙之今院址是已然徙
建之初事出草創惟文衡至公堂因庫之舊屋

為之廳備其制餘俱未備監臨提調等官至寓于
至公堂之耳房內簾間之側室而受卷等所及士
子號舍皆以蔭為之因循至今始四十年矣弘治
丁巳冬河南布政使周公季麟王公珣按察使李
公鏡以明年戊午大比欲加修葺乃謀諸察家諸
公言于巡撫副都御史陳公道巡按監察御史李
公瀚清軍御史劉公偉議合于是詣其地相度興
工以丁巳十一月始事明年四月遂告訖院址故
迫隘前後增拓以丈計凡五丈有奇改文衡堂于
最後更其扁曰五星聚奎堂之兩旁及左右各為
文衡寓居其前左右為內收掌試卷所又前為總
門扁曰內簾嚴扁鎖之而次牆為轉輪以通試卷
外執事至此非有公言不敢輒啓焉內簾門之外
左為監臨公前右為提調監試公寓其前為堂
洗心蓋監臨等官退而稽會公務之所而供給及
收卷膳錄彌封對讀五所皆列之左右又前為
至公堂堂前之隙地為文場其號舍舊用席今以
板易之為楹一千八百有奇文場之中為層樓曰
明遠其前二門之外為搜檢巡緝官寓所又前乃
貢院總門前為三坊楹其中曰貢院左曰滄海騰

取諸在官之征役數十年之廢墜一朝而舉而民
不知擾蓋又有足嘉者故特據其實為書之
俾吾邦之後人於諸公用心之大有考焉
邵寶
裴晉公廟碑記
鄭城西北五十里有鎮曰裴城唐
此後人因以公姓命其城又以命其鎮鎮之中故
有晉公祠不知其所創始蓋民之私祀祈豐穰
往往即焉然非典也吏因攸司葺不葺惟民歲久
且敝比寶來守許行縣道祠下慨然感之乃勸其
鎮之民其稍為完修建額於門設主於堂舊者以
新陋者以雅有所瞻焉又請於巡撫都御史徐公
蓋藩臬諸公歲役一人俾繼守勿壞且為定私祀
期式以鄉民耆老有行義者而記其事於石某
按韓碑元和十二年八月丞相某至師十月丞相
某入蔡然則公駐茲地僅兩月耳非有民居守撫治
之勤而民之敬愛亦至於此豈公求民民有私於
公哉誠於國故在在而感不於人故在在而孚其

裴晉公廟碑記

塚右曰丹山起鳳以表識焉自文衡堂至此正為
屋以楹計二百四十有奇井然皆中程度而深嚴
壯麗加於舊規矣是役也財取諸公帑之羨餘力
取諸在官之征役數十年之廢墜一朝而舉而民
不知擾蓋又有足嘉者故特據其實為書之
俾吾邦之後人於諸公用心之大有考焉
邵寶
裴晉公廟碑記
鄭城西北五十里有鎮曰裴城唐
此後人因以公姓命其城又以命其鎮鎮之中故
有晉公祠不知其所創始蓋民之私祀祈豐穰
往往即焉然非典也吏因攸司葺不葺惟民歲久
且敝比寶來守許行縣道祠下慨然感之乃勸其
鎮之民其稍為完修建額於門設主於堂舊者以
新陋者以雅有所瞻焉又請於巡撫都御史徐公
蓋藩臬諸公歲役一人俾繼守勿壞且為定私祀
期式以鄉民耆老有行義者而記其事於石某
按韓碑元和十二年八月丞相某至師十月丞相
某入蔡然則公駐茲地僅兩月耳非有民居守撫治
之勤而民之敬愛亦至於此豈公求民民有私於
公哉誠於國故在在而感不於人故在在而孚其

車服所臨節鉞所指當有不言而喻者矣然方是時獻俘於朝立石記功卒為忌者所中至有斷碑之舉抑不知碑可斷而其感乎於人者不可忘也於今者亦獨何哉由此觀之則是非之在民者公於在國其在後世者公於在當時此理之固然無足恠也實獨念公之汪師與賊壘相距曾不數舍而從容暇豫若無事焉一時諸從事方且談笑為樂至形之詩味則公素定之志夙成之謀優為之木大受之量皆於是乎見之夫惟素也故不可動惟夙也故不可撓惟優也故不可克惟大也故不可測是其克成厥功蓋有不偶然者故凡有志經世之士莫不以公為望嗚呼民懷其恩士服其德立於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身其地者如見其人焉實知是祠之不朽也實知是祠之不朽也於是乎記而後系之以迎送神辭使歌於享辭曰公將降兮茲城駕風雲兮揚靈繁歌舞兮在庭去千秋鄉焱遠駕兮入荒竹城隍兮傍徨裴之漢愍帝碑

記

世有存之足以為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毀也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君子則以義起焉此昔關萬世之綱常而不專為生事之懷貶蓋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篡竊之雄首稱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始其為禪受也實在許之祭賊實自領郡得達觀其故部有增焉曰禪受皆誇詡之迹有碑焉曰禪受皆矯誣之詞千載而下指而笑之讀而唾之者不謀同心不和同聲此所謂存之足以為亂賊之戒者存之不可也其地有廟焉以祠魏文南面帝服儼然臨之雖易姓改物彼亦不能民者然當其親為篡竊之地而舍此與彼則凡彼之所謀以救後世者今皆墮其智計之中吾恐先儒筆削之旨終北之於空言而亂臣賊子將益無所忌此所謂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毀也碑固存也而獨毀其廟則它日必有復舉以奉之者卒亦何貴乎此舉動哉謂宜易所祠以祠漢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以其新此以其故若將驅而逐之撥而反之使奸雄之徒不得一日立

乎其地此所謂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可以
 歸于正者以義起焉可也愍之孱弱勢同寄生然
 猶天下之君也融雖意廣才疎而忠言義色不
 容于操亦足以愧夫北面稱臣上表勸進者矣帝
 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且漢之君非魏之所
 得謚也凡此皆所謂以義起者嗚呼君臣之分有
 大防焉順逆之際有大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動
 於惡則動焉猶必有以文之豈獨懼夫天下之將
 攻之哉亦以大防大法之所在雖後世有不待而
 逝若曹氏之於漢是也然當時郡國之中既無一
 人仗義執言揚旗伐鼓以討其篡竊之罪而在廷
 在野又無一人登西山蹈東海以明大義於天下
 蓋畏威附勢無足恠者至於後世之君子亦以空
 言無補因仍苟且視大防大法而不一顧念焉抑
 獨何哉存其所宜存毀其所宜毀而易其所宜易
 此吾輩讀春秋學孔子者事也况職在守土乎是
 故寶雖不敏不敢辭 **徐溥范文正公祠碑記** 宋魏國
 公葬於河南府洛陽縣其焚里萬安山下其子
 國忠宣公及侍郅以下附焉其西四十五里

亭間創褒賢顯忠寺以奉香火而未有修祀事者
 有之則自元守臣郭文簡始國朝因而行之不廢
 歷年既久公之子孫在吳中者若國儁廷方從規
 輩間來展視輒去而忠宣公嘗置祭田八百畝多
 侵於人祠墓日壞過者傷之弘治二年知府姜昂
 既加修治尋被水厄而昂亦移守去矣又二年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常熟徐公恪奉勅巡撫其地瞻
 拜祠墓慨然太息以為已責於是藩臬諸公及知
 府劉君獻承奉公命委知縣楊滋主簿徐尹具材
 召工歷數月祠宇一新遂封築其墓仍禁樵牧祭
 田之侵于人者悉歸於寺僧覺隆等復范氏之親
 趙俊者俾同守視功既告訖獻以徐公是役不可
 無記乃以使請於予夫三代以上其時盛矣孔子
 猶有才難之嘆况後世乎下逮漢唐宋人物之生
 不為不多而特出者尤寡說者以諸葛武侯狄文
 惠公及范公並稱謂其心術之純正才猷之闕遠
 若符節之相合然必闕異代鍾間氣而後出則其
 難也誠甚矣惟其得之難也故凡有志於道德功
 業者莫不仰而師之以為準的生既不及見沒必
 從而祭之以示其嚮往依託之意何莫非秉彜好

德之所不能已也夫若南陽昌平皆有祠墓為漢
 唐二公血食之地公之在宋猶二公之於漢唐也
 今父子丘壠依然而香火之事弗治非國家崇重
 忠賢振勵名節之意此都憲公之所為惓惓者也
 且吳中為公故鄉慶陽特其經畧之地皆有專祠
 今其體魄所在宜有重於彼者乃屬之寺僧有司
 雖有時祀而未著國典都憲猶以為言會改唐順
 命湖廣以去因并書之以俟他日舉行焉

之均田碑記
 公裕州於方城隸楚蓋楚屈完對齊桓
 濟北境內山旁有楚壁壘斥埃云此故險阻然西
 齊武關東挾江淮北縮河維南隙宛鄧四方輻輳
 其民平居則奔走送往迎來諸費輻輳百出天下
 有難則往往首先受兵野多陂陀澆確土雜砂石
 不盡可以田以故俗罕土著苦窳寡畜藏輕剽數
 徙無錫安侯來牧裕既爬剔宿蠹拊循疲瘵與俗
 人更始先是主計之臣議均天下田檄至裕安侯
 瞿然曰此吾治裕首務哉且夫平瘠沃清錢穀息
 訟爭在此舉矣未幾檄復下止之侯曰人苟利利
 矣吾專焉可也亟請于大叅劉公憲副傅公各是

之于是經土畫野則耆舊董其役縱橫廣袤則量
 人展其能方勾股則算人竭其思跡阡畝為目
 區長與其事因區致畝因畝準稅區為綱畝為目
 綱以麗目則無漏軟畝為母稅為子母以權子則
 無遺稅積衍原隰膏腴之田一而當一而當一
 二而當一崗石山田三而當一崗山坡五而當一
 山石陡坡十而當一陂池林麓厝宇館舍廛市之
 稅例有蠲除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咨詢
 徧故人無遁情版籍明故土有定徵疆土別救下
 有定輸計畝凡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四頃有奇計稅
 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奇侯規劃精密動中肯綮
 此其大凡也史氏曰孟軻有言仁政必自經界始
 自衛鞅首禍壞井田開阡陌以迄於今其間經國
 之臣憂時之士曷嘗不言經界董仲舒師丹有限
 民名田議李翔有平賦書元稹有均田圖然卒莫
 能行何也蓋亦難焉守今歲月更改各懷一切無
 慮經久一難也語曰天降雨澤農夫悅而行程怨
 豪強兼并率不以均田為便謗讟朋與多口可畏
 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則治寄於胥吏則
 存上下其手者矣豪右售賂得為蔽匿貧弱抑勒

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茲一弊孔也此三難也夫
 安侯可不謂明察深慮者哉安侯初舉事時裕人
 亦多訛訛者曰將毋擾我安侯不為動既訖事迺
 人人樂業矣民可以圖成難于更始顧不信哉顧
 不信哉安侯名如山已丑進士其車璽輝縣儒學
 為裕多善政茲不書重均田也
碑記 輝縣在衛輝府之西地形高阜泉源悠深為
 焉因嘆曰卓哉蘇門之奇真可謂宋之李邵元之
 姚許諸賢講道之地哉閱三日請學則見門巷庫
 院闐闐雜操生徒之就業者蓋鮮乎其有造也予
 又嘆曰古今人之不相及果若是哉越歲壬子華
 容王公民望守衛輝雅重學校予至衛言及辭未
 畢而公毅然肯為因白於巡撫海虞徐公檄知縣
 李琮庀材鳩工易市廛地東西廣十丈許鑿石於
 山為柱為礎伐木於林為棟為榑新立櫺星門三
 楹中戟門三楹列兩廡十八楹齋號厨庫凡四十
 楹文廟講堂悉從舊制今年乙卯冬落成之予過
 而視之丹碧宮牆怡悅心目又嘆曰美哉學宮
 真可為蘇門百泉之勝哉因紀願末以告後人

陽縣儒學碑記

國家建學教民以明人倫正風俗

靖巡撫都御史陽城原公傑往安之僉謂南陽河
 南諸山接襄鄧地險俗戾匪立官建學無以樹教
 化消強梗也原公乃請于朝既蒙俞允於是檄參
 政昌邑孫君洪綜理之孫君又以縣治屬知縣韋
 堅學宮屬州倅汪楫皆遴選也楫庀材集工始創
 禮殿五楹兩廡各七楹次戟門櫺星門各三楹後
 明倫堂三楹東西兩齋各五楹退食有堂肄業有
 所首選教諭祝富以訓多士當時草創儀度殊簡
 至丁未知縣秋忠來立燕居堂借祭祀器垣墉公
 署飭然改觀適弘治庚戌之夏予視學伊陽程試
 諸生之暇教諭徐浩訓導蔣文運陸巽請文之石
 子嘗考乘伊陽古伊川遷陸渾之域也至唐始名
 縣為伊陽五代及宋皆因之紹興中為順州元則
 改為嵩州地洪武初易州為嵩縣伊陽寔嵩內地
 漫滅二百餘年而斯名更張無乃伊洛靈秘明晦
 有期耶况兩程夫子孕秀斯地風聲教化浸染民
 俗亦既有年民之易使而士之率教也蓋有不難
 者矣夫何學宮之修數年而始成合學宮之士又

數年而賓興者僅可數計然則司政教與來游於
學者皆不可不致其力也爾多士幸生鄉賢之邦
誦習孔孟之訓果能由居敬窮理之功以移仁心
義路之正日刮月磨必將屏昏翳而觀晴旭矣否
則呻吟咕嗶不過以古聖賢之殘膏賸醲馨牙頰
渴歲時而於正倫化俗何所益哉願相與勉之

孟洋遂平縣儒學碑記 遂平縣學成朱通判臣走

故生曰遂平縣學歲久傾毀弗治鄉也監察御史
汪公以巡按至參政吳公僉事孫公以守巡至至
之二日謁夫子廟登堂視諸生業汪公曰二公曰
是何地甚非吏所當務耶何弗之圖也二公起曰
茲在我二人退而定厥謀邑汝寧屬也謂朱君為
能俾尸事朱乃祗事其事與辰閏八月癸巳乃經
營哀良任巧新其舊益其所未備羣工咸作眾制
惟則朱尋以職滿去經歷宋金代亦能厥終越十
二月壬辰功乃畢屹然壁映實為重門泮水瀦焉
巍然崇燁然麗者夫子宮也兩旁翼如從祀者之
廡也直後有堂東西廂有齋序眾以居業也曰
曰庫具祀事也若舍若館止師生也貯經史有

致齋有所合饌有堂廩有舍射有圃堂棟絡繹甍
宇環次巍巍乎其偉觀矣曰後乎曰無淫技無珍
飾奚侈然則陋矣曰既完且確何陋之有厥費維
何曰財出於公雖費莫知歛者民怨矣曰用其力
於隙矣孟洋聞而嘆曰善哉斯役遠四蠹矣春秋
書工役惡其侈宜王考室斯于頌之苟財不匱民
勞不窮力何傷乎宮室矧茲役也享功而育才豈
細故哉夫華解以取逸飾郵以賈譽凡有官罔不
先之顧此之後何也上知以下鮮不待文而興遂
與起者乎苟有興者斯役不徒舉矣汪公按信陽
也拔士之雋聚於別館厚廩餼給筆札俾肆力於
學孫公成之士益振從此而觀諸公作斯文也豈
獨一遂平哉洋聞之君子當務為急三君子可謂
急當務也易曰不傷財不害民是役有之汪公名
淵字景頰上饒人吳公名江字宗岷德清人孫君
名孟舉字用之商河人王生者 **薛蕙永城縣碑記**
張閻魏卿其來請也孫公命云 **薛蕙永城縣碑記**
國家晏安日久漸不存變正德六年民有姦宄相
煽為盜起自內地雄孽翕熾焱騰波流蹂躪沓至

屠城剽邑海內騷動是年冬攻永城縣入之居數日乃去城中之人大潰於四方七年三月章丘喬公來為縣令下車之日集耆眾誓之曰惟子與爾民並城相為存亡城存子與爾民存城亡子與爾民亡爾民奈何舉城去之今子為令誓當與爾民生死以之子不能效他令棄爾民并城與盜爾民豈可棄子并城去之且令視爾民猶子爾民視令猶父令生爾民死非父也令死爾民生非子也於此有一死者一不死者奚以生為言未畢眾皆感泣曰民無父久矣今聞公言公其吾民父矣死生惟公令又曷敢去既數日城中之人去者來居者安公又下令于民曰子昔者謂惟子與爾民並城相為存亡今四郊之盜往來飄突而斯城環堵脆薄隍濠湮沒匪以設險匪以待暴子欲與爾民更而新之用備後警惟爾民謀之如利爾民則與不利則已詰朝眾庶偕走於庭曰願亟興事公遂考相位勢其舊基差善且工速而不罷費省而不侈仍舊為宜然巨麗實十倍之始事于四月之下旬迄五月而告成先是城功猶未完眾盜復反自河南之諸郡以銳騎數百來薄城下公乃率士民登

城禦之矢石交下如雨盜遂引去於戲自眾盜之得志於天下也遠近官吏多畏縮無似望風驚靡狼顧而鼠伏或棄城而竄自保一死委其民于虎吻曾不之顧或灑掃供帳具酒食逆犒於郊外匍伏跪拜莫敢仰視如公者天下一人而已公名岱由進士歷御史左遷歿歷中外風譽殷殷一城奚足為公記而必欲記之**王鴻儒內鄉縣城碑記**自者蓋以永永民之思耳
 盜起燕南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城鎮村落多所殘破若內鄉其一也明年縣令張侯經來宰是邑見舊城卑薄不可守率勵吏民百堵皆作無何而功以成址厚四丈其高減四之一下固以石外甃以磚重門四闢麗譙高揭粉堞周施輝映雲漢繚以濬洫注以清流授兵登陴望者氣懾誠一時之金湯也於是賊再至而不敢近邑人德之乃請余記其事於石竊惟昔者文王作邑于豐也其詩曰築城伊瀝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夫築城而深其池至可匹豐水則池之深不可越矣池不可越則城之高不可凌矣城高池深家計以立敵國外患復何能加故文中子曰安家所以安天下存

我所以厚蒼生正此詩之意也城之不可不高池之不可不深是固然矣若芻粟不多器械不利將焉與守然四事備矣而人心不固事亦難知又必威足以檢攝異同惠足以消融去就人自為守屹若巨防如此則於應變保民也何有張侯其念之哉

李遜學汝寧府城碑記

正德六年辛未盜起畿甸延蔓至河南殆數萬人攻城破郡到屠焚掠慘不忍言時汝寧屬邑已破陷數處獨郡城尚完民相競携負竄入蓋與圖朝夕安耳賊復奄至城下為臨衝百餘將攻之人心益懼山東新城畢公為郡守憂民徇國乃督率軍民臨城捍禦披誠勵眾歷旬日不遑安真若父母於妻子唯恐其有弗寧者已而官軍大至始潰去尋相繼追勦無遺育土宇以靖民始復故業乃相慶曰微我公保障吾屬無唯類矣踰月公集境內士庶謂曰頃者盜賊煽禍汝輩幾莫能脫茲雖平未可以棟宇獲免而遽為燕雀之煦煦思患預防今日急務向使舊無城其將焉往縱城土所築耳而易潰吾欲經營以利永久顧瘡痍甫定若難從役者然莫厥攸居所以綏妥有眾也於爾如何眾

似有難色公復開諭咸幡然釋悟曰非明公慮不及此公遂請諸當道大具斧鉞揣高低度厚薄勿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畫餼糧擇官屬有能幹者分地督之以事事又乘暇目自省試以驗勤惰加懲勸焉肇工於壬申至癸酉告成高若干丈廣若干丈環圍若干里皆覆磚甃堊石而實土於中復新麗譙筦鑰以時啓閉於是雉堞垣墉翬雲疑鐵視舊始不啻倍蓰費逾數萬緡而人罔知所從出居民過客動色改觀以為因循百餘年故城而一旦為言言之巨鎮豈亦有異數耶未幾公即擢河南叅政繼公守姚君宗翰謂公之功宜有言示後因以其責畀予夫經國安民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固也然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諸侯城邢城楚丘春秋書之而况今之守令受天子郡邑以安民為職則凡所以禦暴捍患者莫先於城池尤非侯國恤鄰者比而可以不究厥心哉公所以亟圖是舉者重所任也嗚呼君子處天下之事固貴於謀而尤貴於克斷斯事可集也若公於茲役決機售策不惑群議以期底於有成卒使勢壯金湯人保康人非其有愛下之仁慮事之

智而又濟之以剛斷之才者不能也故曰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公之深恩厚澤當與城並峙於無窮矣猗歟偉哉公名昭登弘治已未進士以工部郎中假守其尊人大司空先生立朝負時望而公服庭訓有素宜其才克識遠政善行修所以福汝人者匪獨城也因大書以俟執史筆者采錄且以為後人勗時協力贊襄者則同知鄭時佐通判李穆李玳推官張仁云

商城縣城

碑記 商城古殷地也城外有商王墓地本隸固始成化間始析置茲邑舊無城當承平時百姓兀兀各守其業四方無兵革之擾城雖無弗虞也頃歲盜起克斥汝頰紛攘凡邑治無城守者恒罹破陷盜嘗一過商民皇皇莫知所禦避既過尤慮其復來正德辛未秋七月平原李君允恭適奉命宰商既至畢新庶務乃曰不暫勞者不久逸邑無城何以衛民遂告于眾僉曰勞我者所以安我也罔不忻應迺會計工備相地之廣狹長短鳩石運甃郵築累甃百力並舉以身率勵民咸子來歷兩月而城完自址至堦言言吃吃厚若干尺崇若干丈周圍若干步信奇功也越明年三月十七日劇

賊劉七輩復糾眾萬餘人來攻李君以死自誓操矢石備其民人前後悉力捍戰賊遂累敗散去竟得全民始安堵是役也財不知費民不告勞既城矣又得民死力以守之曷使之然耶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此豈非李君忠誠仁愛之心格乎昭布有以說民之所致歟

謝遷沈公祠碑記 汝州守沈侯歿於官民德之乃追今三十年矣民祀侯益虔而所以追思侯者愈切更後為新祠尚侯像以妥侯靈復欲樹碑於祠前於是郡人何允恭輩相率來京師謁余請文言侯在汝善政寔多僕輩尚能記憶歷歷陳說曩時所立碑第述民念侯意載政績未詳恐後泯致訛求所以惠民之要道延州父老張瞻輩數人詢利弊可興革者相地宜均水利高阜之坂下濕之隰皆親教民荷畚鍤作坊塘以備乾澇又擇堰長主之如聚寶等陂塘渠堰皆侯所修利出賴以成者數千百頃每歲單車行阡陌教民播種五穀所植毋失其宜民有貧無種具者為勸富室貸之賞罰

用力不用力俾無游惰又計戶課植桑棗戶以數
百本為率數年間桑棗成林鬱鬱數百里民迄今
獲其利無算雨暘時或少愆侯輒憂形於色齋沐
懇禱必應而已初歲凶盜起侯多方捕逐表鄉民
劉義為巡檢以旌獲賊之功無不用命者盜遂以
息民有流徙他方招徠之為寬其征徭由是扶携
歸舊業幾千人校勘版籍定民戶等差以均役平
賦民不能欺隱州故有預備倉侯至歛散有經民
被實惠矣每征催必以時四鄉各有倉以備貧乏
不能遠輸者俟隙則備有力者為之轉輸侯始至
時累年連負府司督責甚亟侯為之增置不二三
年而足民不知擾人以其不負官不損民為難學
舍殿廡頽敝侯撤而新之僅一歲落成民不言傷
勞而壯麗視舊有加其績具在都憲陳公智所撰
碑每朔望詣學宮考課問難日晏忘倦飲射諸禮
皆次行之尤能優禮師儒故師道立而士皆知嚮
學自是科貢輩出不乏婚喪之禮或貧不能備侯
示以儉遂得不失時民有以事相告爭者侯不絕
以法先以禮慰諭之多自慚愧而退問有健訟者
侯記之以別頑良刁風遂息獄無留繫州吏胥有

拙於文移者侯諄諄訓誨卒無不中考間雖有豪
猾亦服侯仁信無敢欺歎既久民物阜康禮讓興行
汝民庶幾古俗矣正統癸亥侯乃以矣終在州將
十年始終如一曰無浮言無疑行視民猶子民亦
如之若父母然政教是以有成遷膏伏取大明一
統志歷考南陽名宦載侯績大畧如所陳不誣鳴
呼若侯者亦可謂當今一循吏矣夫自侯歿以至
於今汝之人老者凋謝殆盡壯者亦既以老若今
少壯者則皆不及覩侯面者矣而皆懇懇焉若是
非深愛其能然者哉昔李水文翁皆廟食于蜀更
千數百年不廢蓋冰以養翁以教皆非淺淺目前
之澤宜蜀人德之之深也侯於汝兼冰與翁所有
者而有之安知侯之祠在汝不猶蜀乎侯名貴字
廷臣漸之崇德人浙江黃子貢士銘曰古稱循良
粵惟愷悌悌以悅安愷以強誨沈侯於時乃兼得
之有父之教有母之慈惟侯之仁宜此汝民侯來
于于民則申申民有衣食侯而足民有秉彜侯
侯而復無流而疆無暴而社以安其居以遂其生
侯在汝矣民則裕矣侯其逝矣民何怙矣去思有
碑血食有祠固天之常匪民之私班班志冊具載

侯績百世而下長民之則汝民思侯山峙川流侯
 不忘汝恍惚來遊載新其廟載肖其貌載深其刻
 以永**何景明確山縣城碑記**確山舊有土城緣塹
 攸報年北寇之南吏民睨城曰此曷足以捍而守之邪
 迺相與棄其城走匿山上寇迺入番燒官治及民
 舍城中半赭八年僉事寄君河至始計度城役擇
 邑內有力者八姓限以工俾知縣吳照縣丞鄭琛
 典史吳金悉力董之以傷厥事九年僉事闕君欽
 代竊君兵備視城未就曰王弗可以已也役弗可
 以亟也弗已以終休弗亟以蘇憊終休蘇憊治之
 仁也可不務乎乃專以吳金董事責其成十二年
 知縣宋良臣至而吳金以他務出復專責之良臣
 良臣則均力嚴事尊其懷絲其未完樹三城門樓
 及月城角樓鋪樓內土城咸備十三年十月間君
 登城視喜曰城不巳就乎於是民又相與睨城
 曰嗟乎使七年有此城盜不得志也以茲而往可
 以捍我衆矣哉二兵備之功乎非諸縣官之勤奉
 其令乎夫有勞逸之有始終之有獻于心下宣諸
 力一邑之城踰數歲經營於二兵備歷於諸縣官

然則千百年之事可以苟焉為哉城圍七百餘丈
 高三丈陶磚括其表良臣曰是不可無紀廼使吳
 金來求予**信陽州城碑記**僉事闕君明兵備之

文刻諸石都給事張季升登而觀之臺隍峻浚樓堞虧蔽表
 帶山河囊括萬家之室相顧嘆曰壯哉麗乎斯城
 萬年之固也先是僉事審伯東氏來兵備值大盜
 之後為防焉巡舊城視之曰庫也必崇而新之乃
 計費度工措財於官府取力於隙民歲餘城南門
 迤西北至東門起北門樓大功未就去又遇積雨
 墻壞數百丈闕君至則完其壞者城東門至南門
 立三門樓東懸鼓司晨西懸鐘司昏又置漏小南
 門司晝夜四時甃城上令旁下而走水即積雨不
 壞其役不亟而功有稽其用經而力紓故三年而
 城成人曰二兵備之於役也於時事先後緩急各
 得其序理云城高三丈圍廣千三百五十六丈有
 七尺董其役者知州彭偉指揮袁凱張恕孟漢干
 戶傳欽任武百戶王羲梁山醫官周寶於是知州
 林公大霖指揮使鮑君國來請文紀諸石何景明
 曰古者諸侯守在四鄰政貴人和不以險塞為固

是故論治者有本末焉然時平而備弛併其未者
 本之昔大盜之入汝南也吏有棄城者矣然西平
 上蔡之長固死守吏也寇則踰垣塌門入即二縣
 有堅城令弗死唐縣城稍完則守此豈可謂未弗
 治邪是役也甯君經始闢君成之二君功德斯地
 省垂久遠矣闢君今且明其陳簡其卒作其禮教
 大城以蔽眾簡卒以守明陳以戰作禮教以經
 之所為兵備者無弗至矣此豈徒治未者哉 **沈**

杰布政使司題名碑記
 太祖高皇帝當定鼎中原之初襲元舊制置行中書
 省未幾裁罷立十三布政司以控外服等財賦設
 左右布政使參政參議各一以分領其職宣政教
 播德澤胥此焉賴自正統景泰以來地方多故建
 議者復益以督糧撫民參政二員以相其政銓曹
 奏請從之今上即皇帝位凡內外諸司制度沿革
 率循舊典汰冗員罷不急至是裁革河南當天下
 要衝實兩京藩輔之地每有員缺必遴選以克乙
 丑春商山公鍾以客部正郎出參省政丁卯轉
 右轄明年戊辰轉左轄公才瞻而量宏守堅而施
 博不為崖岸詭激之行雖處冗劇而應答優裕故

事集而民不擾已已春予自山西左參擢右使公
 謂予曰沿革之制古今頗異人才之興代有其人
 不有以紀後將何稽惟古題名有記若司馬君實
 之論忠諱曲直勸懲攸繫是不可不續也爰指述
 世題名于石者曰若近時懷遠年公富三原主
 恕之為左右使廬陵王公傑之為左參異時功業
 赫謹德望懋隆為時名臣皆吾輩所當法者茲登
 小補哉於是鑿石以續屬杰為記杰謂京師天下
 諸藩之表率也諸藩一方郡縣之表率也凡登名
 茲石者曷思所以倡率於下歟必格致誠正以修
 其身絜矩忠信以裕乎民則霖雨施於一方矣他
 日秉鈞軸當大任又將霖雨乎天下使其身在中
 國則尊在四塞則畏在後世則仰炳炳琅琅如景
 星如鳳凰如泰山喬嶽庶無負朝廷倚托之重無
 愧於前之諸公否則肉食無補豈祖宗設官養民
 之意耶吾聞之官不必備惟其人位不必崇惟其
 稱可不惕然思凜然畏哉予與公有同年同 **毛伯**
寅之雅因其命敢不潛書于石以告來者

溫三賢祠碑記
 三賢祠者祀高李杜三賢于吹臺
 之上也按唐史高適李白杜甫天

寶中聚梁宋間共飲吹臺之上酒酣擊歌俛仰今
 古旁若無人而杜詩亦云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
 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
 平蕪是時白甫皆以讒嫉去國年各四十餘而適
 則封丘尉耳三人者固蓋世之豪也顧坎壈徘徊
 行歌古墟榛莽中使其登臺悲嘯望芒碭數陽鷲
 嗚呼傷哉白梁園歌適古大梁行豈亦其時詩歟
 詩李杜尚矣適詩慷慨悲歌為盛唐諸人冠而杜
 子亦時時推適曰美名吾不及佳句法如何蓋飄
 然不群之外推者適一人耳適五十始詩故叙年
 李杜上其詩頡頏二子故並賢之而並祠之吹臺
 故有禹宮宮之後有空室而棲非其鬼伯温業令
 撤其鬼而祠三賢矣今年秋偕蜀張子關西袁子
 李子謁焉登臺四望曠原孤城日涼雲斷風飄飄
 起黃蘆未搖軒振懷予與三子者灑然驚回思三
 賢又愴然悲曰適顯矣白甫乃如斯已耶傷哉傷
 哉

何孟春岳忠武王廟碑記
 宋岳鄂侯武穆王廟始建於鄂再建於杭
 三建於湯陰而今建於梁城南之朱德鎮在鄂者
 王開國也玉寃白時已建在杭者玉墓在焉在湯

陰者王父母之邦其廟皆著祀典而朱德鎮者王
 之功於是為極王之忠憤所不能忘者也王當靖
 康建炎之難應宜撫募屢擒劇賊轉武階隸留守
 司所向戰必克以言事削官歸請招討使時年尚
 少柄任未及而奇其戰功者以為古良將不能過
 聽其言者知其非行伍人也新鄉之戰侯兆川大
 行山皆有功而事見忌於都統解州之戰黑虎潭
 泚水關竹蘆渡南薰門及清河鐵路步六合烏江
 皆有功而謀復行於留守然王自一軍獨制兀木
 不能犯枕長入而宋得復建康則皆廣德之戰宜
 興鎮江東清亭牛頭山新城靜安之功也嗚呼王
 用統制借補州刺階大夫四年間崛起行伍厥功
 已如此紹興以來王始承制命秉節鉞存陞使帥
 專征諸路控扼數州叛將歸降逆賊奔潰江西嶺
 表水陸繼平使內不得合外無與應固皆王之功
 也王志在中原復讐報國奏移屯鎮每圖大舉而
 奸相擅權力主和議時臨機至輒加沮抑高宗聞
 王言始大感悟授王河南北諸路招討之命王分
 遣諸將在大感悟相繼大軍既北與兀木遇大敗
 之於鄆城於臨穎於穎昌而進至是鎮距汴西十

餘里與元木對壘又大破之當時中興之機舉集
目中天時人事強弱已見而班師之詔前後踵趨
使王十年之力廢於一旦蓋秦檜之計也嗚呼王
之功於是為極而王之忠憤亦於是為甚王一回
轡河而南州縣復陷明年犯廬濠王至則遁去和議
既決而王歸遂死于權奸之手矣嗚呼高宗嘗命
王中興之事一以委卿而竟不能成王垂手燕雲
之功於招討之命若無日不聞捷士民無處不賴
其救微諸史冊難復事數而地計而春獨謂是鎮
為極者以此王之踪跡周旋兩河南北凡幾而獨
是鎮有廟與其開國地其墓其鄉比者春所謂王
之忠憤所不能忘者也嗚呼王廟在宋惟鄂國朝
抗湯陰用守臣議並署而是鎮成化間居民知義
者共為之藩泉官交獎助之其制簡隘今天子正
德紀元之四年巳巳河南鎮守因行縣有感乃拓
而新焉而廟貌闕偉香火虔嚴開封道紀司擇道
士一人司焚祝焉顧歲時祭物供諸居民弗典弗
虔焚祝衣食無所於寄又四年壬申布政司右布
政使揚公子器至為買旁鎮腴田七十畝出帖給

廟春適至為量費制祭備用鑿井作亭廟前俾廟
神有禮享祀有業守民知義者交慰焉乙亥春當
去汴民石杲等聯告請記春謝不及為明年道立
揚繼時又走京師以請嗚呼忠義之在人人心亘古
今達天下豈有既哉今人行兩河之人皆應王之
忠義豪傑也昔者挽車牽牛載糗糧餽義軍頂盆
焚香候王之人今日拜廟之民也嗚呼是孰強之
使然哉忠義之在人人心不得而狃也嗚呼是孰
義之心其油然而生矣乎春於是重有感焉余晉
廟之地界田畝泚能指大慰賑之而王制亦有
秦公祠碑記受成於學之文反則釋奠于學以訊
戢告詩泮水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是也前河南
左叅政今戶部尚書鳳山秦公哀兵鞠旅與劇賊
選噉殪之封丘以奠洛師在禮封丘宜有廟祠而
祀宜在學宮左右先是丘民感慕功德創祠繪像
以奉蒸嘗久矣龔君來尹茲邑復謀所以廓而大
之門庭堂寢百用具修巡按御史許君補之請縉
表其事于碑以示永久武廟初闢監專恣濁亂煽
虐流毒海內群盜竊發霸州人劉齊等招集亡命

斬竿揭木出入齊魯間有楊虎者為之爪牙所過
 隳突殘破城邑賊殺長吏燔燒剽劫流血成川積
 屍為丘兩河南北悉被蹂躪不復能制遠近繹騷
 撼搖畿輔鉦鼓之聲震動數千里已而長驅京洛
 攻延津逼封丘公時左叅藩司率先捍禦群議洵
 洵宜宵遁以避其銳公曰封丘扞蔽省城吾當與
 之生死耳獨策馬登陴急選車徒鍛矛矢申畫曹
 伍訓勵勇敢為抗守之具則又移書臺臣陳說利
 害要駐闕帥合謀戮力相與肩鋒鏑攫矢石擊賊
 於剗脚之野一鼓而殲其渠魁復追至長垣捷奏
 天子由是賊徒駭散奔伏他郡勢衰沮不復振逾
 月而竄於狼山卒以蕩平意祭法所謂能捍大患
 者非公其孰人哉當賊勢方劇郡縣披靡狐鼠進
 退莫敢支吾至有迎降納款者遂使草莽逆豎橫
 行六州無辜之民備受慘毒當寧旰食張皇邊戍
 僅乃克之向使典領方面宰制郡邑得如公者分
 據盤錯其間式遏亂畧懲之於始蓋不待狼山而
 後息肩矣公之功於是為大廟食之典與國咸休
 可也乃紀之以告來者詞曰武廟嗣服昊天降疵
 君側弗靖寺人以告來者詞曰武廟嗣服昊天降疵

決讎擬天子淫刑峻罰動觸機呂神痲籟階禍
 賈怒頷領羣兇嘯聚繹騷封豕豶豚淵藪逋逃
 突齊魯憑陵河華吞鎡咆哮長驅中夏屍丘血渠
 殘破邑居焚掠剝炙蕩為丘墟畿甸震驚死洽感
 脅窺我延津得之詞諜顯允司徒參藩于梁秉鉞
 襄帷齷其披猖卓彼封丘洛邑之屏扼其吭咽捍
 我要領我鍛我戈我服我矢工事孔棘示以必死
 羣譁弗臧神機潛握遯留闔帥相為犄角虎臣桓
 桓蛇矛如湍執訊獲醜截腦裂肝奔潰顛踣鹿駭
 狼竄大憇肅清綏章有燦廼慰廼止梁有厚喜家
 室謳吟荷鋤負耒梁有城隍惟公毀之爾耕爾蠶
 惟公宴之以削以築爰卜斯室於樂泮水作廟翼
 翼醴醑殺脯坎坎擊鼓稽首拜舞願言多祜
 考茲新宮丹雘攸崇史臣勒辭以紀膚功

唐高烈女祠碑記

正德壬申流賊猖獗犯我郊圻

維民高崗女名小梅年甫十六獨抗顏峻詞義不
 受辱賊猶悅其色陽懼之以兵女遂大誓曰賊狗
 奴死即死耳吾豈汝從耶賊怒藁亦之至死罵不
 絕口嗟夫士君子平居巍冠博帶以百行自負比

臨死生輒改心易而逆理求活有婦人女子之所
 羞稱者小梅乃荆布弱息無簪珥之華綺羅之麗
 也然自視其身不啻萬金之貴頭可斷而節不可
 奪慄慄焉嗚嗚焉儻所謂與崑玉秋霜比質者耶
 昔詩詠江漢實本文德是豈祖宗之德澤培養者
 久故女子亦知以義自守歟抑亦其天性歟時守
 土者以事奏聞旌其門曰烈女而祠尚缺焉丙申
 歲九月兵憲邢公觀風是邑而重有感吊以詩歌
 遂檄下邑侯建祠祀之庀徒揆日畚鍤具舉旣棟
 墉之又丹雘之夫以崇往節厚實也以垂來範彰
 軌也邢公其得維風之首務哉余獨慨烈女至今
 未洽百年當時豈無厚費巨姓同履斯難者然亦
 已湮滅無稱獨女之死耿耿如昨且也旌表于當
 年而追祀于今日則彼之不死者其果不死耶此
 之死者其果死耶庸知夫不死之為死而死之為
 不死耶死與不死且不可得而知况于身外之浮
 榮乍得而乍失者歟而昧生者殉身惡死者弱喪
 河其惑耶然則鴻毛泰山之喻達人權之審矣斯
 舉也女範旣彰士則不遠觀感之情得無異乎是
 故奴顏婢膝甘心富貴之徒觀是祠也則必有觀

然汗翻然悔懼見羞于烈女者矣突梯滑稽疎迫
 西東之輩覩是祠也則必有憮然思惕然憤求不
 愧于烈女者矣然亦豈無希心彘比抗志浮雲一
 得喪齊死生身負萬古之綱常而超于烈女者乎
 噫臣死忠子死孝此固士君子所以維世教立人
 極者微斯人則建祠之意孤矣

靡民庶爭先快觀歡忻踴躍知為太平之上瑞遂
 馳奏于朝躬親入貢伯父皇帝謙下自居謂父王
 忠孝所致御製金勅加錫禮以褒焉內外群臣拜
 表稱賀而茲山之名一旦播于天下矣嘗聞麒麟
 白澤鳳凰神雀之屬出則為祥瑞今伯父皇帝在
 位禮賢恤民仁恩溥洽風恬俗熙遐方異域重譯
 來獻和氣致祥騶虞之出固其宜矣然而寰宇之
 廣不現于他境而獨于茲山則神祇之靈亦有以
 陰相之也山在本國卦內未有祠廟父王既歸國
 推本所自實惟山川之靈產茲瑞獸以為國家之
 休禎不可以不報乃命工擇地建棟宇設香火安
 神之靈禮也廟成謹撰迎送神曲歌以侑之辭曰
 山靡靡兮水泠泠兮神所宅兮山有靈騶虞出兮貢
 形庭帝王之瑞兮協圖與經神有廟兮山之紀朝
 出遊今暮還止俎有牲兮樽有醴舞僮僮兮樂聲
 起雨不驟兮風不顛牛羊在野兮禾黍在田降福
 祉矣來商輅太昊陵碑記
 太昊伏羲氏陵在陳州
 城蔡河之許我皇帝車
 駕幸法過陳親為文致奠已而命有司春秋致祭
 者以為令相承尊崇益至然廟貌未立議者以為

有司闕典正統丙辰知州毘陵張志道具以疏請
 詔許可遂率吏民鳩工創建逾年殿堂門廡以次
 落成像設巍然簷豆整飭備以垣墉樹以名木其
 制畧備景泰丙子同知秦川李壽增建御碑亭鐘
 鼓樓又別建三清觀命羽士王之司其香火其制
 寔廣然陳地卑濕歲月滋久棟宇頽圯鐘鼓朽敗
 器物殘缺嗣而葺之實有賴於良有司焉成化乙
 酉臨漳令雲間戴昕以政績超異膺旌擢之典來
 知州事三載政通人和乃謀諸僚佐謂伏羲為三
 皇之首而陵廟居群祠之先况朝廷之崇重若是
 前人之建立若可是可使之日就於圯乎眾曰諾惟
 命是從於是各捐俸為倡士之尚義者競以資來
 助斧斤版築以次興舉未幾百度維新廟貌改觀
 過者稱嘆瞻者起敬僉謂是役也人不知勞功倍
 前規守之設施過人遠矣州民趙旻等狀其是來
 求為記謹按伏羲都宛丘以木德王觀河圖而八
 卦畫造書契而文籍生制嫁娶之禮教佃漁之利
 九州由是而別區域由是而定所謂功揆天地道
 合乾坤不言而化無為而成浩浩乎無德而各焉
 者也且先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矧繼

天立極開物成務之聖人乎矧陳為太昊之墟陵
 寢之所在乎是以賢有司汲汲於廟貌之崇祀事
 之嚴以祗承朝命而圖報本始也或言戴君先在
 臨漳嘗毀蒼龍神廟矣而於此乃崇敬之若是何
 也蓋彼淫祀也弗毀無以正人心此正祀也弗崇
 無以合人心要知事神治民其道無他合乎義
 而已矣若戴君者其知所重哉嗟乎聖神之靈與
 造化相為始終則陵之傳與宇宙相為悠久後之
 為州者其尚留**楊士奇忠武祠碑記**綱常之理原
 意於斯是為記**楊士奇忠武祠碑記**于天而具于
 人心者與天地同其覆載與日月同其照臨與四
 時同其錯行與五行同其禋續亘萬古猶一日不
 以前而豐不以後而嗇不有聖賢以扶持之則人
 道幾乎熄矣是故湯之興也有伊尹釋耒耜于莘
 野以立之武之作也有呂望釋釣具于渭濱以相
 之中登之於春臺之上聳殷周維新之氣象與唐
 虞比隆者伊呂之力也當漢之季諸葛武侯隱于
 隆中躬耕畝畝謳歌梁甫有伊呂之志操人莫之
 知也惟司馬德操知之准徐庶知之以之荐于先

王遂枉駕三顧于草廬之中立談之頃嘉謨嘉猷
 足以破操之鬼蜮擣權之鴟張吹噓炎精之煨燼
 俾之再熾于西南厥後身都將相鞠躬盡瘁直欲
 恢復舊疆混一區宇俾綱常正人極立奈何渭上
 之師方張營中之星遽隕觀出師二表則公志操
 同乎伊呂可徵矣彼以木牛流馬之功十擒七縱
 之奇入陣籌畫之妙為公能事者知公之膚者也
 去南陽城七里許有岡焉曰卧龍有庵焉曰諸葛
 有井焉蓋公嘗汲而飲者也有祀焉邠人尸祝公
 之處也歲久傾圮鞠為荆棘建安陳侯悌以甲辰
 名進士烏臺御史奉命來官是嘗顧瞻曰嘻勸節
 表忠事誠在我爰出俸貲為鼎荆倡寅宋及屬暨
 衛之武勳相與和之又俾郡之都紀募緣于富室
 以助之費既足矣乃瀉材于川輦石于山陶甃于
 野庀工備役中屹祠堂傷翼兩廡環以崇墉蔽以
 修門塑公像于中凡鍾鼓几俎籩豆壘爵奉祭之
 需靡不畢備菴既落成徵予紀其顛末刻之石庶
 幾嗣而奉祀于斯者得有攷焉嗟夫詩不云乎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世之人惟
 其皆有是綱常之理故皆有是好德之心惟其皆

有是好德之心故樂新公祠者不約而同此倡者
和者助者之氏名皆宜書遂書而刻碑後繫以銘
銘曰成湯肇殷伊起有莘武王造周呂奮渭濱聖
臣同心惇乃一德用扶天綱用立人極湯誓泰誓
時雖後先一德之純如日麗天惟忠武侯下漢之
季愍漢之疆瓜分鼎峙奮起隆中扶日當空志靖
九圍俾之混同再表出師有虔秉鉞火德既衰吹
之弗燁師進于渭星隕于營此一之志潰于垂成
有子曰瞻死忠于國先志之承不匱之錫卧龍之
周實公舊廬昔有祠宇久焉榛蕪賢侯作守知政
先務構之塗之丹艷如故乃潔罇壘乃聲笙鏞迺
韓迺饗乃饗新宮惟祀之崇惟忠之勸春蘭秋菊
終古 王世貞二忠祠碑記 在唐至德初而有祿山
盟薦 雍丘令破賊走之進守睢陽遷御史中丞凡七十
戰城破而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
亞夫金吾大將軍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之者既
極備而天下學士大夫以至婦女孺子類能言之
踰六百年而為明之建文稱革除而文皇帝靖內
難時南陽鐵公鉉以叅政分省濟南固守不下尋

扼北師于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尚書叅歷城
侯軍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責之跪不可
割其膝責之反顧又不可劇其耳鼻竟寸磔于市
鐵公既用不屈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聶嘯噓嚙
于齒吻間而不敢吐後事漸解稍稍有筆之書者
而會今天子即位制詔太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
忠于所事且蹈刑戮有司即所在祠之墳墓苗裔
存者厚加卹錄以表忠竟勵臣節于是鐵公之事
益大顯而南陽守維蓋令遜謂公其鄉人于詔得
持祀而張公蓋前六百年而為義而尚未有能祀
之者以請于大梁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即郡城西
園故社學地中構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
各如之戟門一凡公帑之羨費者僅為金三十餘
皆令遜所任也既成而分守叅政李君廷龍分巡
副使杜君輅率守維蓋同守通守希仁維熙司理
見質令遜以狀來請世貞以文麗牲之石世貞謝
不敏則為張公提一旅馮孤城遏十三萬之強敵
以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為勲最最大鍊公之守
無異于張公其所推堅折衝雅亦足相埒而不能
救金陵之下朕張公之所為狗者七葉之天子而

其所讐者賊耳且是時死則已不死降逆矣而鍊
公之節獨信于真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為名公
卿有妻子而亡所羨亡者之為奸黨宗族無唯類
而不之顧其事為甚難朕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
家賞罰之常典而鍊公獲旌又我維新之後禩上
之所諱聞而下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哉竊
聞之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
者御史大夫福壽而褒封之立廟于雞鳴山夫旌
敵于抗刃接鍛之際畧其吠堯而取其狗桀以故
其所感發振勵僅易世而為主死者比比即鍊公
其尤也而天子方嗣大服渙德音以高帝後聖行
于冊書之所志者而不恤孟氏有云先聖後聖其
揆一也噫嘻明德過唐殆萬萬矣今而後謁二公
之祠者為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邦之存紳紵
則思其所立感人之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觀二公
之近者二百年遠至八百而若新則思所以不
朽是參政守丞倅令意哉因記其事而係之銘銘
曰臣有參政守丞倅令意哉因記其事而係之銘銘
五宗弁髦其身上有酬分下則成仁豈名之厚而薄
彼後人以繹前思以風嗣人於赫睢陽為淮儲胥

不驚胡塵有烈司馬作齊息壤洪流其墜毀魄全
天賔于帝所恒為明神崇廟巖巖擊鼓坎坎萬舞
旒旒駉虬翼鸞綠虹屈蜺雙甄麗輶疇疇石疇御露
雲之徒以逮萬春若彼平安及齊汗駿毋汗爾輪
靈之未格立髮嚼齧含意未伸霧旣格我骨旨鬯
芬削厲為析豐我稌黍固我城隍福我人民豫山
凌空丹霞應之並表嶙峋獨**段堅志學書院碑記**
此豐碑千秋萬年其人若新
書院舊梵宇也在南陽城西百步許其地十有六
畝餘內殿廡及棲室之處散亂無次序垣周若干
堵不知始于何時而尼僧百數居之壬辰秋七月
堅奉命來守斯土以為教化者守之急務暇中呼
耆老而告之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彼名為僧為
尼者能忘情于男女之欲乎第往復俾年少而皆
有夫以遂室家之好則無所拂而室廬皆空矣于
法旬日之間果于吾言無所拂而室廬皆空矣于
是悉撤其舊而更新之增置八十楹有奇刊小學
及刊註古文孝經實以軍民俊秀子弟近五百人
之俾朝夕誦習焉又取學而正者以專訓誨于臨街

之署榜曰書院次曰大成之殿尙吾夫子像于中
百通志藝文卷之四十六五

四配十哲東西列焉歲兩釋奠司教者主其事次曰企德堂憲副陳公選之題首以申伯弟列國漢晉隋唐宋有名賢君子之官于斯生于斯者歲以羊豕二祀之于以觀後生小子所觀感興起者也又次曰志學嗚呼伊顏淵大賢也伊顏淵不遷怒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蓋欲諸士子志伊顏淵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一出也一處也一窮也一達也而樂而仕皆在乎道焉故志非此則必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而志非志矣學非此則必以廣聞見工文辭矜知能慕空寂為事而學非學矣然欲學伊顏子而非敬不可也故又顏其讀書所在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其心收斂曰一心主宰曰萬事無根曰常惺惺法欲諸士子心一乎敬無時無處無往而不用其力則涵養本源以為大學之基本進德修業而收小學之成功庶幾顏學可學伊志可志不為流俗之所染不為利勢之所移而變化氣質之不難矣齋之近東則又甃石開井井覆以亭其泉寒冽汲水以卓雜種花木草樹生意萬狀曰庭草交翠又次東鑿方塘畜

蓮數本曰獨愛蓋皆取元公庭前草不除與自家意思一般及予獨愛蓮之說欲諸君有以識取先生之襟次也齋之近西有竹百千竿清森可愛復題曰清風高節學者暇游于此凜乎歲寒之操窮冬大雪而不渝也士子果能人人有得于此庶幾有以盡人之理而人之名為不負聖賢可學而至關異端距楊墨為聖人之徒堅于是

劉漳重建召院之作不為徒狀矣因書以志之

杜祠碑記 嘉靖辛卯歲夏四月南泉劉子奉命分守汝南知南陽之有杜召祠始至謁祠下祠故在豫山之麓後屢易代寢至廢毀遂後其祠于漏澤榛莽極目荒落弗戢劉子撫狀曰是可以待召杜乎謀欲新之越明年南陽守張子綸至劉子語之曰若知南陽之有杜召乎曰狀劉子曰亦嘗論其世與曰未也劉子曰來吾語子嘗由桐柏曆泌陽趨唐鄧涉浙川內鄉循邾汝而東求二公之所謂水利矣亦嘗躡雙雞之山觀西峽之口臨湍河之澗沿白流之水而求二公用心水利之故矣相水脈之源流度地勢之高下某水與某地相平某地與某坑相宜以開其用某地可以作

堰以通其流其地可以作陂以收其水以廣其利
堰水之流也欲夏以秋陂水之貯也欲冬以春各
利其利無相妨碍以久其業防暴雨之泥淤則塞
其渠口于陂滿之后慮大水之濫漫則置退水渠
于各堰之末疏導必勤以時灌溉必序以則而其
本則又在身勤田畝作護民亭障居數年而沃
田四萬餘頃二公之用心之用亦難矣今二公
之成迹見存而後世之舉者惟晉當陽侯杜預我
朝知府陳正倫亦知督勵後來繼之者絕少予固
痛心一處不過什之六七其他他郊汝則非所屬問
亦粗于愚頑隘于權勢者多矣夫二公之創置水
利其經營規畫誠不易易今成迹俱在而猶不能
振是可惜也南陽雖愚夫村叟猶知感嘆僅存一
公遺愛之在南陽雖愚夫村叟猶知感嘆僅存一
祠而猶滅裂如是是不可耻之甚乎張子輓朕而
作曰此則有司之罪也乃命官董工移原祠三間
為後祠堂以舊接官廳三間為前堂兩傍置行厨
及看守者屋各三間圍以垣墻堂前後雜置木卉
復移置八蜡祠于二公左側事完以其事告劉子
且請記其事劉子曰治民事神有司事也吏不告

勞民不知擾神有所止是可以觀矣踵二公之
躅垂二公之遺愛則又有望母曰是謀非吾所能
及也因叙其事如**王廷相陳留縣學田碑記**學有
左也因以告來者云**王廷相陳留縣學田碑記**學有
古也雖然有司之善政也古者閭黨鄉遂皆設學
聚田畝之子弟教之故有教典之頒術業之辨校
勸之科而無廩庾之養何以故斯皆食於井田者
也無俟於養者也後世井地墮廢民寡常產士始
有無業而學者矣無業則生不給則功不
專功不專則學不成由是給廩置田之政所由興
也無沮溺芟耨之苦而收知類強立之功謂非君
子之善政得乎平原張君祿以才進士出宰陳留
視篆之初行視學宮釋菜先聖校業生徒見其絃
誦課文肄業恒竟日滅畧非晡食不得幸事喟然
曰此有司之責也余將圖之乃取羸羨市城南田
二百畝歲收其租以爲師徒講學之費克足乎廩
餼之餘禱贊乎禮樂之業君於斯文可謂盛心矣
乎教諭張君佑洎其僚友請言以紀諸石浚川子
曰嗟乎加志於庠校者格世之郭廓也弘美於風
教者隆化之軌轍也且夫獄有片言之折道無遺

物之拾野息萑苻之剽澤茂鴻雁之歌政之及於
 民者非不威令明而德澤究也君子曰汜流標枝
 非本始之術也較之蟬筐蟬縷之感鵲巢騶虞之
 化振風教而養敦俗者不啻徑庭矣君之宰是邦
 也其政簡易故人式和其性廉直故治威克其事
 精審故奸不乘隙其用節儉故民不告病由是而
 之焉可以宣德流澤矣方且汲汲焉修學崇文置
 田養儒惟恐先王禮樂之教不振而一蹈乎俗吏
 之陋塗嗟乎非鴻士之遠猷大賢之玄造何以與
 此君於斯文可謂盛心矣乎使堂序之上寡執經
 操翰之跡庭階之下為茂草荒煙之鞠則儒為素
 餐而學徒為虛靡矣寧不有負於君也哉君之為
 是田也立二則俾學司守之一曰耕會錄紀其田
 之頃畝區至使可以遠及紀代耕者及學租之分
 準之齊民之利使可以常代紀歲租所入之數使
 可以辯其所出一曰會學錄必師徒講業會食而
 後取必學政公用之費而後取賓客之宴勿需此
 私設之會勿假此師雖尊勿專此嗟乎君之政可
 謂詳且悉矣不然則田為費宏陳州儒學碑記之陳
 養私之具矣而可乎哉

費宏陳州儒學碑記

學在弘治中知州白思義嘗葺之迨今踰二十年
 向之所葺者復就于頽壞矣嘉靖初桐廬樂侯淳
 奉命來領州事廟諱之始周回瞻顧邇而歎曰政
 莫先于興學茲可緩乎于是庀工從事先禮殿講
 堂各因其故而新之次兩廡三齋次內外諸垣久
 神庫神庖次習射之圃次學官之廨次諸生會食
 之所藏修之舍次名宦鄉賢之祠皆更新而撤其
 故故尊經無閣乃復創而為之視其基則蓋者拓
 而弘矣視其位則卑者增而崇矣視其材則腐者
 易而固矣視其規制則昔焉未備者而今蓋用缺
 矣其費多出經畫而取諸淫祠之毀者十一其力
 率以錢募而借於農隙者不能十二三其日月則
 始于是年季夏之初而成于季秋之終也予弟寧
 司訓于陳以書述侯意欲求予記予惟陳庖犧氏
 故都也其則圖畫卦以為萬世斯文之源非學所當
 是乎在閣之所尊惟易乃六經之源非學所當
 先治者乎葉侯之于是學飭壞取諸蠱去故取諸
 華圖新取諸鼎鼎易撓為隆取諸大過可謂善于體
 易者矣雖然亦豈徒飾美觀以定吏責而已邪蓋
 其教于是者必如蒙之養正以收作聖之功學于

是者必克之講習以求麗澤之益由是出而用世者必如秦之拔茅連茹以彙征而皆為君子之朋傾否亨屯觀人文以賁飾天下乃侯所以與學待士之本意也予以陳為古聖作易之地故因學之成而輒及之**高拱漢留侯祠碑記**龍之為物能升陳士其勗哉澤下土非人所能致也而古乃有秦龍氏者何蓋龍有欲故可以所欲參之可參故亦可以屠也雖然此托龍耳若神龍則不然彼其心無所繫而變化莫可測其所食猶凡龍也即秦龍氏之食亦未嘗不食也然一食即去既不知其為何人而亦不記其為何處夫若是孰得參之不可參也况可屠耶漢興佐命之臣三傑為最而三傑中智莫如留侯才莫如淮陰乃淮陰竟以反誅嗟乎淮陰豈嘗反哉徒以其豔於功名之際不能自脫故有以堅高帝死之之心而遂不能免也今觀夫分地稍遲則失期不至欲王齊急則請假王降為淮陰則快無聊羞與會等伍信於功名何如者帝固以為信之才若彼而其功名之念又若此使吾在固有所以處之者吾不在則嗣子安能處之而不

當意信其可但已乎脫如分地遲奚啻失期脫如欲王急奚啻請假脫如有淮陰之謫奚啻快羞伍噲等嫌釁一起則嗣子者必且為所魚肉而事去矣天下其能如信何故必有以死信而後吾乃可以死此固高帝之心不能時刻忘者也而信亦豈無所以致之者歟悲夫以信之才可以離視千古固亦龍也而惜其豔於功名之際不能自脫則其為龍也凡是故始為人所參而卒為人所屠也若留侯者雖則以身從漢決策帳中然或去或來其超然不羈之意已久孚於高帝之心至其成功也侯之則侯食之邑則食固亦漢廷諸功臣伍也而曾未有一毫岸異離群之迹乃無何即引疾以去謝跡人問使天下之人徒有咨嗟嘆息而竟莫識其意之所在是可得而參歟抑可得而屠歟然則侯亦神龍矣哉或曰侯不繫情於漢獨奈何繫情於韓而必為報讐嗟乎忠孝丈夫之大致也父之讐弗與其戴天君猶父也有君父之讐而不以報非夫也是故侯之志始終乎是焉惟其志專報主而無所繫於功名之際是故卒有以成志而亦卒無以累其身譬之神龍者雖不可參固亦不可

犯也而驅風鞭霆索天下不義之人而擊殺之亦未嘗不為也詎祗謂不可參而已哉若是則可為留侯也已矣世傳侯為韓人而自昭侯滅鄭遂徙都鄭越百四十有七年而後滅於秦則侯正鄭人也而鄭故無祠予乃特易地一區建祠祀侯蓋不惟鄉人之後進寓景仰之意而父母之邦英爽時臨或亦有所依焉乃予則為迎送神辭俾奏之以樂尸辭曰推羸楚兮報韓借赤松兮棄人間橫四海今神遊懷故都兮暫還溱之水兮陘之山桑麻蔚兮春草班悵美人兮未來徒但麟兮心顏鄆

陵縣儒學碑記 嘉靖戊申秋九月鄆傳王君誥等不作蜀校匪文翁不興惟鄆學既久敝奉禋弗處絃誦罔托將有青衿之刺乃趙侯銳意修復不日就工制既美完教乃可振惟師若生寔感僖公之功沐文翁之化茲釁幣告成麗牲有石願有言以迪多士以志趙侯之德弗忘中玄子曰俞趙侯之修也奚若曰有因而飭者有因而拓者有增而備者有更而置者曰殿曰廡曰亭曰堂曰齋曰廨舍扶傾易腐章采煥施貫則仍舊此因而飭者也曰

大門隘則益以如干武曰號舍寡則益以如干楹曰軍厨庖湍弗全則益以如干所此因而拓者也曰泮池曰殿前後翼門肆惟肇興此增而備者也曰啓聖祠移之左曰名宦鄉賢祠移之右相厥陰陽審厥向背惟厥宜此更而置者也中玄子曰都惟學亦若時乃即可以論多士人道根諸性傳諸聖弗求諸性者診也弗準於聖者盤也是故登厥殿庶瞻厥几筵授受若聆揖遜如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緒咸在於茲士於此思聖則聖可師矣升厥堂則寬以容入厥室則宏以受眾寡少長咸圍我闔士以此思仁則仁可宅矣修達分闢如砥如矢出入惟時罔不咸遂士以此思義則義可內矣崇卑有等大小有量遠近有度後先有序士以此思禮則禮可秩矣重戶洞如視則遠列闕罔部明則徹士以此思智則智可達矣是故原諸心覺驗諸事行勵之以師友俾勿壞猶夫因而飭者也成化始於致曲保遠肇於克端罔忽於微罔畫於大猶夫因而拓者也學在知新畜由多識古今名物網羅而會通猶夫增而備者也典墨病學申韓雜沓時儒不免焉辭而闢之惟正是歸猶夫更而置

者也嗚呼凡克懋茲以弘乃性以準於聖人則德
可崇業可廣用罔弗利斯可為善學也已若乃撥
遺文以口耳獵近似以眩名實惟聞譽可射罔及
厥躬惟爵祿可餌罔揣厥本則猶作室者基之弗
固惟厥墉棟之弗堅惟厥繪頽無日矣乃國家亦
奚利於斯差爾多士之修亦時諸趙侯之修而已
矣越名孔昭邢臺縣太厥為治摧強枉而植良弱
急緩收而後催科民用康阜俗亦丕變乃茲舉尤
為知務其所謂強教何塘河內縣儒學碑記
悅安民之父母者哉
學文廟在縣治之西攷碑記洪武十五年姑熟陶
晟之所創建也迄今將百四十年矣棟宇不無傾
欹屋瓦不無凋落有司雖時加修葺而因陋就簡
規制未備春秋奠獻無所瞻仰甚無以稱朝廷崇
禮先師之意於是教諭宰廷俊惻然於心迺謀於
知縣高傑及訓導鄭樞汪振王詔復申請於撫按
兩臺報可迺出帑藏銀六百有奇市材鳩工委義
官蕭欽督之正殿舊四楹廣為六楹兩廡舊二十
楹廣為二十四楹戟門櫺星門皆撤而新之櫺星
門三座皆易以石柱門內泮池亦斲以磚石未幾

傑擢刑部主事去縣丞蘇徵繼其志綜理不怠迺
底於成經始于正德十四年正月落成於明年九
月未幾徵亦致仕去今知縣王濟民復修拓兩齋
補其未及廟學規制視昔大備廷俊等乃來徵言
以紀成績竊惟吾夫子之聖以及從祀之賢皆功
在萬世有司修廟致祀皆祗奉朝廷德意而為之
蓋有不待贊者然聖賢廟貌之設祀享之禮必行
於學宮之中此則朝廷深意蓋有不可不知者英
俊之士藏修游息於此期望參謁春秋奠獻夫豈
無所思乎均是人也彼胡為而廟祀於萬世吾儕
衆人胡為而不得預也反復以思之崑勉以求之
不沮不怠則庶乎其有得矣抑行遠自邇從祀之
賢有魯齋許先生焉非河內之產乎志其所志學
其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斯
於朝廷廟祀先聖先賢之深意庶不負矣不
然則殿宇之崇徒為觀美夫何益之有哉
巡撫

河南都御史題名碑記

嘉靖十九年都察院僉都

撫河南政成民和百廢俱舉因念前後巡撫諸公
歲月滋久各姓將湮恐來者無所考列其姓名刻

之貞石樹於公署之右其書徵子言為記竊以朝廷之政制之於上而行之於天下者其大綱惟其因地制宜以通其變而行之有司者率委之巡撫焉然一方之政經巡撫裁定者有司皆奉行不敢違而政事之臧否民生之休戚恒於是乎在巡撫之任重矣哉揚清激濁使有司不敢壞政以病民生者常典矣不論可也至於宣布朝廷德意因時通變均平徭役撫輯流移詰察姦宄甄揚善類凡切於生民之休戚者斟酌可否立為法令率有司循而行之他時稱數政事之善者則曰此某巡撫之建也此某巡撫之所定也一一可考然則題名碑記之立監戒存焉亦不為無所益矣嗚呼觀者其亦有**趙烈女祠碑記**烈女姓趙氏懷慶之河內所感乎趙烈女祠碑記縣人勿時許聘同縣儒學生王子聰之子錦未幾子聰卒家貧錦甫數歲鞫於母張氏辛若成立學為詩文往往有奇句可誦不幸錦死趙女方在室聞訃痛曰吾既聘王氏氏即吾夫也夫死曷歸迺往哭盡哀將殉死顧姑老在堂無他子侍養義不可棄去既殯迺留養姑破屋蕭然不蔽風雨尺帛斗粟皆無宿儲朝夕甘

肯取給女紅傍人見聞者皆輦蹙不自得趙氏怡然也弘治十三年冬姑以壽終趙氏併啓舅暨夫之殯返葬祖塋歸自縊死鄰里上其事於府將圖奏請旌表歷數年未能得也長山徐公由工部尚書郎來守懷慶政教既修百廢皆舉有以趙氏事告者公戚然曰世有志行卓異而沉沒如此者乎是吾責也力聞於朝請加旌表以風示四方制既可乃建祠於郡治之東祀趙氏焉外又為石坊使人可望見以思也河內尹李侯贊襄甚力既落成請記於石以示久遠迺叙其事而銘之辭曰古有貞妻亦有孝婦室家既宜乖離中路妻貞婦孝在禮則然世罕蹈之猶著簡篇嗟嗟貞懿水瑩玉潔軒車來遲良人隕折拊膺呼天誓將同歸睠睠顧懷姑老曷依一室蕭然孰甘孰旨纂刺瘁艱不愠以喜姑以壽老百年而終纍纍新墳負土以封太事既衰溘然長逝同穴而藏不違初志見聞興嘆風節凜然賢守封章錫命自天錫命自天金書有耀翼然新祠奠彼衢道嗟爾士女孰無秉彜孰無秉彜胡**改建韓文公祠碑記**聖人之道其大矣哉不鑒思

蓋非其他一才一藝之可比也故君子之學患不
 聞道苟得聞道則雖勢在匹夫世猶當景仰而崇
 奉之而况其顯者乎孔孟既没道學不明異端之
 說克天下老氏曰虛無道也釋氏曰寂滅道也天
 下之士迷于其說賢買焉莫知適從者蓋非一朝
 夕之故矣至唐吏部侍郎韓文公始明辯而震揚
 之曰博愛仁也行而宜之義也由仁義而之焉則
 為聖人之道老與佛之道非道也由是天下之士
 始曉然知吾道之正異端之邪其見道之明固已
 度越諸子矣而又慨然以道自任雖蒙譏訕笑不
 懼不沮佛骨一表至犯天子喜怒竄逐南海瀕于
 死而而不悔其信道之篤豈世儒之所易及哉逮
 其晚年道成名立天下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有
 宋元豐中遂以公從祀孔子廟庭公之得預乎聖
 道之傳天下之士固已無不知矣况其桑梓之地
 遺風餘澤漸被尤深士之生于斯游于斯者又當
 何如而景仰之邪公本河陽人河陽于國朝為孟
 縣縣之西有韓庄傳以為公族所居庄有墓傳以
 為公墓公集亦有過河陽省墳墓及我家本瀍穀
 有地界界畢鞏之句則公為孟人無疑唐史乃謂公

鄧州南陽人蓋傳悞耳弘治年間大家宰耿公如
 表公為孟人奏請於朝建祠致祭其所以風勵後
 學之意深矣顧棟宇甲狹未稱且僻在深巷過往
 士大夫猶有未及知者正德丁丑縣尹劉侯慨然有
 感于斯乃改建于縣治南門內孔廟之右高明爽
 敞既足以竭虔妥靈又于祠前豎坊題曰鄉賢韓
 文公祠蓋以見公得乎聖人之道而為此邦之意
 人也往來士夫咸得謁祠致祀而耿公表章之意
 始大暴白祠成欲紀其改建始末于石廼請命于
 太守韓公以屬塘竊惟士君子垂世不朽者不
 止一途而莫大於得聞聖人之道孔孟以來世儒
 得與斯道之傳者僅可矚數而吾黨得二人焉公
 及河內許公是也然上下千數百年而僅得二人
 可謂難也已矣有志之士渴公之祠夫豈能無所
 感耶冢宰公名裕河南盧氏人太守公名士奇山
 西洪洞人縣尹侯名澄陝西邠州人皆有志于聖
 人之道者故所崇尚如此謹附李攀龍天中書院
 于祠記之末使後之人有攷焉

碑記
 余重修天中書院成太守吳興徐君以其圖屬
 余曰此先太守盧龍廖君自顯所建也在郡

城北汝水上天中山之陽三十年來業已廢矣蓋
 余至郡郡長老縉紳先生復為請曰安得太守中
 國而授弟子室乎頃之構院後北三畝許為舍處
 諸生高第者凡百間其前為天中閣三間講堂五
 間漆雕氏祠五間著臺一表臺一因署為天中書
 院云余按高陵呂君紳所記舊諸生第舍纔十有
 五間藏書閣三間在講堂後即以祀漆雕開其中
 無今祠斯於廖君奚啻什九哉中和應乎天地神
 明麗乎蒼龜聖澤衍乎大儒文王以幽贊演易周
 公以測景經野孔子以定禮達材三才之業具是
 矣先尚書藁城張公守汝寧時即嘗檄諸生集上
 蔡雖一時科目號得二十餘人然郡守安能時
 時出行縣視諸生何然則始有以樹法無窮時者
 得時時視諸生何然則始有以樹法無窮時者
 素立耳蓋仲尼遷于蔡者三歲而於是邦也得三
 人焉示六藝微辭道統大業其人如此之難也乃
 漆雕氏卒以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至今稱
 焉至家語序列曹郵秦開之倫亦聞于世論語所
 稱乃獨使漆雕開仕何哉苟斯未信又何說乎余
 悲孔子之意去魯十有四年既不得一仕世主使

漆雕氏效大業無窮時何不說哉由此觀之開也
 斯信在此不在彼明矣然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
 日兆行曲則違於戒獲行直則怒于諸侯雖世主
 以為廉也即所事若夫子不得一仕世主矣則有
 傳禮為道效吾黨小子耳是漆雕氏之教也使郡
 諸生安於習見著於常尊日相告曰是大聖所說
 先夫儒也是郡太守之教也是學而期于仕者無
 以處不必仕而困於其心仕者也不信孰大焉明
 興以來起家諸生間信陽固始二君其顯矣即不
 仕何以自見乎何以謂善學漆雕氏也余嘉徐君
 之意如此余惟太史公獨蔡有世家言江黃猶息
 微甚不數矣及觀吳公治行桓次公經述與孔北
 海遺陳長文論汝南何多君子也至世俗所稱八
 使八俊三君五處士汝南君子必與焉况所謂郡
 六孝廉決曹椽五子與四世五公者乎豈皆得夫
 子而名益彰如漆雕氏也何後世湮沒而不稱非
 附青雲之士烏施于後世哉徐君名中行字子與
 先守汀州時治行天下第一所著皆漢魏文辭不
 其列云乃為銘銘曰皇帝御宇爰理人倫永錫厥
 極攬觀萬邦伯分職祗承功德攝提之野實維

豫州九土攸式俾彼守臣乃蒞汝南庶士咸飭既
 修泮宮宣達上意漸于淮服屬邑嚮風踰蹕濟濟
 譽髦允殖我是用集以校六藝莫不如畫爰始授
 宰卜周一隅百柱是辟天作高山實維地中樹之
 表儀我侯至止望形景附朋友攸宜教之誨之載
 色載笑是瞻是依有臺蠹蠹是生神物斷策以推
 素甲編質浮游空氣幽贊匪違豈弟君子赫矣治
 行爲著爲龜八儒既立本支仲尼迄用有成惟漆
 雕氏其先蔡產祀事孔明肇茲道統克開厥後不
 愆于程嗟此庶士尚其夙夜保厥令名信而後仕
 釋斯在斯王國之禎敢告守臣有造無斁崔銑磁
 以佐寵靈言勒于石永矢弗刊載著祀經

州儒學碑記
 夫可已而作之者厲民者也故達體之政必均
 其民不淫善乎張侯珂之修學也監司汪子正命
 爲之是故舊可仍也吾無增焉舊所缺而地者吾
 無襲而不舉焉舊地而新之者爲堂二曰明倫曰
 會撰爲齋三日進德曰時習曰日新爲亭一曰射
 圃舊缺而作之者爲倉爲庫爲神厨爲號百有二
 十楹爲祠者一曰鄉賢夫學所以明人倫也聖建

其表賢申其旨歸覺而弟子習之講于堂齋而施
 諸家與邦躬以正志饌以明讓且夫稽典不若聞
 諸父兄之爲審也求之四方不若驗諸里之切也
 一方之人而望諸天下生其地者可亡典乎獫豸
 牙者其力憊其效近犴童牛者其力省其效遠故
 勿儀不可廢也童心不可不育也故作社學于學
 區焉**社學碑記**
 科舉既久士益慕利蓋知誦讀之
 昔之提學河南者有克菴陳子士賢石谷吳子元
 明克菴禔身以教故士敦石谷以闡經旨教故士
 良又四十餘祀而得今蕭子子雖蕭子崇道而善
 于訓厲耻而明于施故士檢彰德同知王侯惟屏
 壻政凡十閱月遵憲度申學政防佚驗業各以時
 舉以事振已而商于僚通判王侯邢侯推官尙侯
 曰棄其志于幼而長斯責德後矣夫躬之既攬焉
 而思閑其心紛矣夫議遂協乃區地構木修建小
 學其二居城中四關各得其一擇師選質誥誥乎
 至四百人來拜于清白堂嗚乎爾師爾徒母宵
 志母賈利母迷爾業範爾躬以示規敬爾師遜爾
 長以敦讓謹爾容與步執爾灑掃審爾唯諾情爾

言以養敬正爾詰訓辨厥各物飭爾點畫以究經
以折事以收爾放心鬼鬼者山簣土積之涓涓者
泉巨浸滙之牛牯于童可獲千箱木直
于茅可棟明堂聽之哉母曰予言誕
御史題名碑記 御史橫楊王子泣我河南敬簡五

監謀遷於鎮守故署得請乃新而居之勒石題名
爰自已始舊石自永樂至嘉靖丙申歷年逾百更

涖者自曹琰氏至李子伯音鏞及王子凡百人夫
省之建臺以布憲也名之必錄以考類也夫士之

減否不登諸載籍而名氏不俾之久存則是非泯
如奚施勸沮烈士自厲而莫範奇人孰憚而不恣

也自帝拱宸極守典不行悉奇耳目於憲臣地近
而任則元重詔而信之專理是者可以慎務矣潔

以居身良玉不汚公以任法照鑑其無擇直以提
節喬栢無附介以一眾孤勢弗明然後激揚攸中

而風動乎群僚矣煩文泛議徒役於楮可刪也細
故淫威徒費乎時可祛也甘言曲承將售其欺可

坊也善謀法守將益其實可求也士大夫之進止
存義焉士之窮達有定命焉我安義命何與於人

乃或怵於權勢而決其衡因以微寵祿斯自乖雅
道而已矣古謂紀綱猶血脉也御史乃危官也
謂先克三不乃能行三必焉是故勢擅烜赫不見
其榮躬蹈累繫不為之辱迫臨鼎鑊不憚其威由
是磨刮至疵必犯顏也培擊奸諛必夾覓也敷達
民瘼必究源也相幾而識體誠孚而善道之則為
憲矣永石 三仁祠碑記 昔商季有仁人三咸以至
垂乎爾 也故多有三仁迹然未有祠明正德末淇民李深

者有志於創為以費不給止既而山東劉金來令
淇知深之志迺請于都御史湖南何公而允閱月
作屋三楹而深內其田一夫以共祀事嘉靖改元

秋何公按部至淇進深而禮之舉於公而表門已
修祭於祠弗說曰古云報祀稱德三仁居斯弗可

言稱將謂神其寧否蕩民冒老釋且弘居師巫崇
淫鬼以誑民皆屋之何撤彼大此乃協爨典因詢

謀其可率者僉以推官徐謹對適祠外故有官田
命垣之毀廟取材民競獻力門以崇殿殿以先寢

左右各有翼室於是淇士奮然曰三仁者斯隅之
產望諸萬世生其地者當興矣淇民奮然曰深一

乃或怵於權勢而決其衡因以微寵祿斯自乖雅
道而已矣古謂紀綱猶血脉也御史乃危官也
謂先克三不乃能行三必焉是故勢擅烜赫不見
其榮躬蹈累繫不為之辱迫臨鼎鑊不憚其威由
是磨刮至疵必犯顏也培擊奸諛必夾覓也敷達
民瘼必究源也相幾而識體誠孚而善道之則為
憲矣永石 三仁祠碑記 昔商季有仁人三咸以至
垂乎爾 也故多有三仁迹然未有祠明正德末淇民李深
者有志於創為以費不給止既而山東劉金來令
淇知深之志迺請于都御史湖南何公而允閱月
作屋三楹而深內其田一夫以共祀事嘉靖改元
秋何公按部至淇進深而禮之舉於公而表門已
修祭於祠弗說曰古云報祀稱德三仁居斯弗可
言稱將謂神其寧否蕩民冒老釋且弘居師巫崇
淫鬼以誑民皆屋之何撤彼大此乃協爨典因詢
謀其可率者僉以推官徐謹對適祠外故有官田
命垣之毀廟取材民競獻力門以崇殿殿以先寢
左右各有翼室於是淇士奮然曰三仁者斯隅之
產望諸萬世生其地者當興矣淇民奮然曰深一

夫耳而顧禮於巨公我其非夫與况力田敦行公其胡棄我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也草何公薄視表而興者祁祁何公直諫而權倖厄之不懼功不著於省府不伐其治豫也嚴思緻式亡寃夫亡畫政是故有不動動斯應矣夫政豈聲色而已太史銑在鄴聞之因為之記其協事者叅政鮑公而下之名氏具

岳鄂王廟碑記
 嘗不垂涕焉夫功疑而戮握節而死者古有之矣鄂王忠而遇主者也人何得而甘心焉昔高宗之既南也王內則剪寇外則遏敵請建儲以安人心還舊鄉以係人望收河北而倚中原厄於王彥危於杜充而志不挫慕于張俊沮于秦檜而節不奪誘以隆爵而弗回其廉亡好其仁不殺是故謀遠而中義明而信故能存宋弗遂亡也夫道之所存命也命之所成勢也命有樞勢有機善治者因之初高宗之南也金王中國之志以汴昇張邦昌以齊昇劉豫而還師于漢矣及乎昌豫之什背安慮易而後有之則既堅其據矣故言和于帝之世者賊臣也言戰于孝宗之世者削臣也語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夫君

人之道三志以決行才以施務知以明臣帝攝於金人之威憂其復讐亡成且失其據哲臣英將懼亡以賞其功乃為苟安之計惟佞臣之交夫俊貪而王廉王忠而檜奸俊檜密君而王疏間言陷術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夫無成者惡盈也括囊者辟諸也遜迹者消息也亡是三者其能免於彼人之難乎於乎以亡明之迹而賊元臣自古以來未有如檜之取也奸臣之欲得國政也始則逐直諫以蔽其君中則誣人之行以淆其惡終則果賊哲輔以肆其威且莫須有者檜之游詞也檜欺天下其心不能欺故邪之賊正其心非不賢之也而棘於其欲忍而為爾湯陰王故里也廟久而剝大明正德丁丑中丞內江李公士修巡撫河南稽賢闡隱表墓新祠示民所鄉以成教化檄下監司范君嵩俾湯陰知縣王擢修王廟既

李夢陽嘯臺碑記
 者跡月而畢麗牲有石迺刻予文

因乎彰者也思者追乎實者也永者存乎繼者也激者本乎風者也故觀人以章可以識世思而永之政之繫也然不激不著著無定形視施以明顯默拔微斯其致矣而御史許君按縣還也則謂予

曰吾北遊於蘇門蓋登孫登臺云恍若見其人徘徊焉若吟歎嘯焉予曰思哉許君曰臺圯予令修焉已為祠祀登於臺北予曰永哉自是有彰乎然之賤丈夫也無妻子屬去而棲其邑北山土穴內是蘇門之山也乃其人夏衣草衣冬而被髮自覆至微末不足述而史氏則稱之曰登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恙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然登不欲言阮籍嘗候之既見與語登不應籍退而至山半開有聲若鸞鳳音焉則其嘯也又嵇康從登遊三年間終不答康別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言如斯而已若登者誠何如人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人患在無實譽不必顯晦不必微實斯思思斯永矣故登者非赫赫聞者也非有河上公之授經龐鹿門之耦耕非如陶隱居巖處而朝議淵明嗜酒而苦詩也逃汚而潔我隨安甲而尊我追含之而見者不謂其無峻絕而當時不以爲儼若約而天下不以

爲矯故過其里者思其臺登其臺若見其人徘徊焉若吟歎嘯焉祠之若靡之之水也斯非實之明效哉孔子曰邦無道其默足以容世之不幸莫大於使人默予故曰觀人以彰可以識世蓋言晉也我謂登非徒默者也世不可使人默亦不可使人不默何也溺於顯則廉耻之道喪廉耻喪則政壞而承之必實焉彰此激揚之先也許君得之矣夫稽康者亦晉之聞者也乃卒不免於刑戮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身獸之見畢弋莫不高翔疾走知二者禍已也及冥於所欲鮮有能免焉者何也見欲而不見禍也故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乃人自不必絕妻子汚埋如登也能如河上公諸人自足免於世矣然而罕焉豈以激之者寡耶乃今人非惟不之激顧悻悻曰風奚益於世詎不大可詫也哉知縣趙鉞曰嘯臺傍故有思親聚遠二亭百泉南有穠翠亭咸圯監察公曰咸復焉然孫祠之餘材咸無擾於官民又曰是役也按察僉事劉君實襄之云許各完丹徒縣人劉名澤濟寧州人正德十四年夏五月北郡李夢陽記記之日落成日

也 大梁書院碑記 大梁書院田成或問書院有田
陽石鼓嶽麓白鹿四者其巨矣然必田焉祭也以
達乎養何也聚人之所必廟其所師廟必有祭祭
非田何出矣聚而不養則散制散成聚莫先乎財
易曰何以田若人曰財故田者財以之生養以之成
者也曰田若是急乎李子曰聞之先王天地非養
無以物聖人非養無以民士非養無以成身故養
者天以之生地以之行人以之成是故二氣推盪
風霆流形消息往來各足其精天地之養也則明
因利嘉穀時成制恒備好壽康安平聖人之養也
審今酌古仁緯義經厚積廣施性堅德明士之自
養也是故先王之待士與民異田則代耕何也不
如是無以專志而業精也故士群之庠序別其冠
衣程其餼廩端其術業凡以異民也後世則又選
勝而區稔拔其良聚焉於是積書之院祭養之
田又以異士而考成也曰竊聞之士易聚而難成
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敢問之士易聚而難成何
也曰聚非其聚也予嘗躡大梁之臺造院謁祠登
堂陟閣矣叢篁茂林長廓委翳鳥鳴狸走問曰士

奚不聚也曰無田曰祭乎曰祭有司辦之今田矣
士仍不聚也問之曰無倡之爾故曰聚非其聚也
曰知難聚而必田之何也曰善身者不以一噎而
捐食善田者不以一歉而棄穡故寧田而難聚聚
而難成而不可使天下無養士之稱於乎識斯義
者可與成壺壺言變通與詩曰視民不悅君子是
則是傲茲之謂也是田也而提學副使歷城邊公贊
御史吉水毛公實倡之而監察信州汪公大名王
公桂林喻公成之是田也而更數君子而其勢愈興
久而彌貞嗟吾士自是 省城五門碑記 河南省城
其聚也夫其聚也夫 京師城也自五代至宋而益飭神宗時則更
築新城於外今曰土城者是也宋亡入金歷元外
城毀而內城存我高皇帝定天下也蹕於汴駐焉
但遣將北伐於是升汴為京設衛十有六守焉是
故是城也繕之視他城堅甃皆甃也然又重甃而
城根甃先石入之地又數尺天順辛巳河灌城乃
獨北門陷猶是城也自降而為省也置王府三司
又調其十五衛去遂空其四隅斥鹵水國又今百

五十年故其城若門雖大勢巍壯而中損蝕者不少矣嘉靖元年太監呂公來鎮茲土登城躡樓俛仰者久之乃慨然而嘆曰諺有之曰些小不補直至尺五之城也及今修之費猶省也夫門者城之喉樓者門之冕也城修宜自門始於是集三司長暨庶尹群吏議城事已又謀之撫按之臣乃僉曰協於厥迪於是呂公則毅然任曰天子勅憲之來也若曰城池軍馬汝飭汝覈今之舉固費省而功倍者乃僉曰協於厥迪僉曰動大眾者古之人舉大事者審乎時事莫大於城城非大動眾不集今兵饑疫厲我民未和記有之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度時未若占人靡和其何城之為呂公曰嗟天下不有惠而不費勞而弗怨者乎是城也先其五門及西關土城若門計費萬金耳今無礙帑金若千斤更稍稍益之便足矣夫汴舊京也游食者夥饑則歸之盜修城之役誠計日備之菜色可活而亡命可收也如是則不動眾而大事集矣僉曰竊又聞之事無巨細人存則行是城也前修之者屢矣然上侵而下漁費倍而效寡又土木之役破除易而稽察難呂公曰嗟利弊由人耳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予嘗奉命修京之東門矣人無玩心工無耗財是城也舉度不中厥惟予咎於是巡撫都御史何公巡按御史王公清軍御史喻公暨三司長稔知呂公賢又計帑金得十之六七會又有東寇閉城而門之樞朽鐵葉爛脫於是僉議始同而城之役興矣是役也始於東門程能計日經費即功獎勤黜惰勾稽有簿大持小維工備稱事執信布義聽其自來凡城之材礪鍛甄聖木石礮炭膠角顏采皆公市平取宜靡告困民罔知勞一門既其門繼五門既上城若門繼行之有序匪棘匪紆革之仍之各適厥中於是撤朽剗蝕植頽築虛凸凹完鬻濬淺疏塞遠而望之樓櫓鞏赫粉堞煥如堅者屹屹深者鬱鬱直者嶄嶄橫者翼翼迥而察之石櫺鐵樞虹梁臥衝墮塹縈輪蓋一夫當關萬夫莫前者也登而覽之嵩行失險大河奪色俯而視之司府填委倉庫克實旌棨甲冑周廬是嚴足以域民威暴壯氣助武然計之則費省要之則功倍斯何也所謂事無巨細人存則行者也巡撫王公巡按俞公清軍戴公之來頗亦異同於斯城及見呂公賢乃亦咸相于厥成乃呂公則愈心於

城事時時出督勞之曰嗟爾官爾工爾備毋欺毋
 玩毋自阱爾躬是故一門成則盡徙其餘于他門
 即拳石塊礫亦鐵尺未敢杵壞畚無妄棄者汴之
 為水也出城則甘於是呂公周覽而嘆曰嗟設卒
 有寇至小門崩夫門鑰乘障之士瞭睥之子手麾
 之吏渴也奚救之矣乃默禱於小門穿一井乃五
 井皆甘是時布政左使劉公右使宋公實經厥費
 按察使張公都指揮徐公贊畫為力乃僉議伐石
 為碑樹之南薰門月城亭焉以紀實詔來且張城
 大修之本也城門故各有廟是役也亦各新之而
 嚴其祀或問李子曰先王之建都也必城焉急然
 孟子則云固國不以山溪之險何也李子曰斯惡
 夫專事地者也非天不生非地不形非人不成是
 故先王之為治也內外交飭本末具修順時豫防
 設險為固人心雖和守戰是憂故曰重門擊柝以
 待暴客故城者民之捍也障內而嚴外者也雖然
 詩有之矣赴赴武夫公侯于城又曰宗子維城故
 不天則倬不地則害不人則空故人者本也孟子
 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也善為治
 者本末內外交飭而興修可也東鄆陵縣城碑記

正德十三年夏四月鄆陵縣城成城週二千三百
 三十七丈高一丈五尺基廣一丈塹廣三丈深三
 丈一角各樓樓增修修長檠適適翼翼濯濯下壑上
 削蓋遠宵邏鈴柝是節伺察有伯簿吏乃鈎外姦
 潛奪內犬靡聒是役也始於十二年正月踰年而
 告成費蓋巨萬緡徒數萬人云畚杵如雲登登四
 間搏勞均力人人懽悅縮溢伸乏咸有紀經厥知
 縣章為之云是故費罔官損役匪農妨觀者嘆蹟
 聆者頌能監之者嘉覈之者褒初知縣章至縣也
 行城履隍垣鬻池凸汚穢黃蒿徑蹊交交以問左
 右左右對曰是城也殘焉故矣前中原盜起控弦
 環甲者蓋數十萬焉渡河轉戰先驅畧鄆鄆之城
 不攻而陷民以之荼是故民瘡痍未還也燼于今
 猶烈知縣章於是俯而思仰而嘆曰嗟乎無城無
 縣無縣無民予誠不能苟一日而食乃於是集部
 吏召父老延鄉士夫議城事僉曰是役也眾知縣
 章曰吾能眾曰費曰吾能費曰費而眾上之人必
 以為利已曰誠已也彼即以為勞弗已誠佚之即
 也即以為為己吾何憂曰彼謂民勞曰誠佚之即

為勞之可且章聞之計小者害大道謀者寡成故
 鄉校毀僑慶裴誦孔聖賢且爾况其下乎始盜之
 入也鄂之士若夫若父老若吏恨曰設城堅吾奚
 以茶上而省若臬若郡長吏又恨曰設城堅吾奚
 奚以茶及平也上之人謂城勞也疑已利也諸議
 者又謂費也眾也斯所謂磨薪而憂火者也夫湯
 而後井井豈湯及哉不城吾誠不能一日食鄂及
 城事與果有謗知縣章於監者監者覈焉獲顛未
 乃於是罪謗者而嘉知縣章移檄褒焉李子曰令
 哉章何則大者舉則細者可推矣夫政莫大於動
 眾功莫大於城民夫城者城民之急必眾而成者
 也是故書稱勤墉勿戒復墮城漕城謝城韓城朔
 詩人詠焉武夫宗子非城莫譬也春秋之義城築
 必書雖美刺殊旨要之其大已力任其大民以之
 城眾而弗擾是克令也故曰令哉章或曰鄆鄭克
 段者也段城京也祭仲憂其不度何也李子曰公
 私異也是故君子之動眾域民也公而後功正而
 後政章斯有焉故曰克令章龍氏漢川人以舉人
 前者德興縣學諭有捍賊功擢令官云鄆致仕尚
 書劉公書抵李子曰凡令鮮克令龍也克令而文

城吾鄆夫春秋城必書顧子書焉而鄆學諭田君
 祐及鄉士若夫又咸贊趣書於作鄆陵縣城記
清軍監察御史題名碑記
 監察御史丹徒許君清

其廳左有記名之碑碑前顏君所樹而李子記者
 也李子曰是記也不文許君曰出子手奚不文也
 誠不文也願磨去前作李子曰夫記不以碑乎碑
 不以名乎然是碑也非清軍河南御史不名何也
 以河南清軍察院碑也夫見存同異則行有得失
 職有久暫則績有細巨故同官而異情同事而異
 聲情以聲殊名以情別名而志之則妍醜具列列
 而永之非薄之道乎然君子乃不之廢碑者非謂
 昭鑒戒備今昔覽之者始悚然起哉夫軍者民之
 對而清之者渚之理也高皇帝制兵也亦每昂軍
 而下民惟官亦然文皇帝南翦北逐亦非於兵忘
 也乃宣德間顧業憂軍之渚也而議立清之官
 矣夫法緣情者也今人情既莫不樂民而苦軍故
 上之人雖日憂軍而軍之法日愈渚故官初弗專
 也今惟監察御史使初患數代今三易年代不數
 代又專然官者靡有樂久乎此者也此無它勢難

也難之勢二嚴也必繁勾稽繁勾稽民必大擾擾
 則妄指捏報而害人必曰苟緩也必玩玩必潛必
 漏必脫人必曰縱是故官不欲久也曰吾病弗克
 埋即弗病也曰吾雖久而問久者問病者歸去者
 幸來者効是軍不終消哉夫士未有不名而勵者
 來誠有惕於名碑曰彼苛吾寬彼縱吾密彼暫吾
 久彼閒吾力誠以是悚然起也君子亦若之何而
 能廢碑也故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故勸來者未
 有不証往者也勸來以証往則今昔自備考情以
 指名則鑿戒易昭此所謂小大由之者奚啻乃軍
 事又奚啻河之南雖然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
 者勢有不可仍者也天下固有力而久密而寬而
 不之能為者此則非迂儒之所知也許君三年案
 蹟蓋二十倍于前然又數上封事所規畫率軍便
 顏君前在茲亦理消之才然未久以
 盜起罷去二君各籍載之下方矣
 庇民祠碑記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
 傾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
 驚而疑而涕泣語曰鷺鷥水上走何處尋魚鱗而
 公前巡撫河南時實麻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

是聞公死則咸涕泣相率潛詣公故解為位哭奠
 焉會純皇帝立詔曰少保謙寬宥其家而遣祭其
 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赴祀故解傍祠
 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笱跋履若少壯或翼
 如不則至稽首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敬皇帝
 立詔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
 愍立祠歲春秋祀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
 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
 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
 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公於私祠今三十
 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巡按張君清軍許君
 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堂欹漏欲頽矣
 鵲鵲擾擾棋棟鼠走鳩嘯周垣盡圯羊豕外來於
 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邛而欲曰嗟斯非梁地邪
 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嗚呼二帝不南矣夫
 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
 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
 敬植額起圯新而繪壁而級而隅而榮而序備矣
 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
 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防也望之栗栗而嚙嚙

枚枚而嚴嚴是使之世者之迫也李夢陽曰予觀
 今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為臣
 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敵入排遷主戰四者且
 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
 莊事輒曰夫蔡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
 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
 不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
 又何也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
 貪盛者違智歟而敵摧太上皇大同城下勸降也
 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
 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
 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
 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
 宮之錮二者有能為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輒
 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
 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乎傷乎傷乎雖然宗澤岳
 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愠而死者公者死
 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為業載傳狀今不復次
 第述其始終若是祠修於是年春月夏而告成張
 君淮許君完事祀事者賀君銳也系之詩曰於鏢

炎運曷平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鑿
 精含貞匪時曷微匪歎與靡疑靡驚厥伐用成
 厥育是輕委躬於城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施
 碑日月易舍蠢爾乃賊乃羹國邑之亂之訐陵廟
 岌岌公下其時矢身以殉尚乞排議不難不震僉
 曰和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游亦帝昇弗疑
 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羆性直歸於京古曰
 城肅肅我壘攸攸我旌載清載寧皇歸於京古曰
 荷難今謂曰癡忠古奚嘉今胡嫉而何讒非名何
 毀非公孰讒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任厥膺斯厲
 古則曰直今曲自為於乎少保時晦時昭古誰無
 死死有榮衰我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旆旆
 其旗白馬朱衣有風妻其歛其有光若往若
 來即而罔見跋望連瀾茲邦寄居氓實爾思
節公祠碑記 愍節祠者贈光祿寺少卿上蔡縣知
 日賊鈔上蔡攻其城陷知縣霍侯死之其妻劉亦
 死之事聞天子痛悼詔贈知縣霍侯恩光祿寺少卿贈
 其妻為宜人製文遣祭建祠賜額返襯營墓樹石
 表間備矣曰以其長子汝愚世茂山衛指揮同知

表間備矣曰以其長子汝愚世茂山衛指揮同知

次子汝魯送監讀書使文武各紹之國家之遇勤
王死事優而至此嘉靖七年同知君以署都指
揮會事來掌河南都司印往縣省謁祠歲久頽圯
謀撤而新之未能也乃伐石立碑垂不朽於後
人初瑾竊柄天下詢詢靡寧於是大盜乘之煽眾
起亂烏合雲擾屬久安備弛民不識兵所突崩潰
燒聚屠邑煙焰相接賊乃乘勝勒降東多稟城走
者霍侯固武衛知兵乃增牌濬陸繕甲實度申令
嚴約慎選謹諫泣而誓師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
訣諸妻泣而曰脫城破妾焉死霍侯曰起臺衙
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
騎來勒降曰大王至矣亟辦牛酒犒侯聞之怒執
而戮之狗於師曰吾不盡磔諸狗奴決不共戴此
天賊聞之乃大怒悉眾而圍之侯禦之力竭而潰
賊執之妻見其潰也下臺而經不死簪諸心拳之
人死侯之被執也詎罵驥瞪怒髮上指群酋愕顛
失色氣為之習將釋而用之侯不屈以刃挿諸口
脅之侯叫罵愈厲遂遇害頸斷而無血白氣縷縷
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於乎壯哉或問上蔡之事
李子曰道莫大於忠忠莫先於節節莫貴於義義

莫外乎勇四者人臣之要經而君子之大行也上
蔡兼之矣夫以身殉國忠也之死不變節也舍生
取義義也白刃可蹈勇也一死而四懿具者是上
蔡之行也曰若是則中庸不可能者何也曰禮有
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職守吏死封疆率死戰陳
邑雖小有社稷焉宰雖卑受之職矣四境是治封
疆守焉起兵拒寇身固率也故戰陳不死是謂弗
勇封疆不死是謂弗義職守不死謂弗節社稷不
死謂弗忠夫上蔡者一死而四懿具者也禮有之
矣何也中者正諸禮者也故天下有必死者以有
必禮也孟子所謂與民守之効死而勿去曾子所
謂得正而斃者是也自教之衰也民見死而不見
義於是乎不忠不忠則二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
則無耻矣無耻則不勇於是覲面於平時而甘心
於患難虎視鯨威而鼠竄偷生者不少矣雖然亦
久矣安賊之起漁陽也使非二顏張許者則天理
不遽熄而人心不長死耶於乎上蔡無慙四公矣
然夫婦偕也義激之然歟抑刑于寡妻者素邪侯
名恩字天錫其先盧龍人也高祖成以靖難功陞
燕山前衛正千戶曾祖旺調茂山祖敬父贊皆世

其官母李氏成化庚寅六月二十九日生侯茂山
弘治辛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拜山陽知縣丁
父憂起補安邑丁祖母憂起補上蔡死年四十二
劉宜人生成化壬寅七月二十二日死年三十並
返荆軻山而墓實有司營其事立石隧道樹坊門
閭咸足報往勸來顯章昭典矣而祠則春秋祀之
賜額曰愍節云贊曰哲人死而猶生烈為秋霜皎為
生臨難則避惟是哲人死而猶生烈為秋霜皎為
日星生為俊豪死為神靈惟是貪夫有覩其面彼
豈無死死猶莽薦見者唾罵聞者鄙賤惟帝降衷
均恒同若一念之分堯仁桀虐或如鴻毛或如喬
嶽惟毛惟嶽我自為之處峻則高居下者卑巖巖
霍侯萬夫之特懷武曜文英聲懿德單師奮泣孤
城抗賊孰曰彼衆我視如蟻孰曰彼強視如狗彘
办頸可斷不斷者心騰氣為虹奔雷為音怒為之
磯潰為之露上帝是訴群彪竟擒夫死於君妻死
於夫代匪乏賢雙之則無天子憐悼錫贈蕃優血
食茲土有恤其宇禴烝是承清酒肥疇威儀儼儼
景光輝耀白馬恍來朱旂大纛尹風
冷冷若色若笑穢妖戩厲我氓俟保

禹王廟碑記

李子游於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
四漫遐睇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
是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
功驩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
導川為陸易輒為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
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
賴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
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
物忘之沫者忘其川棲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
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菑也號呼而
祈恤於是智者則指其所從來而廟者與矣河盟
津東也蹙曠肆悍勢猶建甃堤堰一決數郡魚鱉
於是昏墊之民咸請廟稽首號曰土在吾奚溺而
防丁堰夫椿戶草門輪築困告則又各詣廟稽首
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為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
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
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
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
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
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

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畜者也夫梁以蓄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尙能粒邪耕邪廬邪能甦者寧邪川者陸邪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邪所謂美哉勤而不德者邪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闢赫赤赤兮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總總兮上下羗若來兮儵不見不見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右迎神○組絃兮鏗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截飭陽侯兮清路電霽兮來至風冷冷兮堂戶舞我兮我醕戶既飽兮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春兮尸奈何右降神○風九河兮濤暮雲噎噎兮昏雨王駕鳳兮駮文魚龍翼翼兮兩頰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

離愛君兮思君有芳酒芬國相寺碑記

君歸來兮庇我民右送神

臺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斷而中立有鸛巢

其上憂憂鳴按蔓華錄繁臺寺一耳亦不言其地

之盛嘗聞之長老曰寺一耳而三其教中教之講

僧玉色禰衫後教之禪深褐禰衫前教瑜伽淺褐

禰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曰雲寺中有

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是號國相

寺寺分勢孤時遷世殊于是崇者頽而下者蕪僧

闕教浮庸師惡徒于是樹石盜亡損破鳥鼠穢之

往來羊猪寺非若能王矣又國初割王氣塔七級

去其四崩齧幽窟狐狸魑魅昏嘯陰帝僧席未暖

業逃去而善彬者國相僧也乃奮然興曰寺時世

廢邪僧廢之邪於是守一清修年七十餘請戒壇

受戒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諸

古蹟茫然蕩然獨斯臺歸然峻峙可遊遊者挈轡

轎載吟筆花晨月夕雪驢風馬無不叩彬門者斯

足知彬也正德間彬葺其殿閣門樓房廡而百戶

趙越等助之湮像按舊碑宋太平興國間建今洪

武初僧古峯新之相去四百餘年迨彬又百五十

年而空同喬世寧顏魯公祠碑記顏魯公守平原
山人為記原當時義烈終蔡州也乃蔡人又祠祀焉而琅邪
祠則又以文獻故里也歸德舊無魯公祠歸德祠
則建自監察御史王公補君子曰禮有以義起者
也始王公視事歸德也問郡中故實郡唐之宋州
地有八關齋會報德記石幢云記蓋顏魯公撰書
在故開元廢寺中自會昌時詔毀而是記也以時
禁嚴乃亦毀其半以應詔使而後刺史崔倬者復
訪其摹本補刻焉倬有善有不善故今有顏崔之
辯云監察公既閱武歸過廢寺下觀焉而參政喬
世寧僉事賈君樞郭君維清都指揮韓君璽從之
見所謂石幢者柱形入面頭如覆釜顧材製特異
而魯公又詞翰並佳斯亦可謂郡中三絕矣已乃
讀其記則宋州刺史徐向率屬吏父老為河南節
度使田神功建也神功救李岑解宋州之圍此其
忍德宋州者甚大故方其寢疾也而宋州將吏為
作八關齋會云公乃又顧嘆曰八關者乃佛氏戒
規也而飲僧戲侮事不雅馴不足傳於後世學士
家何以稱焉彼獨重魯公書也嗟乎魯公以風節

高世乃後世徒以其有六書之遺意豈所謂掇華
棄實者也宜以蔡寺為魯公祠以表風節且令郡
中有以知魯公也乃遂檄郡守南君逢吉將事而
命世寧為記焉世寧徘徊石幢下而愴然悲焉曰
斯非睢陽故地耶往祿山之叛也堅城守義者惟
平原與睢陽耳當其時北招河朔南敵江淮令唐
不遂亡者獨以平原睢陽故也今睢陽人論張許
事無不憤惋泣下者彼獨不並念魯公耶故曰禮
存以義起者也乃世寧又覽魯公傳見田神功者
蓋魯公始招起焉是神功宋州之澤魯公所遺也
而郡祀獨闕然湮滅不報何哉又見其遣使靈武
謁帝鳳翔又獨以忠諒經略河北此固以身殉大
下者也而希烈之難成仁取義千載高焉統之功
亞郭李節並張許所謂社稷臣者非耶即靈武鳳
翔與河北諸郡皆可以忠貞報祀寧獨歸德也顧
歸德人獨愛護石幢舊覆以亭亭北新作堂三楹
以僧徒守之蓋稍存入關齋故事耳會將造佛像
其中而監察公至即收設魯公至令春秋祀焉乃
議典則視諸張許而題其堂曰顏魯公祠蓋帑無
費金民不知勞而表忠顯義施於後世固激揚之

風也今而後郡中知魯公矣公嘗為監察御史雪
 河隴冤獄已又使河東以風裁著而王公補以御
 史巡察其嘉尚若此 **呂柟五老祠碑記** 睢陽五老
 此其中蓋有台也 少師杜衍侍郎王渙司農卿畢世長郎中朱貫馮
 平也五人者之致仕里居也年皆八十上下用唐
 白樂天香山五老故事結社賦詩不事時事睢陽
 人敬如著蔡至繪像以傳其歿也里人祠而尸祝
 之蓋在歸德城西數里云歲久其祠傾圮今太子
 少保工部尚書臨安俞公乃重建焉公初舉進士
 為行人憲廟差典周王喪禮途感瘧疾幾不能生
 舟次歸德乃仰天嘆曰琳五歲而孤賴母教育至
 有今日萬一客死遺母孰養天如佑我獲事母終
 死亦無憾矣聲痛哭醫侍皆泣是夕忽夢五老鬚
 眉皓白身僅三尺立語之曰汝母壽高汝壽亦遠
 官且崇顯病當尋愈公即請問答曰此地五老人
 耳且訪其詳則所謂有宋睢陽五老也公病中言
 曰果若是琳當為五老修復此祠耳厥後公母太
 夫人果年至八十有七而終公官栗至今秩壽已
 越七表而五老祠則自為行人為御史為通政特

已營建之矣未記之石也至是公四疏乞休歸臨
 安寓書請記嗟乎余嘗讀宋史矣見衍為開封權
 要不敢干典銓衡胥吏不敢與為宰相微倖無所
 得至封還內降減省調發給散公租仲淹門士也
 與爭是非而不愠韓富同案也每事咨問而不驕
 既退不葺居第遇兄厚於幼時蓋宋之耄期稱道
 不亂者也而渙長貫平任雖不至世昌行亦類之
 是其生能有聞於前故其死能有知於後若公者
 雖微斯夢而或經斯地亦當召其守官與興祠廟
 以倡風化矣而况其神之靈托公以顯如是哉雖
 然予嘗謂公有五德焉醇厚博雅無巧偽習曰厚
 受而不剝久任閑散不求人知曰多靜而不折儉
 省民費百工咸理曰有功而不居權勢通顯視之
 泊如曰見美而不貪命餉邊師無所顧忌曰見難
 而不避則公固今之杜衍也臨安之社當亦無忝
 睢陽矣然則斯石之立豈惟宋五老之可傳哉

夏邑縣儒學碑記 易說卦曰相見乎離離也者明
 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故天下
 衙署皆南面稽夏邑之學居邑巽隅時有潢水漲

其前遂成滂池士往來步履尤難因改門北面歷
 歲既久士無舉者嘉靖乙酉之夏知縣萊陽劉君
 宗和初蒞政乃謂諸士子曰學校文明之地而其
 門陰開可乎又觀其廡號地壞遂率諸生走自于
 兵備倉事汪公和汪公曰知縣議是許可其請劉
 君歸即召民負土崇廣其街霖潦不停充拓宮墻
 極于弘敞復建櫺星戟門及儒門皆得朝陽而泮
 水兩廡齋號神厨神庫一皆重修至丙戌春落成
 於是乙酉舉人彭中羨者亦應斯而出焉有教諭
 崔君鑾者前解州之司訓也予謫解初得與崔君
 遊極敦樸不詭一旦而擢夏邑偶遇劉君重修學
 成見掘得無字碑一通崔君曰今觀劉侯盡心作
 興學校改門墻而文運挽回其興文之績誠不可
 以弗識也又稽其前之建堂殿者亦不忍以弗識
 也乃謀於同寅訓導楊君春榮周君一鶚借諸生
 王綖楊應奇張世祿黃俊等五十五人走幣問記
 于予嗟乎劉為夏邑之士其志亦勤哉諸士子當
 如何其用力邪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
 上然則效日月百穀草木以麗乎其中者豈非爾
 人文之子乎離初九曰履錯然敬之無咎六二黃

離元吉夫事未有不敬于始而能麗乎其中者也
 諸士子處則以文明淑諸鄉出則以文明淑諸世
 不當爾邪明倫堂則弘治十年署縣事鹿邑縣縣
 丞鄭舉教諭劉桐協作壯麗猶昔大成殿則正德
 十年知縣南陵張銀所建

王邦瑞孟津縣城碑記

亦壯麗猶昔法當附記
 嘉靖乙未之春予道孟津舍北署河水嚙廳事殆
 盡波聲震撼几席間令人食不下咽回視向之民
 居櫛比鱗次者皆蕩蕩然水中是時議遷十餘年
 未就因賦詩而去曰禹思天下猶已之溺懋度土
 工惟日孜孜東至孟津洪水既治水陸渴變昏墊
 在此嗟嗟有位曷於弗思越七載再渡孟津稅駕
 新邑城郭閭井奠厥攸居縣令邢君綸振其政教
 百姓生然有新之樂爰周咨度用為喜康邢君
 又述改邑始末乞志之石粵孟津古名地也禹貢
 導河至於洛汭武王觀兵遂成大業春秋以來更
 置不一國朝因元之舊南距山北濱河即以垣屋
 為堤岸勢甚阨危初河趨北岸南之勢緩可無虞
 也嗣後河浸南潰每暴雨愁霖洶濤迅沛或上流
 滔天昏夜驟至目不及瞬濡首在前百姓奔呼蕩

析莫知其極雖曲加隄防與水爭地其何功之有
識者久謂當遷而橫議迂心乘舟莫載至于壬辰
夏六月夜水大溢懷襄縣郭民始震恐咸黜乃心
而圖遷之議決矣時縣令曾君劍陳利害上之巡
撫都御史簡公霄巡按御史蔡公毅又謀及藩臬
謀及守長謀及父老謀及卜筮咸從乃具疏以聞
遂蒙俞命於是郡守黃公价度地得舊城西二十
里名聖賢莊者去河遠而土壤良乃用牲焉時分
守少參任公維賢既而張公問行為之經營規制
勞來群黎太守張公承恩實綜理之乃委別駕韓
公漑往督其役於是壇壝城郭縣治學校公署民
居一切民社之務秩秩具舉使以佚道而民罔告
勞酌衢巷之地授民取直以充用而民不知費經
始甲申春二月訖工於夏五月然肇造之初比屋
未集潤色未遑繼以分守少參李公宗樞大參馮
公亮分巡僉憲翟公鎬呂公懷健屬之郡守鍾公
鑑復申命增飭之時縣令王君克彌任其事殫厥
心力罔有遺謀陋者崇之隘者拓之闕畧者補之
若祠前哲以遵化樹仁愛以表坊揭捷徑以周行
合市廛以致衆是以四民悅聚鞞擊肩摩迄於今

遂為絃歌之區云夫古之君子任天下之重也一
夫不獲時予之辜故與之惇爾恤患若在其身孟
津之圯於河也久矣吏茲土者非一人視其民之
胥沉議及十餘年始克遷者豈非任重者有待然
乎抑安土重遷古以為難盤庚之遷也亦惟河患
至用天子之命紹先王之烈而大家世族聒聒逸
口乃三詔巽申以代斧鉞而後正位綏衆克有嘉
績今孟津一舉而遷頓皇上帝聖群公宜力豈非
斯民之大惠哉且孟津河之要害也禹導河自大
匠折之而北今觀孟津而上河行山中故道有常
而下岸高地卑上疏曩曠故三代之後河自南徙
至於徐兗之間決裂變遷橫不可制是以北地無
復有河而南北鄰近諸郡隳城郭厄運道漂廬舍
壤田疇者無歲無之殷憂厪於宵旰徵調疲於閭
閻此其患獨孟津耶今孟津已遷而不知南北諸
郡何策以安之以東南諸郡視孟津其患又何如
也嗟乎炳幾先物者存乎知利用厚生者存乎仁
圖難決策者存乎勇是役也不以數百年之安而
逆其必危又不謂曲防作無益可謂智矣脫昏墊
於康衢可謂仁矣不惑險膚而毅然任之迄於有

成可謂勇矣一舉而宜陽縣儒學碑記昔孔子之
 三善集焉是可記也武城聞弦
 歌而說偃之政蓋聖門學道居之為學施之為政
 化行俗易比屋皆與即唐虞三代之隆可知已春
 秋去古未遠孔子歷遊列國寥寥無聞雖由求之
 徒亦有鳴鼓之責虎兕之譏則後世益可知已夫
 禮樂廢缺風俗頹敗為民長吏不遑敬敷以簿書
 期會為要務繭絲文法為良謀使弦歌絕響姦宄
 聚滋俗日汙而下罔知耻刑日煩而上不勝禁是
 故理亂之機關於教化虞夏以降學校聿興學校
 者教化之所由出而賢才之所奮庸也迨我明御
 極憲古右文興道致治四海之內學校如林損益
 三代其法尤備百七十年以來人文化洽不嚮潛
 孚雖遐陬僻壤窮邊絕徼崇之以學校罔不嚮風
 歸極尊君親上而況中原文物被化章章者乎是
 以典章著訓以為宏綱殿最民牧以為大業在守
 令所當重加之意者宜陽若中土稱大縣而學校
 之設歲久地壤散陋亦甚矣余每觀之深用慨惜
 學闕疎士心渙散陋亦甚矣余每觀之深用慨惜
 至嘉靖壬寅前令王君遵業始舉以請撫按報可

而督學副使與川葛公責成之時以材力未紓乃
 建啓聖祠繼而葺其殿廡工未竟而去越甲辰今
 令雷世榮至首敦禮教百務漸興慨茲廢壞以為
 已責即請於郡守臬村楊公公方加意備術又
 知令賢可期底績遂力請於監司會巡按御史疎
 山吳公按郡教諭江君鰲復陳甚懇疎山亟督之
 且出庫金若干以為費雷君悉心殫慮經制度材
 數其出入時其省試區畫其所不給而又簡工役
 懲游惰晨夜展力無敢玩者暨縣丞杜君禮主簿
 葛君涵皆協恭贊襄監視代至用是費減於前而
 功則倍之蓋起於是年八月越明年五月乃落成
 是役也自廢壞至反覆為請道旁之議垂十年不
 就至是乃訖於數月之間天下之事豈不待人而
 興乎明倫堂舊而山偏隘乃遷北十丈為堂七楹
 左右為齋齋後為號舍堂後為會館堂東為射圃
 亭禮器咸備其前則錦屏玉峰蔚然可觀規模宏
 遠棟宇高明齋舍翼如丹青炳若路沿義履門以
 禮名於是學師升堂鼓篋日進諸弟子橫經論難
 長善救失得以盡其職諸弟子親師取友退息有
 居得以敬其業一時詩書禮樂彬彬有造弦歌之

聲昕夕相聞始有武城之遺意乎江君同訓導李
 君世祥裴君龍及諸生咸謂斯舉不可無紀相率
 詣余以勤石請余既慨於往昔而樂於今為之記
 曰嗟乎茲學之廢久矣得賢令一新之誠為奇遇
 然學顧有義修學者以宮室所以萃諸士而居焉
 者是曰在人學之義所以居是地而講焉者是曰
 在已譬之山澤以商珠玉非謂山澤即珠玉也府
 庫以藏貨寶非謂府庫即貨寶也諸生省察在已
 亦思一新當為隋光和尚壁使墮之者不為凡山常
 澤空虛府庫則修學者庶有耿光乎夫學之義大
 矣古之學曰三物曰六禮曰七教曰八政小學曰
 詩書六藝大學曰明德新民蓋不徒誦其辭說而
 必施之於踐履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言小學
 時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者言大學時也官
 少至壯至於強仕皆學之日而惟行之力必如是
 然後知類強立謂之大成足以化民易俗必如是
 然後謂之俊選升于司徒升于司馬告于王而爵
 祿之由是措諸天下發諸事業上可以格君心下
 可以善民俗隨其所至皆光明俊偉守道不變即
 舉其向之所學者行之合內外兼體用而一之者

學之義也今之學者則異於是其言非不詩書六
 藝明德新民也然請誦其言耳矣博學強記矻矻
 窮年以為學舉業也父兄非是不以程督師友非
 是不以講論其言不必根諸心其文不必合諸理
 其誦習不必見之行而但締章繪句以規時好苟
 有獲則委而棄之如筌蹄然又從其政事而學焉
 則向之所學者皆無用之空言非所以理天下國
 家之術也內外體用邈乎殊途由是學之義不明
 於天下故後世之治不逮古者由後世之學不逮
 古也故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
 儒夫學傳而道之不行者有矣未有道行而學之
 不傳者也即周孔是已故求善治必得真儒欲得
 真儒必在博學所以博之者義也雖然今之學猶
 古之學也古人之學志在行道若化民易俗爵祿
 云者皆用世之具今之舉業亦以資籍用世前修
 往哲科目挺出而何病於學哉顧人之立志何如
 耳程子曰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陳北溪
 曰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商確事理敷陳治體藹然
 行義道德之言一不可用之實也使今之學舉業
 者能不奪其志而躬行有素誦古人之言而考其

行因古人之行而察其心此心未嘗不同則此學何獨異乎於是讀書將以窮理修身非徒誦空言為文將以載道述事非徒競時好應舉將以行義達道非徒要富貴則古人之學即此企及雖曰事業何病於學故曰今之學猶古之學其義一也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余觀此學之新也必有豪傑志士崛起於其間以自新者故為稱學之義而述古人之學與今之學舉業者將為升高陟遐

葛守禮崔文敏公祠碑記 銑宇仲冕別之望云

號後渠仕至南京禮部右侍郎奉表入賀歸途以疾乞休卒於家訃聞上悼之贈南京禮部尚書謚文敏葬祭如例其舊從遊若都憲賈公啓劉公詡趙公錦太常胡公經郎中王君與齡余君胤緒陳君昌積僉憲章君肅知州王汝礪氏王同氏知縣張頤氏韓梓氏呂調音氏若干人咸寓書相弔予天不憖遺老太山其頤寔茲永懷將非祠祀不可乎遂共謀捐貲寄在鄴者俾事事鄴士張秀輩告茲經始於郡守高子鸞高子曰文敏公昭代之名士允懿範淑軌若人可依豈獨宜門下者私祠乃以

事達之巡撫都憲李公宗樞巡按侍御楊公勉學俾余議狀余嘗聞公在翰林時逆瑾擅權虐焰炙手凡百僚伏謁公身挺不從瑾銜之出為南京吏部主事夫權奸得肆黨附成之使舉朝若公瑾奸苟與成哉又嘗聞為南司丞議時事與當路不合亡疏乞辨忠邪遂乞解任得請浩然而歸退以明義一時依阿澳忍冒寵者進者有汗顏矣迨余倅彰德公適休居見其以恩義睦族黨以禮化俗以道佑啓後學而其在父子夫婦之喪必以制閉關謝跡若將終身而途當要衝至者若不能見見者若不能去與論往事得失前人是非莫不曉暢原本而卒有折衷方今利達則絕口不及雖問之亦不應鴻冥之羽可用為儀於公有焉若夫與學淵識發為文章與左丘明司馬子長相埒而尤獨深於道故久馳聲海內人人能知而言之也晚年上用薦者交章特起為太子少詹事未幾轉前職初當署篆言者指句容朱家巷為皇祖墳墓太祖不自以為親後百七十餘年孰從辨之失真非小誤也公駁為罔事乃寢此不可永戒妄作者哉公平生立德立言所謂不朽者固不俟祠之有無然生

而為國之紀士類所欽則歿而不往繫人之衷於
 無窮者在茲組豆祀之可於是二公曰俞遂檄府
 以公門人所寓六十金易地一區官給建宇費或
 有聞之趙國王者王雅重公乃曰固知文敏公當
 祀然即為宇不稱亦非所以祠也與弟江寧郡王
 各助貲若干得善地于豐安里為堂三楹室六楹
 重門庖庫悉備是年仲冬工告成事蓋與宋忠獻
 祠相望云董工者為郡貳隆文良氏高子曰不有
 記述奚示來茲請遂紀之迺具事之所以俾識歲
 月而系之辭曰太行嶙峋兮漳衛交津鬱為靈氣
 今間生哲人前有忠獻兮定策秉鈞後有文敏兮
 國蔡儒珍一德咸有兮幽結為鄰歲時陟降兮異
 空同神天長地久兮享祀無王洙忠孝祠碑記以
 湮千歲萬載今視此貞珉
 忠孝名何存勸也忠孝者何春秋之賴考叔唐之
 顏魯公也祠諸汝者何考叔汝人魯公於汝為死
 所也春秋傳曰莊公以弟段故誣世為泉斥母為
 姜天地恃亂倫紀倣擾考叔以一言悟之莊卒如
 初君子曰孝唐史紀倣擾考叔以一言悟之莊卒如
 朝當鬼祀城烈之構公以使事至汝竟死之棄而

不怨危而致命君子曰忠嗚呼忠孝與天地並者
 也二公豈能以一日忘哉余蒞汝之二年有合祀
 之議擇地於西城門內方徑凡一丈中構堂
 四楹以棲神肖像以致敬堂後置小亭一以為齋
 沐之所堂外特為祠門一以便出入經始於嘉靖
 戊子之秋不浹旬而告成嗚呼使夫人而知有考
 叔也則凡有母如姜有弟如段者皆可以孝矣况
 乎其不為姜者哉使夫人而知有魯公也則凡有
 君如唐有相如杞者皆可以忠矣况乎其不為唐
 者哉是茲祠也固忠孝之風之所樹也則夫歲時
 展敬始終繼志毋忘永永者容非後余
 者之責也嗚呼守汝土者尚其念諸
 節祠碑記 正德己卯之夏寧慶人宸濠肆逆維時
 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餘姚孫
 公燧江西按察司副使固始許公達抗義不屈死
 之嘉靖初詔旌死事之臣燧贈禮部尚書賜諡忠
 烈達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加禮部尚書賜諡
 忠節冬蔭一子為錦衣衛正千戶遣官祭葬並立
 祠於南昌又各祠於餘姚固始以示褒崇嗣後浙
 江守臣又立孫祠於杭城都會之地以風其鄉之

人癸丑春三月巡撫河南都御史蒲圻謝公存儒
 巡按御史東牟浦公之浩謂杭既有所祠而許祠
 未建於汴二公死事寔同表揚之典不宜有異乃
 咨諸藩臬二司暨督學憲僉以為然於是檄開封
 知府王君撫民釋基於省城南關亢爽之地創建
 忠節公祠場工市材為堂四楹中肖公像左右廡
 楹亦如之前設重門繚以周垣而龕几瓶爐之類
 罔弗為之備且屬余紀其事於麗牲之石未幾二
 公以遷代去嗣後都御史衡水楊公宜莆田鄒公
 守愚相繼以巡撫至御史孝義霍公冀以巡按至
 復趣成之而祠乃完終其事者知府翁君時器同
 知何君鏗也余惟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攸同風勸
 之典弗以域異是故南昌之祠公死節地也固始
 之祠公所生地也汴亦公之故鄉又公應試赴官
 往來地也抑體鬼雖歸葬固始而魂氣之無不之
 者安知不徘徊眷戀於斯地耶顧汴人有弗能盡
 知公死事之跡者余撫其槩而書之公諱達字汝
 登世為汝寧固始人幼負敏質風骨秀異為諸生
 治七詩有名丁卯舉河南鄉試明年戊辰登進士
 第已巳授山東樂陵知縣有惠政及民辛未劇賊

劉七齊彥名起畿甸轉掠而東攻焚郡邑殺長吏
 公有禦寇之功賊不敢近樂陵臺臣薦其才超拜
 山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武定州公出商制勝屢挫
 賊鋒斬獲無算丁丑擢江西按察司副使當是時
 濠招納姚源華林諸賊縱劫江上攘其貲以厚賂
 權倖將圖僭逆公言諸當事者曰寧藩饋遺貴近
 皆取給群寇今莫若剪寇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
 息則交解交解則其惡自戢而吾志可行不然後
 難圖也當事者難之其策竟不能用再踰年濠益
 橫臺諫交論其久蓄異志形迹已露不可不問其
 罪詔遣親重臣往諭且令之俊濠惶懼乃直六月
 十三日其生辰也自巡撫孫公以下咸具幣入賀
 因大饗之明日諸官往謝濠颺言曰太后有旨召
 我如何孫曰請出旨以示濠素忌公威名又特問
 曰許副使如何公曰夫無二日民無二王副使惟
 有赤心耳不知其他濠怒曰我不能殺汝邪公曰
 汝能殺我朝廷還能殺汝特先後問耳濠令人執
 公暨孫公以出公顧孫公曰我疇昔之言正謂有
 今日耳遂並遇害於惠民門外公時年三十六秋
 七月提督軍務都御史餘姚王公守仁克復省城

擒濠於鄱陽湖中而豫章之人咸具編素哭奠公
 如喪父母嗚呼向使公剪寇之策行則濠之財用
 詘矣弗腆厥賄結納寢疎內構靡通外謀斯寢其
 為江西生民之利何如也而策卒弗售謂之何哉
 憶昔乙亥之歲余觀政戶部適公以僉事滿三載
 上計京師數會公於同鄉燕餞之席則見公氣貌
 端雅簡重寡言論者皆予公為大受之器其後果
 以精忠大節表樹於時歸然為國朝名臣可謂上
 官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矣公三子長曰場受蔭
 人如錦衣次曰琬曰琰俱美材子孫蕃且賢天佑善
 章俾歌於饗祀之日以侑公辭曰九日出兮扶桑
 儼旌旆兮飛揚撫長劍兮繡裳紛環佩兮璆鏘神
 之來兮茲惟故鄉陳蕙肴兮桂漿豐豆俎兮中堂
 絙瑤瑟兮吹參差巫緩舞兮祝進辭懷佳人兮我
 心悲雲黯澹兮飄寒颼靈刻刻兮光陸離聊弭節
 兮慰我思右迎神○神去兮何之天門兮透也駉
 赤虬兮導玄螭雲輶舉兮予莫可追莫可追兮奈
 何悼往事兮涕滂沱天無二日兮不知其他正氣
 塞兮八極昭白兮靡惑國維奠兮臣準植凜如

謝江魯山縣城碑記

生兮忠以直神所至兮敷德
 惠我氓兮登黍稷石送神
 嘉靖戊申歲予使南陽道出魯山縣見城頽甚今
 逾三載而修之成蓋尹姚君鄉為之云初姚君至
 縣也履城池而觀焉垣鬻壅徑竄汗做浸
 遂集父老士大夫而言曰民賴城以保障無城無
 縣無縣無民其咎奚歸予將城厥城僉曰役眾費饒且
 縣棄民其咎奚歸予將城厥城僉曰役眾費饒且
 上官多疑故前令避之罔敢舉姚君曰是為私廢
 公為已病民也豈可哉吾苟不竊上之人疑竊弗
 沮也吾苟竊上之人不疑竊懼也但於心無怙雖
 役眾費饒何害矧斯時寇犯中原烽燧日起雖名
 都巨鎮咸以崇墉為亟况即城之猶懼其晚顧敢
 避嫌而棄之也於是白之省臺遂量工經費聚傭
 鳩材程期度候樽勞節力乃興畚杵登登四闢庶
 民雲若歡踴而赴且靡蹙靡紆華仍適中利不侵
 下役不奪農監跡者頌覈實者褒是役也始於嘉
 靖辛亥三月迨十月而告成謝子曰姚其克令哉
 復隍之戒易闡其文勤墉之稱書昭其義故春秋

凡城必書之雖美惡異迹褒貶殊旨要之惟時且
 義者為足嘉姚君動協時義民用安輯誠美迹也
 予安得不嘉**齊之鸞按察司題名碑記**國初釐革
 而書之哉路行申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並設提刑按察司
 分職而治按察云者即近代採訪廉訪之異名有
 貞肅澄清之寄非特刑焉而巴也事雖不主錢穀
 而得糾問之凡學校軍伍戎備屯田水利皆隸焉
 則政教罔不兼矣其在河南有按察使有副使僉
 事總十有三員自洪武至弘治間任者舊有題名
 記勒石儀門之左前副使楊君達夫以其歲久錄
 闕更龔治欲新之而達夫遷去今按察使陳公即
 卿至之明歲復考得其名氏按察使凡二十有六
 人副使僉事各五十四人即其石重刻焉舊記莫
 知作者而石本逸矣陳公屬之鸞補其闕之鸞乃
 循今所勒蹤跡其履歷邑里想望其風裁斂容而
 與嘆曰猗與彬彬哉此吾人所當尚論者昔趙文
 子執晉政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
 也吾誰與歸於是歷數陽處父舅犯皆以為不足
 稱而獨仰德於隨武子焉古之君子躍當時信後

此其難如此今茲諸公仲矣石上之名將百世不
 可州也皆嘗司刑與政與教貞肅澄清於是地者
 其間行業彪炳懋懋不可刑於百世若文子之信
 士會固不少矣然亦豈無表表如處父舅犯後人
 猶以為不足稱者乎况又有睹其名而其人或未
 如前聞者乎名之留實之覈也是故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觀者惡得而不懼**曹忭梓潼廟碑記**
 且興哉陳公以為然遂書之梓潼祠祠文昌帝君何祠乎余聞之上古
 梓潼祠祠文昌帝君也帝君何祠乎余聞之上古
 黃帝時命南北二正典司天地羣后棊常生斯際
 者善善惡惡福禍無爽何其明也大道既隱淳氣
 日漓人同魍魎心如梟鏡善惡淆亂福禍舛忒孔
 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有憂焉
 則以傷夫世之不古也于是直道而行也蓋有憂焉
 天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又不得已歸諸神教
 曰鬼神福善禍淫夫聖人豈不知天道遠而顧又
 語神哉言天示人以理所必有言神示人以機所
 必致報應之說彰如也文昌帝君者其世代歷履
 真圖秘籙得而紀之余所弗論常觀所著寶經一
 篇及近傳冲一真君祠祿奇談大都多規誠世訓

導勸愚俗忠孝陰德等語至于有祈輒應無禱不靈吉凶之報捷於影響意其神必傳所謂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嗟乎若帝君者其亦不幸不生於黃帝上古之世蓋善惡福禍昭明之際無所用其報應之說而生于衰亂溷濁之世得神其說以愚天下而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耶世傳帝君張姓即詩所謂張仲孝友則其神必聰明正直道而行不阿福不妄禍憑依在德人是以不聽於人而聽於神也祠而祀之殆以是乎或謂帝君主典三才籙籍受元始道君之傳領上帝玄冊丹書雲篆統理元佐而職優專任進嗣續左右二僊官特主文塲貴祿上應乾曜中極紫微六星在魁斗之前文士進取神必先兆以此歷代祀之多於文廟建祠焉今祠在郡城南隅即宋太學桂香祠舊址至國朝永樂伍年改徙學宮祠留舊處初學宮亦建神祠皇上登基之十年正先師祀典祠改祀啓聖于

是舊梓潼祠歲寢就圯周府奉國將軍昆侖君謀於家祠西亭子謂是古蹟且關文教遂捐祿若干鳩材庀工為殿者三門一輪與赫然一新始於嘉靖三十二年九月迄於是年十一月告成以為

亭子與余遊雅以文相劇切命之記題為記之如左

蔡汝楠建大復何先生祠碑記 先生汝南信陽人也信陽故有祠而郡久

先生也則以固始許公合饗而名曰烈文蓋兩重云業已妥神立石而嗣守者謂不宜與許公並祀

則出其主鄉賢祠中而事遂寢蓋逾年矣余以撫治至大梁首詢得其事慨然思振舉之矣而是時

先生孫洛文省試第一復具言前事方亟施行會汝南守道卜計未報越歲夏新守徐子中行至復

以祠事請曰何先生以文章增重昭代功德遠矣况明公亟意表章而有司不以時舉墮先賢之烈

不著後世謂何然先生至已出即入恐不饗不如專祠便既與余意合遂亟允其請已復請余記余

又允其請乃躍而馳歸徧卜地城中不得晚得平興侯漆離氏書院右隙地在天中南山確山東抱

汝河西繞而城垣當面若屏翰焉蓋天地之中極河嶽之總會也為祠前堂後寢並四楹門垣周繚

率如儀經始嘉靖四十一年秋七月望日越八月二十日垂成會余以少司馬命迺發而徐子亟走

吏求記記云余往讀書山中詮論當代名家則獨推穀李獻吉與先生若太山北斗云然問之交游或與或不惟令守同郡徐子以予言為然則又未嘗不願一至其地瞻拜祠宇為恭敬也豈謂余與徐子同宦斯地而先生之祠竟成于今日也固數也乃卜其祠既不在宅所而竟與孔門高弟並時千古又非數哉然余獨恠鄙人之言曰文士鮮行乃槩天下賢者如是而謂文章不得與節義齒列則又未嘗不投翰而歎也嗟夫是孰知文章之關于世也固至鉅哉上之經緯兩儀彌綸三極其次恢展聖謨潤色洪業其次潤時政得失主文而諫諫著之冊而勸戒昭播之詩而美刺顯俾人統允殖而天常不墜是則文章之為教也故比于剖心箕子不以演籌貶節季路結纓遊夏不以文學損譽三仁四科其致一也豈若拘學抱咫尺之義以孤立于世者邪明與百六十餘年而文章迄無定體自先生崛起汝南始與關中李獻吉發憤詞林超覽古始乃排斥羣疑歸之大雅何其雄也即使來哲代興不無浸軼然其開先基始之功揆之義和受時神禹治水同一久遠矣矧平生風節又凜

寧較著者哉方先生守中書時猶散曹也而公家之事知無不言云論抗疏慷慨如應詔極言番僧義子錢寧數事批鱗觸鑊朝士奪色即如逆瑾撓吏部禮則移書讓吏部會有兵事而致政乞休則又移書讓執政李獻吉與御史姜某許奏也則又移書太宰有獻吉矣其感憤時事而扶義俶儻蓋素所蓄也夫其平居敢諫若此而臨事顧不能仗節如許公為平何俗士見之晚也頃余會大梁縮紳長老又云先生自幼冲時謙益温退未嘗以才凌人及論國家當否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由少遠沒齒未嘗一問家產而人有緩急則又無不各厭其意道弗合者雖隆貴人忍不與見至道藝士即貧賤衰老猶折節下之不倦也夫以彼其才而好修又若此固蔚然醇儒也獨奈何以文藝少之哉余又嘗讀先生新論十二篇上下古今天人之際至備矣設令托以長御之權則何遠不至乃齋志短折而竟以一學椽處有足傷心流涕者然先生功在斯文節在朝守行在鄉曲固萬世不朽矣而又何恨哉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詞華同數而其訾之也故不著其文而獨詳其行

誼大者俾後世得觀覽焉是年秋中丞安居胡公
來代實克成厥終而臺察鳳翔李公學使歸安陳
公咸右文敦節先後協謀于法得備書云
先生名景明字仲默門人稱大復先生

建黃徵君祠碑記
徵君諱憲字叔度汝南真陽人

守汝南下車訪先賢遺跡及祠宇多湮滅不舉
然興歎曰非有司過耶於是首葺郡治中漆雕氏
及前何二公三祠次及屬邑當祠徵君而余適以
被謫去道經真陽真陽令周君指某里謂余曰此
黃叔度所產處也余愈益想見其人而不及祀矣
蓋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及余還山數月周君以書
屬余曰黃徵君祠成矣往者諸府君之悒然于徵君
也蓋欲不日亟成之而猶懼官跡靡恒或不迄於
成也乃購得故叅政李君別宅遂增修而祠焉為
正堂三閭門樓一坐樓旁空舍七間增設兩廡各
三間而空舍歲得貨錢卽以供簿正奉祀矣惟府
君為記以示永久焉余喜曰是不佞藉以補過於
徵君者也又何取辭余惟叔度沒齒窮居闔戶蓬
壑初未聞其有談天雕龍之辭驚世絕俗之行歟

儻奇偉之策也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心醉神鮮
張膺謹義如荀季和二李之宗師也顧願為弟子
有足異者而誕節如叔轡輒亦改容歛氣惘然自
失何耶郭林宗天下人倫服其度似亦難矣而陳
仲舉之不畏強禦朝士鮮雙乃亦自謂未如又何
耶余嘗上觀七十子之徒智勇材辯之術甚具而
鴻河不違如愚至亡奇也然好學之稱行藏之擬
仲尼唯何是與焉雖子貢以下人人亦自以為不
及也蓋其仁心為質而退然不伐其所醞藉者深
遠矣各豈虛立士豈虛附哉語曰莠李不言下自
成蹊殆謂此矣余又嘗考論東漢諸賢鮮不以節
義自勵而露才矜譽卒蹈危機惟叔度韜光引晦
卒能龍護於塵埃之表而醇風立致至今使人銷
鄙吝而敦長厚范穆侯謂其及門孔氏其始庶乎
知言哉知言哉余嘉周君崇賢風上之意蓋如此
周君各紹稷字象賢雲南永昌人成都楊用修之
高弟其經術治行已知名當世不具列云乃為銘
銘曰維嵩降靈篤生叔度岐嶷夙成珪璋天賦清
明在躬玄解神悟曾是切磋動遵矩矱倬哉先覺
久矣生知靡幽弗貫靡與弗窺甫在髫髻僉曰我

師稽古墳索異世同規翹翹車乘公府交辟或拒
 或往行無轍跡其道猶龍其介如石遵養時晦被
 褐懷璧令問彌章羣賢畢至寂寂衡門方軌結駟
 待問如嚮靡不厭意譬彼飲河各滿其器澄之靡
 濤滄之靡濁以我汪汪銷彼嶽嶽者舊解願賢豪
 折角如登春臺熙熙相樂吁嗟東京節義是力各
 高歿禍卒蹈荆棘於惟徵君沉機先識鴻飛冥冥
 永謝畢弋周式商容王道聿興曹舍蓋公齊國以
 寧亦有魏侯祗事段生况也令德中和是經明明
 令尹高山仰止樹之表儀勗爾庶士是瞻是依白
 今伊始言勒貞 **趙應式重修古八蜡碑記** 國東白
 珉用垂於祀 有廢祠古槐旁倚輪困離奇驗傲鼎有識曰宋皇
 八蜡祠適比歲螟螣為孽珉以聞之縣而請禳知
 縣事閔公乾始薦牲用幣如公社既而獲庇屺之
 大姓朱氏董氏除荒穢畚瓦礫治陂陀倚故支傾
 而列主焉嗣是昆蟲或作邑必索饗饗必不害韓
 城李侯事尤特異李侯各質正德之丁卯來尹干
 鄆七月禾蔽蔽野飛蝗北來勢若風雨邦人大恐
 以故事白李李亟命設次于序或誠以霧露輒曰

祀而為民敢不敬乎乃致明潔詔償相謹祝號眠
 滌濯嚴齋盛展牲牲齊齊皇既奠幣協氣靈光
 嚴爾聞見左右執事拱竦肅穆迨歸凍雨終夕翼
 日蝗抱草木死且盡年乃登維時廟制靡飭供具
 草備嘉靖甲午武陵萬君列辟于郾政緝民鳩年
 穀屢登丙申之六月蝗忽南翔遺種蕃育萬侯既
 禱于社稷城隍乃復諭存衆曰救荒莫若索鬼神
 祀典得無有未舉者乎或告以李侯事遂有事於
 蠟精懇旁孚溟濔允契洪休誕著災沴聿消朱氏
 子介董氏子乾亟效大作以彰靈貺七月之甲寅
 乃約里人會緒錢槩僦費公出納擇材於林輦石
 於山鍛金于冶范甕甕於陶儀必稽諸古工必求
 其良乃築宮墻立廟門儼像設作几筵重簷達嚮
 刻楠丹楹金碧黝堊粲罔粗豆甚設也明年丁酉
 淮陽陳侯來七月甲辰二氏子儲諸耆宿以竣廟
 事白于陳子陳子曰祀事亟舉龔舛承訛吾懼其
 淪於淫瀆宜有記以論之乃亟介朱生守蒙責記
 於代式嘆曰蜡豈易言哉夫以游賜之賢而未
 也蜡豈易言哉吾聞伊耆氏始為蜡小戴禮以為
 帝號周禮以為官氏皆有可徵而莫之敢質也故

後世祝者或曰帝伊耆氏或直曰伊耆氏蓋慎之也蜡豈易言哉守蒙進曰蜡之始三代以降有異同乎請詳之以論吾民也曰記於先嗇曰王蓋以爲之主也於司嗇百種坊及水庸曰祭蓋所致祭者也若夫古田峻及郵表峻與夫食豕食鼠之禽獸則曰饗以其有功於嗇故索而饗之也秦漢則益以五祀諸神唐開元定爲百九十座宋天聖定爲百九十三位其數之多寡有如此者守蒙曰既聞其數矣敢問其儀請詳之以論吾民曰茲祀也在夏爲嘉平殷爲清祀周爲大蜡其儀固相因而甚儉秦始曰臘漢繼曰臘其儀亦相因而漸侈至唐宋復曰蜡則又咸設位于南郊致享於園丘文則美矣盛矣無以復加矣儀之煩簡有如此者守蒙曰既聞其儀願聞其義請詳之以論吾民曰蜡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臘者接也新故相接以報功也又曰臘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也是其義獨無同乎而其推五運之終始定一歲之祖臘秦之蜡固非同之蜡謂唐宋之蜡同於周之蜡乎夫蜡之祀報本反始養老送終移民謹財酬功沛澤故記曰仁之至義之盡孔子觀魯之蜡

且思三代之英賢而慕文武之弛張况於千百世之下能得其義乎其義之大小遠近公私有如此者朱生曰吾民之爲蜡者考其數習其儀以求三代之義可乎曰數非所先也儀非所先也民亦無所與也亦爲政者先其義而已夫爲政者必重民事慶農務登髦士而後先農百種可禮也必憫勞役錄農備恤老物而後郵表畷坊及水庸可禮也必杜僥倖黜貪墨戮遊民抑末作賤苗之害農之蠹可盡而後禽獸可迎而禮之也必正服色別等威重喪祭而後素服黃冠葛帶榛杖而民始不駭也必遏溺音放鄭聲用韶舞而後土鼓豳歌兵舞而後一日之澤可沛也故曰亦先其義而已矣守蒙起嘆曰如夫子之言豈獨蜡可復哉獨蜡可復哉願以爲九重獻式曰千儕草野之談奚足以涵廟堂之議若夫舉大蜡以先籍田者惟大宗伯可圖之耳汝執此以復

郭朴彰德府修學碑記

彰德郡學建在治城大定門內址雖狹隘而規制頗稱整飾蓋自洪武至於今二百年間敝而興修者屢

矣郡當午衢賓客絡繹供費寔繁歲值荒歉財力
 詘乏綜理靡及邇者因循而弗治殆二十餘年傾
 頹剝損漸抵于敝瞻視罔稱絃誦曷以郡守陳公
 來蒞茲土政飭惠敷俗振教舉作新士類明示正
 業人咸思奮而敏厥修矣再踰年為隆慶己巳乃
 謀諸郡僚別駕王公通府丁公高公節推章公葺
 學宮而新之先殿廡次堂齋次門庫亭閣號舍饌
 堂射圃以次更作鉅榭直楹撤朽益良滲敵易新
 棟瓦圯傾增以甍甍黝堊藻華丹碧煥耀簷阿翬
 起序階儼列望之屹屹即之翼翼規模聿新觀視
 有嚴以是年夏四月肇工至秋八月而訖事節推
 王公嗣來莅任樂觀厥成安陽申尹胡尹先後祇
 贊成與有勞焉是役也財取節費之羨僚寮間佐
 以贖緡役假練卒之暇弗克則儆諸傭賃無資公
 帑無庸民力斯又事之難也巴諸公屬余為記惟
 我國家建學育才專督于憲臣而教導綜理之任
 繫守令是賴矧事神興學載于令甲學宮修廢匪
 獨吏治之徵實教化隆替人才盛衰之幾也夫廟
 宇崇則瞻仰益虔堂舍飭則羣聚有所用是士志
 靡渙而業精于專彛典丕彰而風動于遠夫士也

游斯息斯宜知繹思而克勵也乎天士之學也猶
 宮室之修而新之也夫治室者厚厥基以崇積辨
 厥材以裕用舍舊而新是圖周防而敝是虞斯美
 構而奠居矣必守專業則志斯定必敦實行則德
 斯懋必慎所與以翼進必大厥蘊以弘施是之謂
 潤屋是之謂廣居非經弗談非道弗由非仁弗親
 非義弗為勿驚于高虛勿眩于奇異勿徇于近利
 勿蕩于浮習茲塗墜之勤而風雨之除也是則君
 子之學已相率以正相觀而善賢才蔚興勲業輝
 映上無負于學校之教下無負于作新之意豈非
 盛哉是在諸士陳公名應麟錦衣衛籍浙之鄞縣
 人治郡善政多可紀此特其一端云諸僚若屬贊
 襄而執勞者名籍具載于碑陰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六

終

藥而時發者奇錄具輝于野劍
 人節殊善如委而味此其
 益若長亦請士刺公各觀
 州土無負于學於之幾不
 于之學且味率以五味贈
 非義非為心誠于高直心
 則呈長之開真哉非豈非
 其慈心則凡與以翼其必
 觀而奠最矣必非專業固
 淵林以裕用舍蓄而孫長
 宮室之勤而孫之也夫第
 滋祺息祺宜快樂思而克
 平天士之學也



